

清詩話
二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典藏



漫堂說詩題辭

詩學至今日可云極盛非盛也直多耳人往往易視此道遂不覺率爾爲之不特能爲唐詩者不易得卽求能爲宋詩之任者亦不多見此無他以無有大人先生如杜韓一流人爲若輩一說之耳卽有說之者若輩末由寓目而其于古人詩中又不復能自得師遂不知詩道中有此一段學問耳今大中丞宋公蓋所謂大人先生也政事之暇與諸公子說詩編次成帙特以一册郵潮得無以潮爲可與言詩乎憶先君子戒潮不得作詩以謂作之不佳徒致貽譏識者故潮自甲子以來之詩概不作問世想今讀中丞此編益知先君子之說爲不可易余旣幸奉教于君子雖未敢謂可得其傳然從此而學焉亦可知其所由入當與不得其門者有不同矣抑又思之溫柔敦厚詩教也不淫不亂惟國風小雅有之今中丞之撫吳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下而其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漸化而爲溫柔敦厚之風則是中丞之說詩不惟可作文字觀並可作政事觀矣歛縣張潮題



漫堂說詩

商邱宋 萃牧仲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詩者性情之所發。三百篇離騷尙已。漢魏高古。不可驟學。元嘉永明以後。綺麗是尙。大雅浸衰。獨唐人諸體咸備。鏗鏘軒昂。爲風雅極致。顧篇什浩繁。別裁不易。高廷禮品彙。庶幾大觀。廷禮又拔其尤者。爲正聲一編。近代庶常館課與文章正宗。並誦習之。蓋詩家之正軌也。學者從此入門。趨向已定。更盡覽品彙之全編。考鏡三唐之正變。然後上則溯源於曹陸陶謝阮鮑六七名家。又探索於李杜大家。以植其根柢。下則汎濫於宋元明諸家。所謂取材富而用意新者。不妨瀏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櫛唐。不必櫛古。亦不必櫛宋元明。而吾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稊稗。瓦甓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模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

詩候熟矣。不則胸無定見。隨波而靡。譬一盲導之於前。羣盲隨之於後。曰左曰右。莫敢自必。烏虜可哀也已。

明自嘉隆以後。稱詩家皆諱言宋。至舉以相訾警。故宋人詩集。度閣不行。近二十年來。乃專尚宋詩。至余友吳孟舉宋詩鈔出。幾於家有其書矣。孟舉序云。黜宋者曰腐。此未見宋詩也。今之尊唐者。目未及唐詩之全。守嘉隆間固陋之本。陳陳相因。千喙一倡。乃所謂腐也。又曰。嘉隆之謂唐。唐之臭腐也。宋人化之。斯神奇矣。蓋意主揅弊立論。不容不爾。顧邇來學宋者。遺其骨理。而擣扯其皮毛。棄其精深。而描摹其陋劣。是今人之謂宋。又宋之臭腐而已。誰爲障狂瀾於既倒耶。

李于鱗唐詩選。境隘而辭腐。大類已陳之芻狗。鍾譚詩歸。尖新詭僻。又似鬼窟中作活計。皆無足取。蓋詩道本廣大。而彼故狹小之。詩道本靈通變化。而彼故拘泥而穿鑿之也。近日王阮亭十種唐詩選。與唐賢三昧集。原本司空表聖嚴滄浪緒論。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妙在酸鹹之外者。以此力挽尊宋祧唐之習。良於風雅有裨。至於杜之海涵地負。韓

之鼇擲鯨吐尙有所未逮

古樂府音節久亡不可摹擬

王貞李

龍及雲間陳子

龍

李雯諸子數十年

墮入雲霧如禹碑石鼓妄欲執筆效之良可軒渠少陵樂府以時事創

新題如無家別新婚別留花門諸作便成千古絕調後來張籍王建樂

府樂天之秦中吟皆有可採楊鐵厓詠史音節頗具頓挫李西涯倣之

便劣要當作古詩讀無煩規規學步也亡友顧赤方景擅長此體余最

好之

五言古漢魏晉宋名篇甚夥獨蘇李十九首另爲一派阮亭云如無縫

天衣後之作者求之鍼縷髮積之間非愚則妄誠哉知言阮嗣宗咏懷

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于鱗云唐無

古詩而有其古詩彼厯以蘇李十九首爲古詩耳然則子昂太白諸公

非古詩乎余意歷代五古各有擅場不第唐之王孟章柳卽宋之蘇軾

黃庭

堅梅陸

遊

要是斐然而必以少陵爲歸墟昔人詩評杜工部如周

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蓋篤論也至杜之北征詠懷韓之南山諸大篇

尤宜熟誦以開拓其心胸。

七言古詩上下千百年定當推少陵爲第一。蓋天地元氣之奧至少陵而盡發之。尤爲集大成之聖。子美自許沈鬱頓挫。掣鯨碧海。退之稱其光燄萬丈。介甫稱其疾徐縱橫。無施不可。孫僅亦稱其馳驟怪駭。開闔雷電。合諸家之論。施之七古尤屬定評。後來學杜者。昌黎子瞻魯直放翁裕之。元好問各自成家。而余於子瞻彌覺神契。豈所謂來自華嚴境中者。余亦有少夙緣耶。初唐之長安古意。帝京篇已屬陳言。無須效賸。何大復序明月篇。謂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反在少陵之上。此未嘗槩七言之正變而言之。不足爲典要也。

律詩盛於唐。而五言律爲尤盛。神龍以後。陳

子昂杜

審言沈宋開其先。李杜

高岑王孟諸家繼起。卓然名家。子美變化尤高。在牝牡驪黃之外。降而

錢劉章

應物郎

士元清辭妙句。令人一唱三歎。卽晚唐刻畫景物之作。亦足

怡閒情而發幽思。始信四十字爲唐人絕調。宋元明非無佳作。莫能出此範圍矣。

初唐王楊盧駱倡爲排律。陳杜沈宋繼之。大約侍從遊宴應制之篇居多。所稱臺閣體也。雖風容色澤競相誇勝。未免數見不鮮。品彙以太白摩詰。揭爲正宗。錢起劉長卿錄爲接武。均之不愧當家。晚唐李義山刻意學杜。亦是精麗。若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惟少陵一人而已。上韋左相贈哥舒翰謁先主廟等篇。雄渾悲壯。譬諸泰岱滄溟。高深無際。品彙推爲大家。諒哉。後來元白儘多長篇。去之霄壤。

世之稱詩者。易言律。尤易言七言律。每見投贈行卷。七律居半。不知此體在諸體中最難工。品彙推尊盛唐。未嘗不當。至王李七子而濫矣。鍾譚起而闢之。然鍾譚無詩也。自後雲間

陳李諸子

闢鍾譚。虞山

錢牧齋

又闢雲

間。出奴入主。迄無定評。平心而論。初唐如花始苞。英華未鬯。盛唐王維李頎岑參諸公。聲調氣格。種種超越。尤爲正宗。中晚之錢劉李

義山劉滄

亦悠揚婉麗。泚泚乎雅人之致。義山造意幽遠。感人尤深。學者皆宜尋味。獨少陵包三唐。該正變。爲廣大教化主。生平瓣香。實在此公。惜未能

闢其闢。闕東坡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然不敢以難而

謝之學杜有得。卽學蘇學陸無乎不可。

五言絕句。起自古樂府。至唐而盛。李白崔國輔號爲擅場。王維裴迪輞川倡和。開後來門。逕不少。錢劉韋柳古淡清逸。多神來之句。所謂好詩必是拾得也。歷代佳什。往往而有。要之詞簡而味長。正難率意措手。六言作者寥寥。摩詰文房偶一爲之。不過詩人之餘技耳。

詩至唐人。七言絕句。盡善盡美。自帝王公卿名流。方外以及婦人女子。佳作纍纍。取而諷之。往往令人情移。迴環含咀。不能自已。此真風騷之遺響也。洪容齋萬首唐人絕句。編輯最廣。足資吟咏。大抵各體有初盛中晚之別。而三唐七絕。並堪不朽。太白龍標。絕倫逸羣。龍標更有詩天子之號。楊升菴云。龍標絕句。無一篇不佳。良然。少陵別是一體。殊不易學。宋元以後。頗有名篇。較之唐人。總隔一塵在。

唐以後詩派。歷宋元明至今。略可指數。宋初晏殊錢惟演楊億。號西崑體。仁宗時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謂之歐梅。亦稱蘇梅。諸君多學杜韓。王安石稍後。亦學杜韓。神宗時蘇軾黃庭堅。謂之蘇黃。又黃與晁補之。

張耒陳師道秦觀李廌稱蘇門六君子庭堅別開江西詩派爲江西初
祖南渡後陸游學杜蘇號爲大宗又有范成大尤袤陳與義劉克莊諸
人大槩杜蘇之支分派別也其後有江湖四靈徐照翁卷等專攻晚唐
五言益卑卑不足道金初以蔡年吳激爲首世稱蔡吳體後則趙秉文
党懷英爲巨擘元好問集其成其後諸家俱學大蘇元初襲金源派以
好問爲大宗其後則稱虞集楊載范持揭斯元末楊維禎李孝光吳萊
爲之冠前如趙孟頫郝經後如薩都刺倪瓚皆有可觀明初四家稱高
啟楊基張羽徐賁而高爲之冠成宏開李東陽雄張壇坫迨李夢陽出
而詩學大振何景明和之邊貢徐禎卿羽翼之亦稱四傑又與王廷相
康海王九思稱七子正嘉間又有高叔嗣薛蕙皇甫氏兄弟稍變其體
嘉隆閒李攀龍出王世貞和之吳國倫徐中行宗臣謝榛梁有譽羽翼
之稱後七子此後詩派總雜一變於袁宏道鍾惺譚元春再變於陳子
龍本朝初又變於錢謙益其流別大槩如此

余年十二卽奉先文康庭訓從事聲律旋入侍禁園側身屬車豹尾閒

此道便棄後歸故園追隨侯

方賈

宗徐

肅

諸君分題拈韻篇什遂多迨

筮仕黃州官衙岑寂頗究心詩學然初接王李之餘波後守三唐之成
法於古人精意毫未窺見康熙壬子癸丑閒屢入長安與海內名宿尊
酒細論又闖入宋人畛域所謂旗東亦東旗西亦西猶之乎學王李學
三唐也庚申虔州返命舟泊鄱湖月夜望匡廬與兒至作詩話忽有所
得阮亭侍郎序余西山詩云黃州以前守而未化虔州以後每變愈工
余愧未敢當足見此道自有實證放翁論詩長句云我昔學詩未有得
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餒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慙色末云詩家三昧
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殆先我
而言之矣年來平江使院與老友邵青門長晨夕揚挖方思就所已造
廣所未能而老已冉冉至念之三歎戊寅長夏兒致筠心艷父兄倡和
之樂欲請學詩因書此說付之並記余學詩崖略於末

跋

漫堂先生詩稿最富。余所得見者。一爲綿津山人集。一爲滄浪亭詩。而長公山言孝廉。又復工詩。蓋其先相國文康公白華堂詩。原本忠孝。故詩學之盛。萃于一門。無一語一字不足爲後生小子所矜式。今讀此編。家學淵源。洵不誣也。心齋張潮。



而菴詩話小引

徐子而菴所說唐詩凡三百五篇其與同學論詩卽宋元人所謂詩話是也余嘗取而讀之大抵與金子聖歎所評唐才子詩相爲表裏以分解爲主以起承轉合爲法余雖不知解數然未嘗不知起承轉合也以意逆之其所謂解當卽古文家所爲段落者是夫段落之式首爲起次爲承者其前段也又次爲轉末爲合者其後段也此不獨作詩爲然凡種種文字莫不皆然而於五七言律則獨有難焉者蓋字數既少而亦必遵其法未免束縛拘攣不能自主寧若他文之可以長短多寡任意爲之者乎譬之東方曼倩長九尺三寸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不能加多侏儒長三尺餘其耳目口鼻手足肢體亦復不能減少使善丹青雕鏤者作數尺之像固無難優爲之苟縮而爲數分則必如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始能以無厚入有間然不可謂數分之人遂可面置於下而足置於上也然則律詩分解誠尤難於古風也哉心齋張潮撰



而菴詩話

吳縣徐 增子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皆得之揣摩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於今日頽波莫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於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不是過薄於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真才實學其詩具在斑斑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可造得古人余所說唐詩諸體雖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滄殺於齏菜盃中矣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詣古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夫碧海鯨魚，自別於蘭茗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於西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卽有師承，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閒，詩人若王摩詰之字字精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詣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俎豆杜陵者比比，而皈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於師承，尚有尺寸可循；摩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卽。作詩者能於師承妙悟上究心，則詣唐人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於天才得李太白，於地才得杜子美，於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至於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合三人之所長而爲詩，庶幾其無愧於風雅之道矣。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端耳。而遡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爲詩者，舉天地間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皆得會於胸中，而充然行之於筆下，因物賦形，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畧，有量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於縹緲調者。

才之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畧者才之機權。運用由已。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揆藻。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闊步。門業清高。是地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玉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於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煮熟時。氣味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爲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於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之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志趣之所在。而徒求於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不似。卽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於薄。詩人之習。日就於容易便利。於是皆走活法而避

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海云：不讀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以後詩。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近體者，不當讀晚唐以後詩。寒濫溢之門，堅上進之路，端心致志，面如灰，鼻如水，十年廿年，討其消息，庶幾可詣其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則不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卽蓋代才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衆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世矣。

學唐詩，先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

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上乘。若純尙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遽事流動，便是應酬活套法也。

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於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所以妙於篇章之外。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子美詩有句有韻，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真。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詞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或有故事，赴於筆下，卽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籬也好，鼓也好，獅子也跳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

精神俱顯出來。方是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畧。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學問見。識如碁力酒量。不可勉強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個。譬如人立於山之中間。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而今人端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於詩自然有得。

唐律多有失銜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失銜。

失銜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唐人不肯作次韻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數爲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一分不到。則九分

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夫百丈之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

披橫纏於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橫厲。橫厲

則干戈日起。關繫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鴉翻楓葉夕陽動。鸞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稱其佳。而不知

其所以佳。余曰。此卽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鄰意。夫鴉翻楓葉而動

者。却是夕陽。鸞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

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

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便覺塵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

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有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改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擬議不得，詩亦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个宗門大漢子。

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個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方不死於句下也。詩貴有轉手。非熟於法者不能。

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於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娟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略無畝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作詩乃自己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

得待之身後可也。身後卽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毀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鑑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如二十七個好朋友，赴一知己之招，意無不洽，言無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後解卽是前解二十八個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畧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二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三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詩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卽他不得。離則傷體，卽則傷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

出能以無法爲有法。斯之謂脫也。

夫作詩必須心閒。顧心閒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於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既力能爲之。便將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爲絕調。而口不言琴。是蓋有得於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里。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得不鍊。有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個字。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費力。却在不費力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拍。只須爭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要緊。好詩須在一剎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中流出。那得不

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墮入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

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意。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在。覺天下之樂。無有踰於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一日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今人看得甚易。似爲不足學。若欲精於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謂詩法雖多。而總歸於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無多子也。學人當於此下手。儘力變化。至於大成。不過是精於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爲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從看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煥然照面。若合符節。故知其爲正法。

眼藏無疑也。



跋

明人選唐詩爲世所通行者。一曰李于鱗唐詩選。一曰鍾譚詩歸。二者
廊廟山林。未免偏有所重。偏有所重。則必偏有所廢矣。毋惑乎後人紛
紛聚訟也。今而菴說唐詩。則不唯其文而唯其體。又爲選家闢一蹊徑。
觀其詩話所云。蓋胸中確有所見。非徒爲大言以欺世者。讀者當自得
之也。心齋居士題。



詩學纂聞

錢塘汪師韓杼懷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余於詩非童而習之也。少嘗偶爲之。而未嘗學。學在通籍以後。夫學則師古人已矣。因而博觀古人之作。沿波討源。粗有一知半解。閒與朋徒尊酒論文。凡以明體裁之辨。訂沿襲之訛。而無取乎一句一字之稱美。昔者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古之學詩。不必其自爲之也。然且不暇。荀子曰。善爲詩者。不說其爲用力於孝悌信者耶。宋後文人好著詩話。其爲支離瑣屑之談。十且六七。而余復尤而效之乎。余過矣。雖然。以志余過。上湖居士汪師韓自題。

三有

古今人說詩多端。約舉之則惟三有已耳。其始作也有感焉。詩以言志。而理情性也。後人兢兢於五忌八病。或日課一篇。或共疊一韻。有無病

而呻吟者矣。有在戚而嘉容者矣。志不存。性情不見也。其方作也。有義焉。周官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謂之六義。有是義。則興於詩學。夫詩。漢魏唐宋之詩。皆可興。皆可學也。無其義。則賦之言。鋪。頌之言。誦。兩言盡矣。比興風雅。闕如也。六闕其四。未有其兩。獨存者也。鍾嶸詩品序論賦比興之義曰。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賦也。論與字別。爲一解。然似以去聲之興字解爲平聲之興字矣。其既成章也。有我焉。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故誦其詩。可以知其人。論其世也。若彼我之無分。後先之如一。闌闔混混。詩奚以進於經史哉。

四美四失

宋元後詩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隨之。學雖博。氣不清也。不清則無音節。文雖新。詞不雅也。不雅則無氣象。且也切而無味。則象外之境窮。巧而無情。則言中之意盡。枯楊生華。何可久也。翰晉登於天。何可長也。其旨遠。其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可與言詩。必也其通於易。

三百篇漢魏之作類多率爾造極故嚴滄浪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後人傳誦其語然我生古人之後古人則有格有律矣敢曰不學而能乎依法則天機淺憑臆則否臧凶離之兩傷此事固履之而後難也且夫詩尙比興必傍通鳥獸草木之名既不能無所取材則不可一字無來歷矣關關呦呦之情狀敦然沃若之精神夾溱特著論以明之其要歸於讀書而已傳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讀詩且不可不博依也而願自比於古婦人小子之爲詩也哉

綺麗

魏文帝典論曰詩賦欲麗陸士衡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麗劉彥和明詩亦曰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以綺麗說詩後之君子所斥爲不知理義之歸也嘗讀東山之詩矣周公但言惓惓不歸及勿士行枚數言而已足矣彼夫蠋在桑野瓜在栗薪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近廬舍而鹿以爲場熠燿乃倉庚而螢以爲號未至而婦歎于室既至而親結其縞皆贅言也又嘗讀離騷矣屈子但言國無人莫

我知及指九天以爲正。亦數言而可畢矣。彼夫駟玉蚪。戒鸞皇。飲咸池。登閬風。索慮妃。而求簡狄。占靈氣。而要巫咸。始之秋蘭秋菊。終之瓊佩瓊麤。皆空談也。是則少陵之傑句。無如老夫清晨梳白頭。昌黎之佳作。莫若老翁真箇似童兒。一二三四五六七。固唐賢人日之著題。枇杷橘栗桃李梅。且漢代大官之本色。香山長慶集。必老嫗可解也。鄭谷雲臺編。必小兒可教也。古樂府之魚戲。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浣花集之杜鵑。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活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元劉仁本之蕨。東山有蕨南山有蕨西山有蕨北山有蕨明袁中郎之西湖。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臥同一排比也。晉之懷儂。江陵去揚州三千三百里已行一千三百所有二千在蘇之靜坐。無事此靜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同一真率也。刻畫而有唐之盧延遜。坦易而有明之莊定山。幾於風雅掃地矣。窅窅乎思乙若抽。淵淵乎言長不足。起輪困之調。揚縹渺之音。典論文賦之言。竊謂未可盡非也。

詩集

詩有一人之集。止一題者。阮步兵集四言十三篇。五言八十篇。其題皆曰詠懷。應休璉詩八卷。總謂之百一。李夔亦有百一詩集二卷。再如王

建宮詞百有四篇錄出別行

宋王珪亦有宮詞又合二王花藥夫人爲三家宮詞和凝宋白張公庠周彥質王仲修有五家宮詞合三家五家又益以宣和

御製及胡俛爲十家宮詞

羅虬比紅兒詩此外別無他作是也詩有一集止爲一事者

梁元帝爲燕歌行羣下和之有燕歌行集唐睿宗時李適送司馬承禎

還山詩朝士和者三百餘人徐彥伯編而序之謂之白雲記宋朱壽昌

爲蒲州俸士大夫作詩送之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是也詩有一集止一

體者崔道融唐詩二卷皆四言詩是也詩有數人倡和因繼而彙爲一

集者白香山與元稹劉夢得有還往集因繼集元劉又與李文饒有吳

越唱和集李逢吉韓琪令狐楚之斷金集皮日休陸龜蒙之松陵集段

成式溫庭筠崔皎余知古章嶠徐商諸人之漢上題襟集是也宋以後

尤不可勝數

宋如洪皓張邵朱弁使虜得歸集道間唱和之作名翰軒集東坡守穎與趙令時德麟陳師道無已唱和有汝陰唱和集李時亮與陶弼相府和有李陶集朱子與張敬夫林

岳倡酬集

至如詩體相同者元白之爲元和體溫李段之爲三十六體

段三人皆行第十六

俱非有成書也逮宋而楊大年與錢劉號江東三虎詩宗李義

山體謂之西崑體大年復編敘十七人之詩爲西崑酬唱集

十七人者楊億大年錢惟

演希聖劉筠子儀李宗壽昌武陳越損之李維仲方丁謂公言刁衍元寶張詠復之舒雅子正錢惟濟嚴夫趙道明遠崔遵度梁白薛映景陽又任隨劉騷劉柔其字俱無考

呂居仁推黃

山谷爲詩家宗祖而合二十五人之作爲江西詩派。二十五人者陳師道無已潘大臨邵老謝逸無逸洪

明龜父洪契駒父德節德操徐俯師川林敏修子來洪炎玉父汪華信民李錡希聲韓駒子養李彭高老蕭冲之叔用江端友子我揭符信祖謝邁幼嬰夏倪均父林敏功子仁潘大觀仲達王直方立之高荷子勉呂

本中唐仁釋祖可此則唐以前所未有也詩有和古一人之詩成集者東坡

和陶集是也。明重葺中州張楷式之周詔希正俱有和陶集楷又有和唐集

雜擬雜詩之別

選詩以雜詩雜擬分爲二類雜詩者十九首蘇李詩及諸家雜詩是也

李善注曰雜者不拘流例遇物卽言故云雜也雜擬者凡擬古倣古諸詩是也擬古類取往古名篇規

摹其意調其止一二首者既直題曰擬某篇而其擬作多者則雖概題

曰擬古仍於每篇之前一一標題所擬者爲何篇此所以別於詠懷詠

史七哀百一感遇遊仙招隱雜詩也文選所載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所擬者行行重行行今日良宴會迢迢牽牛星涉江采芙蓉青青河畔草明月何皎皎蘭若生朝陽背青陵上柏東城一何高西北有高樓庭中有奇樹明月皎夜光十二篇謝康樂擬魏

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所擬者魏太子王粲陳琳徐幹劉休元擬古詩二首。所擬者行

明月何皎皎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所擬者古離別李都尉從軍班婕妤詠扇魏文帝遊宴陳

詠懷張司空離情潘黃門遵良陸平原壽官左記室詠史張黃門苦雨劉太尉傷亂盧中郎感交郭宏農遊仙孫廷尉雜述許徵君自序殷東陽典謝僕射游覽陶徵君田居謝靈川遊山顏特進侍宴謝法曹贈別

王徵君發疾袁太尉從駕謝光祿交遊參軍戎行休上人怨別三十篇

無不顯然示人。是以謂之擬。此意後人不識。

也。今觀唐以後詩，凡所謂古風古意古興古詩與夫覽古詠古感古傲

古紹古依古諷古續古述古者，都不知其所分別。古人名作，惟鮑明遠

擬古八首，陶靖節擬古九首。靖節東方有一士一首容猶三筆云。此篇當另為一題不在擬古之例。未嘗明言所擬

何詩。然題曰擬古，必非若後人漫然為之者矣。鮑集別有紹古辭七首學古一首古詞一首又有擬阮公夜中不能寐擬青陵上柏各一首學劉公幹體五首學陶彭澤體一首。李杜之集，李有擬古，杜有述古。韓文公有古意古風二首俱是七言。雖俱

不言所擬，然李之擬古，乃在古風二卷之外，而杜稱李陵蘇武是吾師。

夫豈率爾操觚者耶？有唐一代，惟韋蘇州擬古八首，古意獨存。如辭君

遠行邁。擬行行重行行。黃鳥何關關。擬青河神草。綺樓何氛氳。擬西北有高樓。嘉樹靄初綠。擬庭前月有奇樹。

滿秋夜長。擬明月皎夜光。春至林木變。擬歲暮有客天一方。擬客從遠方來。白日淇上沒。擬明月何皎皎。

後人刻章詩者，但存擬古之題，而於每首所擬篇名，概從刪削。後人遂

不知其旨趣所在。後人所作，其謂之擬古，謂之雜詩，一而已。豈知擬古

與雜詩原自有別。雜詩從其異，故六子皆有雜詩，而義各不同。雜擬從

其同，故謝陸諸人皆依古以為式也。宋洪文惠造擬古詩，每篇首句直

用古詩如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迢迢牽牛星青青河畔草等作詞未爲工而古意不失錢希白作擬唐詩百篇自序曰今之所擬不獨其詞至於題目豈欲拋離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見之本傳然僅於許顛詩話見其擬張籍上裴晉公及擬盧仝二詩顛謂擬古當如此相似方可傳餘詩未之見也明薛蕙亦有擬古詩王弇州四部稿又做江薛作擬古七十首自李都尉至休上人凡二十九廣自蘇屬國至韋左司凡四十一而闕古別離一章欲另爲後十九首故不更擬至如高彥恢擬唐諸作雖云得聲調而遺神明不可謂非古人之用心矣乃若永樂間慈谿張楷式之有和唐集竹垞詩話謂不獨律詩踵韻至歌行古風并上句亦和之同時餘姚陳贄維誠亦然其集未見然觀竹垞謂人雖至愚不愚於此則夫塵容俗狀又不可不知所戒也

按四部稿無後十九首又宏治中吳江崔徽澗甫有和唐詩三百七

十餘首

樂府

七言律詩卽樂府也舊唐書音樂志載享龍池樂章十首一姚崇二蔡

孚

唐文粹亦作姚崇

三沈佺期四盧懷慎

唐文粹亦作沈佺期

五姜皎六崔日用

唐文粹作姜皎

七蘇頌

八李乂九姜晞十裴瓘

唐文粹作姜晞

十一人之作皆七言律詩也沈佺期盧家少

婦一詩卽樂府之獨不見陳標飲馬長城窟亦是七言律詩謝偃新曲

崔融從軍行蔡孚打毬篇俱直是七言長律楊升庵草堂詞選序曰唐

人之七言律卽填詞之瑞鷓鴣也

宋陳文僖彭年送申國長公主爲尼七律湘山野錄云都下好事者以鷓鴣天曲聲歌之

七言

之仄韻卽填詞之玉樓春也

仄韻七言絕句三首

嘗考三百篇之聲歌亡於東漢

曹

平劉表獲漢雅樂郎杜夔能識舊樂惟得鹿鳴總虞伐檀文王四篇

而絕於晉

魏太和中左延年改聽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只鹿鳴篇常作至晉秦始五年荀

馬更作行禮詩而鹿鳴亦絕

漢魏之樂府亡於東晉

賀循云自漢氏以來依倣此樂自造新詩而巳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難以意言

變於

唐宋之長短句

日知錄云至唐而舞亡至宋而聲亡按宋史外國傳云夏之樂器與曲則唐也然則宋之聲亡蓋亡於中原而不亡於外國矣

而亂於金元

之南北曲前此文心雕龍雖分詩與樂府爲二

曰昔子政品文時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

然其

論元成以後之樂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又論子建士衡之篇俗稱

乖調奈何後之擬樂府者妄用填詞之法以求合而如賀裳黃公載酒

園詩話中有樂府古詩不宜並列一條云凡編詩者切不宜以樂府編

入七言古豈知所謂樂府者古詩亦是律詩亦是既不知其音何從議

其體乎。且七言古固從樂府出者也。漢代所傳大風歌，謂之三侯之章。垓下歌，謂之力拔山操。其他曰歌，曰行，曰操，曰辭，未有不可被之絃管者。至唐始有徒詩者耳。竊謂今人於詩不妨以古樂府之題寫我胸臆。

劉彥和曰
樂心在詩

而不必兢兢句句字閉也。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四韻長歌

杜集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云。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此詩四韻耳，而謂之長歌。解者以爲節短韻長。按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言人壽命長短，初非辭句多少之謂也。公詩當是用此。

柏梁體

文心雕龍云：聯句共韻，柏梁餘製。按困學紀聞曰：列女傳式微二人之作，聯句始此。然則聯句自三百篇已有矣。今人以七言每句用韻者爲柏梁體。豈知每句用韻，創於虞廷之賡歌，而盛於詩。若風之卷耳。

考槃清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素冠雅之車攻。前三章及七章頌之長發。前五章皆

是特非七言耳。七言如吳越春秋所載樂師扈子窮劫之曲十八句。

王反

采葛婦何苦之詩十三句

句讀

越軍河梁之詞十句

句讀

雖似趙

長君擬作亦後漢人也。漢高祖大風歌在柏梁前。魏文帝燕歌行在柏梁後。至如拾遺記皇娥白帝子兩歌遠在少昊時。明是王子年僞撰。晉人筆耳。

回文 集句 賦得 限韻 次韻

文心雕龍云。回文所興。則道原爲始。又傅咸有回文反覆詩。

咸字長虞休奕之子

嶠有回文詩。詩苑類格謂回文出於寶滔妻。非也。

因學紀聞

元陳繹曾詩譜

謂傅咸作七經詩。其毛詩一篇。皆集詩經語。或謂集句起於王安石。非也。明馮惟訥詩紀統論云。劉琨有胡姬年十五。沈約有江籬生幽渚。謂古詩爲題。自梁元帝始者。非也。

按元帝有賦得涉江采芙蓉及蘭澤生芳草蒲生我池中等作

北齊劉晝緝綴一

賦名爲六合。魏收譏其愚。集句之賦。後世所無。康熙閒有僧中洲京口人。住黃山三十年。集成語爲黃山賦。凡八千七十三言。毛西河極歎賞之。爲序以傳。至若詩家直說。謂梁武帝同王筠和太子懺悔詩。始爲押韻。太子謂按當時和詩祇是同所用十韻。非若後人之次韻也。次韻創自

元白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詩啓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觀此可知次韻之名由此起矣若限韻爲詩古人謂之賦韻亦曰成韻如曹景宗之競病二字及容齋續筆所稱後主文集內之得某某幾字凡數十篇是也

詩句

詩不以句之多寡論也然三百篇之詩章八句者爲多外此則十二句而止耳唐律限以八句雖體格非古不可謂非天地自然之節奏也風雅之詩獨賓之初筵一詩有多至章十四句者至若烈文有警俱十句執三句競俱十句載見四句時邁臣工俱十句離十六句闕宮十七句那烈祖俱二十句立鳥二句良耜二十句載芟三十句句之多者皆頌也頌故以鋪張揚厲爲體孔疏所謂直言寫志不必殷勤者也近有作詩話者謂齊梁以來樂府限以八句不復有詠歌嗟歎之意夫齊梁以來樂府固是不如漢魏然其所以不如者豈八句之謂且亦何嘗限以八句哉未之考耳

頌可無韻

頌者詩之一體。而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韓文公伯夷頌。皆不用韻。因思周頌之文。多有求其韻而不得者。後儒強爲叶之。恐是本無韻也。此義古人未曾言及。顧寧人雖謂詩有無韻之句。亦但指一句。非謂全篇且不專指頌也。

史記贊用韻

史記贊往往有用韻者。若南越尉佗傳。循吏傳兩贊。人共知之。又若魏其武安侯列傳一贊。其用亦顯然者。前以變遷亂爲韻。中以權賢延言爲韻。後以哉來爲韻。

古賦用韻法

揚子雲甘泉賦。其八神奔而警蹕兮。以下五韻。下以裝梁攘肘章五字。與行兵狂三字共一韻。而其上句前則以蹕戚叶。後則以轆沓合叶。蓋因一韻有三四句。故用隔句用韻之體。其源雖出於詩之兔宜魚麗。而在賦體之兩句一韻者。未嘗有也。左太沖魏都賦。其軍容弗犯以下四

段每段收句云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此句上以毅室肆爲韻而實開二字相叶又以引起下三段

則干木之

德自解紛也。

此句上以遐羅戈爲韻

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

此句上以山軒蕃爲韻

張儀張祿亦

足云也。

此句上以厄策敵爲韻

蓋每段八句前六句各自爲韻而收句用聞紛芬云

四字又共爲一韻後人作賦不解是法矣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之亂凡

七段每段三句上二句四言下一句不算兮字只三言首段三句宮崇

鴻三字共一韻次段上二句盤嶷二字爲韻第三句從字又與首段鴻

字爲韻三段上二句蹇嶮二字爲韻四段上二句藹靄二字爲韻而此

兩段之第三句傾冥二字又共爲一韻五段三句蔚瑋晷三字又共一

韻與首段相同至六七兩段惟各第三句有朽二字爲韻其上二句皆

無韻後來唐人有效之者通體一例似此首腹尾變換者無有也。

通韻

律詩不出韻古詩可用通韻一定之理也近乃有上江詩人作詩話謂五古可通七古不可通其說尊杜謂杜詩七古通韻者僅數處必是傳寫之訛以余考之殊不其然杜詩七古如王宰畫山水圖歌中段用東

韻而中有雲氣隨飛龍句。又君不見簡蘇徯用東韻。而有一斛舊水藏蛟龍句。歲暮行亦東韻。而云今年米賤大傷農。又云割慈忍愛還租庸。龍農庸三字皆冬韻也。醉爲馬墜一篇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之前半。又久雨期王將軍不至之前半。俱屋沃通用。而久雨詩又有云。人生會面難再得。得在職韻。本不通而叶用也。又如陪王侍御登東山最高頂。中用腫韻。而云四坐賓客色不動。乃董韻也。古柏行末段用送韻。而云萬牛回首邱山重。又云古來才大難爲用。重用俱宋韻也。病後過王倚飲用霰韻。而云多病沈年苦無健。乃願韻也。若夫悲陳陶用紙韻。而末云日夜更望官軍至。乃寘韻。寄狄明府用齊韻。而中云太后當朝多巧計。乃霽韻。是又上去兩聲通轉矣。蓋韻雖可通。亦不可雜。凡唐人詩皆然。豈獨杜詩亦不獨七言爲然矣。今謂杜詩七古無通者。杜集具在。豈皆錯誤耶。且當時李杜並名。李詩通韻者多矣。後人並稱杜韓。韓詩亦有之矣。况七言不始於唐。自漢魏以來有之。漢魏之七言。其用韻與五言同也。何爲少陵有心立異乎。詩話又謂七古通韻始於蘇詩。余觀廬

陵宛陵半山山谷無不通韻。其他尤不勝數。何得獨咎蘇詩。竊觀古人之作。其長篇一韻到底者。多不通韻。而轉韻之詩。乃有通韻者。蓋轉韻用字少。故反不拘。不轉韻者用字多。故因難見巧。由是推之。如江佳文咸等窄韻。不肯通。其東冬魚虞刪先庚青等寬韻。則常通。又如陽韻無通。而有江庚韻內數字可通。尤韻無通。而有魚虞韻內數字可通。亦此意也。然此亦文人之見。若論其理。但要下字確不可易。苟確矣。雖通何礙。若其勉率支湊。雖不出韻。何取。卽如青蓮瀟陵行之結處。用庚韻。而云黃鸝愁絕。不忍聽聽在青韻。昌黎記夢之起處。用元韻。而云百二十刻須臾閒。閒在刪韻。設欲改去聽字閒字。卻用何字耶。

長篇轉韻一氣

鮑明遠梅花落一篇。前云中庭雜樹多。偏爲梅杏嗟。問君何獨然。念其霜中能作花。以上麻韻也。後云露中能作實。搖蕩春花媚春日。念爾零落逐寒風。徒有霜花無霜質。以上質韻也。霜中露中一氣轉韻。求之前人。若漢鏡歌戰城南一章云。梁築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種。君何食。

願爲忠臣。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歸。以得字叶上北食。而思字卻從轉韻。後則太白扶風高士歌云。脫吾帽。向君笑。飲君酒。爲君吟。張良未逐赤松去。橋邊黃石知我心。亦其體也。

七言轉韻首句

七言古詩轉韻。漢張平子思元賦系詞。其肇端矣。轉韻之首句。古無不用韻者。惟江總持詩。有雲聚懷清四望臺。宛轉來時向月別姮娥。新入

二句無韻。此在唐以前者。唐七古以少陵爲宗。少陵集中惟先生有道

出叢皇。醉時或從十五北防河。兵車君不見東吳顧文學。醉歌先帝侍

女八千人。舞劍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桃竹憶昔霓旌下南苑。江

此六處轉句無韻。其他名人集中。偶一有之。如太白之匈奴以殺戮

爲畊作。戰城喬知之之南山羣羣兔絲花。古意和東坡之不羨白衣作三

公。賀朱壽昌虞伯生之丹邱越人不到蜀。題墨圖中風景偶相似。柯博等

是也。然一篇中。只偶一句耳。今人有至連轉皆出韻者。竟與四言五言

一例。音節乖舛甚矣。

律詩通韻

律詩亦有通韻。自唐已然。而在東冬魚虞爲尤多。如明皇餞王峻巡邊長律。乃魚韻。次聯用符字。十聯用敷字。符敷皆虞韻也。蘇頲出塞五律。乃微韻。次聯用麾字。則支韻也。杜陵寄賈嚴兩閣老五十韻。乃先韻。末句用騫字。則元韻也。又崔氏玉山草堂七律。乃真韻。三聯用芹字。則文韻也。劉長卿登思禪寺五律。乃東韻。三聯用松字。則冬韻也。戴叔倫江鄉故人集客舍五律。乃冬韻。三聯用蟲字。則東韻也。閻邱曉夜渡淮五律。乃覃韻。次聯用帆字。則咸韻也。魏兼恕送張兵曹五律。乃東韻。首聯用農字。則冬韻也。宋若昭麟德殿長律。乃東韻。四聯用濃字。五聯用宗字。濃宗皆冬韻也。耿漳紫芝觀五律。乃冬韻。首聯用風字。則東韻也。釋澹交望樊川五律。乃冬韻。首聯用中字。則東韻也。至如李賀追賦畫江潭苑五律。雜用紅龍空鐘四字。此則開後人轆轤進退之格。詩中另爲一體矣。其東韻之有宗字。魚韻之有胥字。必是唐韻原是如此。非屬通韻。如耿漳詣順公問道五律之末聯。王維和晉公扈從溫湯長律之第

八聯楊巨源聖壽無疆詞長律其八之末聯司空曙和常舍人集賢殿長律之第三聯俱用東韻而有宗字李白鸚鵡洲一章乃庚韻而押青字此詩唐文粹編入七古後人編入七律其體亦可古可今要皆出韻也元人律詩通韻尤多名家之集如元遺山望王李歸程乃虞韻中聯用徐字寄楊飛卿乃冬韻中聯用蟲字華不注山乃刪韻末聯用寒字虞伯生還鄉乃支韻末聯用如字薩天錫五言如寄石民瞻之用庚青七言如酌桂芳庭之用青蒸皆是進退格至五言寄王御史乃真韻而首聯用垠字七言病中夜坐乃文韻而末聯用喧字又如楊廉夫益府白兔用寒刪出都其二用支微喬夫人鼓琴用庚青亦皆進退格至如嬉春體楊子休官一章前四句用刪韻還山二字後四句用寒韻彈殘二字直是轉韻律詩矣是則通體通韻者唐以後人尤多或是古韻或是誤記或另一體非可概論也唐律第一句多用通韻字蓋此句原不在四韻之數謂之孤雁入羣然不可通者亦不用也進退格乃是兩韻相閒而成亦必韻本相通非可任意也

七言律有散體

唐人五言四韻之律多不對者。七言無之。乃有七言長律而不對者。如

李義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夢後作。初夢龍宮寶鏡然瑞霞明麗滿晴天旋成醉倚

蓬萊樹有箇仙人拍我肩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逡巡又過瀟湘雨兩打湘靈五十絃瞥見淵

毒殊恨望數精休賣海爲田亦逢毛女無慇極龍伯擊將華嶽遠恍惚無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斷還連覺來

正是平階雨獨背寒燈枕手眠此詩調諧響協。若編入古體。則凡筆力孱弱者。皆得援以藉

口矣。故斷其爲長律而無疑也。至馮鈍吟謂義山有轉韻律詩。此乃指

偶成轉韻一篇。特古詩之調平而似律者耳。

謝詩累句

謝靈運詩。鮑照比之初日芙蓉。湯惠休比之芙蓉出水。敖陶孫比之東

海揚帆。風日流麗。至梁太子與湘東王書。既謂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

得其冗長。且謂時有不拘。是其糟粕矣。而必先言謝客吐言天拔。出於

自然。鍾嶸詩品。既見其以繁蕪爲累矣。而乃云譬猶青松之拔灌木。白

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後人刻畫山水。無不奉謝爲崑崙虛。不敢

異議甚矣。其耳食也。文中子曰。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此泛

言文耳。南史齊武陵王煜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

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

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其稱述安仁士衡延之。蓋不免局於時尙。而謂

康樂不辨有首尾一語。卓識冠絕千古。余嘗取其全集讀之。不但首尾

不辨也。其中不成句法者。殆亦不勝指摘。四言如居德斯頤。積善嬉諶。

又云。悲至難鑠。又云。戚戚懷瘼。俱善韶樂牢膳。豈伊攸便。體西六言如

循聽一何蠱蠹。又云。誠知運來詎抑。俱上五言如邈朱白卽賴。近縞潔

必阜。又云。心曉形迹略。略邈誰能了。俱相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體

和樂隆所缺。戲馬寡欲罕所闕。鄰里節往感不淺。感來念已深。晚出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登池上橋按此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湖中情

用賞爲美。斤竹天枉特兼常。盧慶王貞休康屯邈。遺舊願望脰未悵。登臨

醜狀不成惡。初發鑑止流歸停。初去成貨遂兼茲。石首城所云成貨乃自己

爲誰纂。山路憶寡欲不期勞。田南樹園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石門容心

非外獎。又云。豈願乘日養。振鄴中集急觴盪幽默。陳棲集建薄質。又云。清

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

徐幹

官渡則一卒

應瑒

愛深憂在情又云連統塋塢

并

白石巖

埤瑣有凝汗

林多

憑雲肆遙脈延州權去朝

入東道路

晨遊肆所喜又

云樵拾謝西花

遊嶺門山

極目睽左闕廻顧眺右狹

登上成石鼓山

不得巖上泯

臨終

上皆其句不成句者也其詩好用易詞而用輒拙劣如登綠嶂山詩云

疊上貴不事履二美貞吉湖中瞻眺詩云解作既何感升長皆丰容此

猶其通順者也他若水流程就濕火炎同歸燥

相送行

否桑未易繫秦茅

難重拔

折楊柳行

洊至宣便習兼山貴止託

富春浩

常佩智方誠媿微富教益

種桑智方乃用易卦之德方以智

無不拙劣強湊而王敬美乃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

誤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王漁洋引此語於池

北偶談且謂用經固以康樂爲主不知指其用經何句也其詩又好重

句疊字如云騫人感淑節緣感欲回沈

悲哉行

朽貌改鮮色悴容變柔顏

變改苟催促容色烏盤桓

長歌行

否桑未易繫秦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

語默奇前哲

折楊柳行

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塵竟誰嗣明誓垂經綸

下又接云委講綴道服改服康世屯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述祖德

中

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其二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

七里

楚人心昔絕

越客腸今斷斷絕雖殊念俱爲歸慮款

道路遠山中

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

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

登臨海隅

火逝首秋節明經弦月夕月弦光照戶

秋首風入隙

七夕詠牛女

凡皆噉杳了無生氣至其押韻之字雜湊牽強尤有

不可爲訓者池塘園柳之篇白雲綠篠之作亂流孤嶼之句雲合露滋

之詞披沙揀金寥寥可數何仲默謂古詩之法亡於謝洵特識也獨不

當先謂詩溺於陶耳

明史文苑何景明傳其持論謂詩溺於陶謝力震之古詩之法亡於謝洵文靡於隋韓力震之古文之法亡於韓按謂文亡於韓亦謬

江文通雜體詩拙句

江文通雜擬三十首自謂無乖商榷後人每效爲之觀其詞句多有可

議如魏文帝遊宴云淵魚猶伏蒲

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易出聽爲伏蒲則意晦

陳思王贈友云日夕

望青閣

以青樓爲青閣豈非湊韻

又云辭義麗金騰

易金玉爲金騰亦湊韻也

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

南園因君爲羽翼

以羽翼說樹爲就韻故耳

王侍中懷德云嚴風吹若莖

文選注以若莖爲若木斯可笑矣然

如作杜若之若亦未遂率爾也

嵇中散言志云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

下句不知其指

潘黃門述哀

云徘徊泣松銘

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相連則詞不實

張黃門苦雨云水鶴巢層薨

注云巢層薨未詳按此不過謂

水鳥入居人屋不必有本也而詞則支綴

郭宏農遊仙云隱淪駐精魄

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是異人之精魄即郭璞語也合成一句則率隔

又云矯掌望煙客

煙客二字後人愛其鮮新當時則生造耳

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

堯及老子也然不倫

又云南山有綺皓

綺里季特四皓之一何獨摘舉

又云傳火乃薪草

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

田居云稚子候檐隙

易候門爲候檐隙語病

謝臨川遊山云石壁映初晰

初晰即初陽之謂故以對晨霞

然無解於趁韻

顏特進待宴云瑤光正神縣

赤縣神州豈可摘取神縣二字

又云山雲備卿霏池卉具

靈變

因改靈芝爲靈變遂并卿靈亦改卿區

又云巡華過盈瓊

以盈尺之玉爲瓊瓊用對金拙劣

謝法曹贈別云觀

子杳未偈歎睇在何辰

意本淺而故爲拙滯

王徵君養疾云水碧驗未贖金膏靈詎

緇

宋寶詎緇拙滯

袁太尉從駕云雲旆象漢徒

漢徒謂如天漢之轉亦支綴矣

謝光祿郊遊云徒樂逗

江陰

樂者行樂也加徒字則拙

又云煙駕可辭金

置身煙景而金印不足羨也然詞拙而靡

三十首中蕪詞累句

居其半史稱淹在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疋錦宿冶亭又夢郭璞索去

五色筆自爾才盡後人震於其名莫之敢指耳他若謝惠連秋懷之頗

悅鄭生偃

鄭用後漢鄭均事偃謂偃仰也

范彥龍贈張徐州之何獨顧衡闈

改門爲闈特以趁韻

劉休元

擬行行重行行之遙遙行遠之歐陽堅石臨終之子欲居九變文選所

錄類此甚多要皆不足爲法也

杜詩字句之疵

詩至少陵謂之集大成然不必無一字一句之可議也讀其全集求痕

覓瑕亦何可悉數卽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微起輕佻失體利涉想蟠桃

臨邑舍弟書至以臨邑近海而用蟠桃豈非湊韻更尋嘉樹傳冬至懷李白傳字湊搭屏開金孔雀褥隱繡芙蓉又

云門關多喜氣女婿近乘龍李監宅此二韻俱俗調道逢麴車口流涎飲中八仙歌形容失體殘

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贈韋左丞卷下筆有神等句相比夸鄙兩失翠柏深留景紅梨迥

得霜真元皇帝廟深測二字開後人揀句陋派雲泥相望懸送韋書記公與書卑枝低結子何將軍山林卑低

才兼鮑照愁絕倒前薛華絕倒說愁要記何至雲泥失體同輦隨君侍君側哀江頭同隨侍三字疊出楊升菴雖爲解之

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官軍臨賊境律中忽兩句不對掖垣竹埤梧十尋題省埤壁垣埤雜

出或曰垣竹埤梧高皆十尋或曰掖垣曲江對酒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細逐時

兼開俗派作尉窮谷僻白水崔少府高齋窮僻雜出我貧無乘非無足偏側行酒酣懶舞誰能拽

詩罷長吟不復聽題鄭著作下三字支湊成句第五橋頭流恨水黃陂岸北結愁亭同上

恨水愁窮巷悄然車馬絕案頭乾死讀書螢同上上句情絕重復下句粗派數金憐俊邁

不歸數金或謂當作數鈞然與對句總角愛聰明合掌矣或謂數讀重復下句粗派長懷十九泉秦州雜詩其十四

九十九眼刪去八十壁色立積鐵鐵堂峽 五仄文章差底病赴青城縣 或以差讀楚解切前病除也言雖有文章差得何病乎或以差是

差錯病如聲病言文章之不利差在何病乎或以文章何救於貧雖各異解要是語不分明生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水

句粗率次長吟野望時又云排悶強裁詩江亭 一首內長吟裁詩 重復或以照應者非也寡心應是酒遣

興莫過詩可惜 開後人 詩酒對舉俗派蒼稜白皮十抱文海棕行 十字 難解或是訛闕觀者貪愁掣臂飛角

愁難出貪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羈縻梓州登樓 牽 牽不成句法依舊已銜泥同上 依舊即 已也三字疊出不復

知天大望兜率寺 此句上下不接或以樹密為解或 謂佛骨於天或謂以呼天者呼佛要皆曲解金壺隱浪偏略李梓州泛江 隱字不可解同舟昨

夜何由得送辛員外 何 由得三字率爾留門月復光臺上得涼字 留 門不知說月說人久客應吾道舍弟歸草堂 詞不達意

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八哀鄭虔 鍾謂鍾繇鍾會父子 顧或謂野王或作虛字皆似支奏青袍白馬有何意同上

下三字率梅花欲開不自覺同上 下 三字贊見愁汗馬西戎逼又云將軍且莫破愁

顏諸將 然 字重出歸楫生衣臥寄章有夏 下三字不貫串或云 楫生水衣而猶臥波乃曲解也黃鶯並坐交愁溼白鸞

羣飛太劇乾遺悶戲呈 並交 雜出太劇近俚爆炭魑魅泣崩凍嵐陰疇火 爆炭崩 凍字太造作被喝味

空頻熱 詞 不達意滿坐涕潺湲又云伏臘涕漣漣靈府詠懷 涕重見叢菊兩開他日淚孤

舟一繫故園心秋興 兩開 一繫牽強白頭吟望苦低垂同上 望 低垂張併萬古雲霄一羽毛

吟懷古迹句 句 句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難 俗調 似頌書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

期嚴明府
下
五字亦晦拙

起居八座太夫人

送柏別駕
俗調

敢居高士差

柴門
差字費解或云敢
猶豈敢差是肩差界矣

一

時今夕會

江樓夜宴
一時今夕重疊

一枕帶還相似柴荆卽有焉

移居東屯
對

無食無兒一

婦人

呈吳郎
俚句

無數春筍滿林生

三絕句
數滿字重出

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

卷餘

柏學士茅屋
古割裂下句開餘不貫

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同上
似村塾中
語且五車萬卷疊

出
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

舍弟赴藍田
歡
劇喜多字嫌合掌

發日排南喜傷神

散北吁

續得觀書
南
喜北吁不成語

經過憶鄭驛

舟中寄鄭審
驛字無著

勞生繫一物

週掉
物何所指

以上所

錄皆人所共見者然固無害於杜之大也擬諸聖人其亦猶周公之過

孔子之不悅於子路歟

杜有變文軼事

杜詩用字有變文取意者如與嚴二郎奉禮一首云別君誰暖眼暖眼無人乃爲冷眼者衆也可歎一首云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抉眼非卽反目之謂乎其述時事每有史所不載者裘氏箋注所考如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一首云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鼎爲鄴州刺史而岐陽之死不知其何以死也又秋日荆南寄薛尙書云滄口

師仍會函關憤已據薛景仙於收東京時會師溢口史無此事乃亦有使事顯然而後人故爲曲解如過南嶽入洞庭湖云才淑隨廝養分明是用樂府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而後人注杜顧引蒯通傳云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

漢書注廝取薪者養人者也

因泥看隨字無及邯鄲事者耳

論杜戲爲六絕

杜集戲爲六絕乃公論詩之詩而人多不明其句法如首章云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乃詰問之言今人詆毀庾信之賦豈前賢如庾者反畏爾曹後生耶次章云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輕薄爲文四字乃後生哂四家之語非指後生輩爲輕薄人也三章云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漢魏近風騷五字相連言盧王亦近風騷但劣于漢魏之近風騷耳又一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九字相連言盧王比之漢魏則劣然其於風騷之旨則近矣五章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爲鄰今人愛古人五字相連言古人之清詞麗句今人愛之其意原不可薄但其根柢淺陋齊梁且不能及又安知所

謂屈宋哉。六章云遞相祖述復先誰。言後生所祖述者。僞體也。僞體不知所自來。故曰復先誰。末句云轉益多師是汝師。多師指盧王。言如盧王之近風騷。乃汝所當師者也。此解蓋聞之茶陵彭閣老。

韓文公詠雪

自謝惠連作雪賦。後來詠雪者多。騁妍詞。獨韓文公不然。其集中辛卯

年雪一詩。

有云禽禽陵厚載。諱諱弄陰機。生平未曾見何暇。論是非。

詠雪贈張籍一章。

有云松蓋遺控抑。黃壤獲饒培。隔絕門庭。遽擠排。陸級幾豈堪。

神嶽鎮強欲效。鹽梅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魚龍冷盤苦。虎豹餓號哀。

所以譏貶者甚至。又酬崔立之詠雪一章。

有云

混混都無地。茫茫豈是天。崩奔驚亂射。揮霍訝相纏。不覺侵堂陸。方應折屋椽。

亦含諷刺。豈直爲翻案變調耶。嘗考雪之詠

於三百篇者。凡六。若采薇。遣戍役也。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出車勞還率也。曰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俱不過紀時語耳。信南山一詩。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而因追思成王之時。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言豐年之冬。必有積雪。以明其澤之普遍焉。此猶於比興之義無與也。其他若邶之北風。刺虐也。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則以喻政教之酷暴矣。頌弁。諸公刺幽王也。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則以比政教之暴虐。自微而甚矣。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曰雨雪濼濼。見睨曰消。則又以雪比小人多。而以日能消雪。喻王之誅小人矣。其後張衡四愁詩。效屈原以美人爲君子。以珍寶爲仁義。以水深雪雰爲小人。韓公之放才歌謠。正是詩騷苦語。

又韓和侯喜詠筍詩亦全作諷刺語

劉隨州別嚴士元詩

友人有曾遊於何義門先生之門者。嘗言劉隨州詩。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先生家有宋槧本。乃是閒花滿地。落無聲。蓋花已落地。更何可聽。古人不沾沾以聽對看也。余始聞而信之。繼思古人寫景之詞。必無虛設。此詩題是別嚴士元。

唐詩鼓吹作李嘉祐詩。毛西河唐七律選從之以爲誤入劉集。不知何故。

考長卿

嘗爲轉運使判官。以知淮西鄂岳轉運留後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誣奏。貶潘州南巴尉。會有爲辯之者。除睦州司馬。是詩應是赴睦州時。道過閩閩城。因有別嚴之作。其言細雨溼衣。看不見者。以比浸潤之譖。閒花落地聽無聲者。閒官之挫折。無足重輕。不足聳人聽聞。此於六義爲比。第六句草綠湖南萬里情。乃追憶湖南時事。末句青袍今已誤儒生。其

爲遷謫後詩無疑矣。如云花落不可云聽則如大火聲西流。流火又有聲耶。一人遷謫。正何必以滿地爲喻哉。又言義門謂長卿過賈誼宅詩云。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乃是用鵬鳥賦中庚子日斜及主人將去二句。余按此乃徐興公之言。亦非義門創見也。至謂幾日浮生哭故人一句。昌黎衍之。以作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遂成絕調。夫昌黎用意之深。更有過於長卿者。余自讀唐宋文醇本。乃益歎其妙。昌黎豈乞靈長卿者乎。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

劉夢得金陵懷古詩。當時白香山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角何用。以今觀之。王濬樓船所詠。纔一事耳。而多至四句。前則疑於偏枯。山城水國。蘆荻之鄉。觸目盡爾。後則嫌其空衍也。抑何元白開筆易易耶。余竊有說焉。金陵之盛。至吳而始著。至孫皓而西藩既摧。北軍飛渡。興亡之感。始甚。假使感古者取三國六代事。衍爲長律。便使一句一事。包舉無遺。豈成體製。夢得之專詠晉事也。尊題也。下按云。人世幾回傷往事。若有

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在其筆底者山形枕水之情景不涉其境不悉其妙至於蘆荻蕭蕭履清時而依故壘含蘊正靡窮矣所謂驪珠之得或在於斯者歟

李義山錦瑟詩

李義山錦瑟一篇說者但以爲悼亡之作或遂以錦瑟爲女子之名其於一絃一柱句難通則有改五十爲十五廿五者或又作斷絃解瑟二十五絃斷則五十絃矣然於藍田日暖句覺雜出不倫卽指藍田爲葬地何以有生烟之喻耶按舊唐書義山仕宦不進坎壈終身裴庭裕東觀奏記曰商隱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大中十二年以鹽鐵推官死則錦瑟乃是以古瑟自况漢書郊祀志秦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師古曰秦帝秦昊也世所用者二十五絃之瑟而此乃五十絃之古製不爲時尚成此才學有此文章卽已亦不解其故故曰無端猶言無謂也自顧頭顱老大一絃一柱蓋已半百之年矣曉夢喻少年時事義山早負才名登第入仕都如一夢春心者

壯心也。壯志消歇。如望帝之化杜鵑。已成隔世。珠玉皆寶貨。珠在滄海。則有遺珠之歎。惟見月照而淚生。烟者玉之精氣。玉雖不爲人採。而日中之精氣。自在藍田。追憶謂後世之人追憶也。可待者。猶云必傳於後無疑也。當時指現在言。惘然無所適從也。言後世之傳。雖可自信。而卽今淪落爲可歎耳。詩中雖虛文無一泛設。衆解紛紜。似皆無當。卽世傳東坡四字分解。應亦假託也。

許丁卯中秋詩

嘗侍茶江彭先生於東園。中秋對月。先生舉許丁卯七律示余。曰。子謂何如。余逡巡不敢妄對。先生曰。此詩意境似平。格律實細。首云。待月東林。月正圓。月從東出。待在未出之時。既出則月正圓也。次云。廣庭無樹草無煙。寫月之明。一句盡矣。三云。中秋雲淨出滄海。此特補點中秋。以別於他月之望。四云。午夜露涼當碧天。半夜月正當頭也。五云。輪影漸移金殿外。月昃而西移矣。六云。鏡光猶挂玉樓前。將落而猶未落也。結云。不辭達旦殷勤望。一墮西巖又隔年。隔年又以醒中秋之意。八句次

第寫盡達旦之景。此唐律所以勝於後人。不然。輪影鏡光。玉樓金殿。抑何塵容俗狀歟。

蘇詩補注

施注蘇詩。世稱善本。自商邱宋氏所藏闕十二卷。邵長蘅李必恒爲之補注。而施注益形其不可及。邵李所補者。皆是鈔襲王注。恐人之議之也。乃特作王注正譌。刻之卷首。其所指摘。不過字句傳寫之訛耳。至如王注所闕所訛。並未能改正增益也。卽如太白山下早行詩云。馬上續殘夢。乃直用劉駕詩。藝苑卮言嘗舉之。補注於此句無注也。又如次韻朱公揆初夏詩云。諫苑君方續承業。王注謂南史李承業作諫苑。按南史並無其人。後周樂運字承業。運爲內史。鄭譯所銜。及隋文爲丞相。鄭譯爲長史。左遷運滎陽令。運發憤錄夏殷以來陳爭事。集而部之。凡六百三十九條。合四十一卷。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覽而嘉焉。困學紀聞嘗論之。誤以周爲隋耳。補注仍王注之訛。不改也。又如女王城詩云。稍聞泱泱流。冰谷盡放清。清沒燒痕。王注據林敏功稱古詩岡分河勢斷。

春入燒痕青。補注改爲唐詩。其實皆非也。此乃宋詩僧惠崇訪楊雲卿
淮上別墅之三四一聯。溫公續詩話謂此二句。乃其尤自負者。然當時

卽爲其徒所嘲。有詩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按長卿集無此句。不

是師兄多犯古。劉賈父中山詩話作不是師偷古人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江鄰幾雜志詩句作言語中山詩話犯作似。注既

不知。又改河分岡勢爲岡分河勢。尤誤也。又如次韻劉湜峽山寺詩云。

應憐五管客。王注所載宋援引莊子上有五管。李厚引韓詩五管徧歷

兩說並存。正古人虛心之處。李必恒補注不過就兩說中用李而去宋

耳。而遂專指宋以斥王注爲杜撰乎。又如賀朱壽昌詩。按壽昌棄官入

關中尋母。得之同州。宋史列入孝義傳。東都事畧列入獨行傳。宋中興

藝文志有送朱壽昌詩三卷。散見他書者蘇頌魏公集有詩文與可有序。且此事溫公日錄載之矣。

蘇氏家語載之矣。東軒筆錄又載之矣。朱子小學亦載之矣。補注則似

乎宋史亦未考也。又如次韻答邦直子由一詩。邵子湘云。施本闕其半。

無他本可考。只載前四句。又闕未許二字。按此詩乃烏臺詩案所有者。

詩云五斗塵勞尙足留。閉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洛鷗。補注本門作闕。凡若此類。當注

而不注。不當注而注者。豈勝指摘耶。

文用人名

以人名入詩文。或姓或名。有祇稱一字者。日知錄有二名止用一字之條。博徵經傳。不獨詩文也。而詩文之載在文選者。固不僅顧氏所摘。如班固幽通賦。稱重黎曰黎。張衡思元賦。稱勃鞞字伯楚。而曰伯。此二名而舉一也。左思蜀都賦。稱諸葛亮曰葛。此雙姓而舉一也。若幽通賦稱條侯周亞夫曰條。乃爵也。四皓曰皓。乃號也。其應連三四字而摘舉其二者。幽通賦稱衛叔武曰衛叔。陸機宴元圃詩。稱世祖武皇帝曰世武。嵇康琴賦。稱王昭君曰王昭。稱晉之師曠字子野。而曰晉野。陸厥孺子妾歌。稱班婕妤曰班婕。又西征賦。稱鄭桓公友曰桓友。是也。其兩人並稱而錯雜者。王褒洞簫賦曰牙曠。乃伯牙師曠也。曰般匠。乃公輸般匠石也。馬融長笛賦曰彭胥。乃彭咸伍子胥也。幽通賦曰高頊。乃高陽氏顓頊也。曰孔昊。乃孔子及太昊也。曰宣曹。乃周宣王及曹伯陽也。陸機演連珠曰蒲宓。乃子路宰蒲及宓子賤也。

文選注宓作密。謂卓茂爲密令也。然宋書內亦有云蒲宓之化。

曰曾史。

乃曾子史魚也。阮籍詣蔣公奏記曰：鄒卜，乃鄒衍卜子夏也。孫楚送征西官屬詩曰：彭聃，乃彭祖李聃也。潘岳夏侯誄曰：閔參，乃閔子騫曾參也。謝靈運去郡詩曰：羲唐，乃伏羲唐堯也。顏延之陶徵士誄曰：夷皓，乃伯夷四皓也。曰：巢高，乃巢父伯成子高也。江淹雜體詩曰：堯老，乃唐堯老聃也。劉峻辨命論曰：容彭，乃容成公彭祖也。曰：伊顏，乃伊尹顏回也。又有以二名而分用之者。思元賦曰：穆屈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穆與叔，乃叔孫穆子也。牛與豎，乃豎牛也。又有稱謂不拘者。思元賦之文君，乃文王也。辨命論之文公，乃周公也。他如相如子虛賦，稱孫陽爲陽子。鄧曼爲曼姬。揚雄上林賦，稱公孫賀爲孫叔是也。然此在古人則可。後人惟前人所已有者，方可襲用。莫敢創造。自唐人已然矣。唐如李太白扶風豪士歌曰：原嘗春陵六國時，謂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信陵君也。韓昌黎贈崔立之詩曰：東馬嚴徐已奮飛，謂東方朔司馬相如嚴安徐樂也。凡皆本諸文選。班固西都賦曰：節慕原嘗，名亞春陵。任昉答七夕詩啟曰：與賈馬而入室，比嚴徐而待詔。初非創製。及後李義山韓

碑詩以李愬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四人合之曰愬武古通作牙爪此亦因平淮西碑文中先有乃敕顏允李光顏烏重允愬武古通之語而承用之也

時俗語入詩

唐人每以唐時語入詩亦猶先儒注經有文莫相人耦曉知一孔之類

也如遮莫猶言儘教頻煩猶言鄭重得得猶言特特至竟猶言到底不當作猶云先道個不該也孟襄陽詩更道明朝不當

作生可憐生太瘦生太忙生之類聖得知見韓詩然不得其解不分生憎杜詩不分桃花紅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赤憎猶云生憎杜詩亦憎

輕薄遮入懷猶言已足也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隔又作格白至如阿堵猶言這個寧馨猶言地事字

則舊有此語而唐始入詩也相於曹子建詩竭來楚詞訝許庾信詩訝許能則

舊詩有之而唐人襲用也他若潦倒猶言蘊藉杜詩多才依舊能潦倒按北齊崔陵子瞻性簡傲自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醜藉者為

源倒而曉終不改焉杜正用此至藥府詩形容真潦倒則不如是解愁絕倒絕倒笑也而愁亦可言杜詩才兼飽豈亦當時語

耶又俗以一日為一天杜詩有之其三川觀水漲詩云北上惟土山連

天走窮谷連天正謂連日也

對舉字

凡形容字有兩字各義者人多混而不分即如曄潺山水之聲也爛漫

水火之象也。漫作熒非六書無此字爛字卻可作深洞窟賦樟佬瀾漫是也契闊離合之情也。憂虞悲喜之別也。

竭來去來之異也。後人詩直作朴儻文質之極也。正如軒輕依違然疑淹

速以對舉見意。

平仄互用字

字有平仄異義而入詩不異者。池北偶談嘗論之。而有所未盡。今推廣

之。如離別之離。去聲急難之難。平聲杜詩何時救急難。中酒之中。中興之中。平仄互用

上應之應。平聲杜詩郎判捨之判。平聲杜詩相留可判年。又有縱飲久判。望忘那

重。再也予。我也十。平聲音旬。琵琶。入聲司勳司馬之司。入聲請。平聲白詩請

平聲那能。但。平聲杜詩窮愁但有骨。祇。多祇同音見論只。平聲杜審言詩。相。入聲杜詩恰似春風相

平聲。去聲。白詩仁風扇。蒲。入聲白詩燕量。平聲白詩三年。些。平去二聲楚辭。底。顏氏家訓云何物分

去聲。劉夢得詩。挑。上聲王建詩。每日臨行空挑。長。去聲段成式詩。纔。去聲獨孤及詩。徒

去聲。盧綸詩。人。厮。唐人作平聲五代作入聲。粗。上聲蘇詩。左元傲之傲。平聲蘇詩。司馬相如

之如。上聲連。上聲陸放翁詩。蝗。去聲放翁詩。槩。平仄其他雙聲疊韻之字。如張

王蒼茫莽蒼。瞻。瞻。俱應平漫汗么麼嫖姚。俱應仄雜見唐宋人詩。至若打頭

風屋打頭之打。頂音不必作頂字也。爭如爭得爭奈之爭。音從上聲不必作怎字也。此又習焉不察者也。

可憐有二義

鮑明遠東飛伯勞歌云。三春已暮花從風。空留可憐誰與同。按憐字有二解。莊子庚桑楚篇。汝欲反汝性情而無由入。可憐哉。宋玉九辯曰。惆悵兮而私自憐。王逸注曰。竊內念已自閔傷也。五行志。成帝時歌謠曰。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又孫會宗謂楊惲大臣廢退。當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陶詩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此可憐者。皆謂可閔也。戰國策趙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列子曰。生相憐。死相捐。魯連子引古諺曰。心誠憐白髮。元此憐字與明遠詩所云可憐者。謂可愛也。凡唐詩可憐。皆可憐。生多作可愛意。

杜詩君家白頭勝霜。雪急送茅簷也可憐。

稽陰台明

陳書文學褚玠傳。宣帝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謂會稽山陰也。白香山詩曰。台明地展圖。謂天台四明也。

蘇渙安惇

杜詩內有贈蘇渙詩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紀異按詩實只七韻

蘇詩內有贈安惇詩

送安惇秀才

君

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杜蘇何爲贈之詩耶然杜集又有入衡州詩曰

門闢蘇生在

公自注蘇生侍御渙

勇銳白起強以白起比渙則渙之爲渙公固深知

之題云紀異亦誠不料是人能爲是詩而所稱傾倒亦特傾倒其詩而已靜者之譽其以爲諷乎蘇詩云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勉以熟讀深思此固切磋之義亦必其人有厭讀舊書之意舊書對新經而言微詞也不然公與章惇仙遊潭題名知其必能殺人豈有明於大惇而昧於小惇者哉

和仲同叔涪皤

東坡一字和仲見穎濱誌銘又字子平見文與可詩

文與可往年記得歸在京一首題云往年寄子平題

下注云卽子瞻與可乃東坡之中表弟

子由又字同叔亦稱阿同見東坡詩黃涪翁亦號涪皤

范石湖吳船錄云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蜀中謂尊老者爲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宋景文謂波當作皤涪皤從其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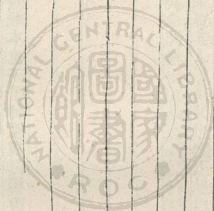
吾命非吳命

越絕書子胥賜劍將自殺歎曰生不遇時復何言哉此吾命也又謂馮
同曰王不親輔弼之臣而親衆豕之言是吾命短也陳元孝姑蘇懷古
詩云寶劍賜來吾命短美人恩重父仇輕正是以吾字對父字今刻本
皆訛吾作吳非也吳命別無出處

列子魏有東門吳者戰國策以吳爲吾文選注引之

詩學纂聞跋

韓門先生湖上草堂集曾付棗梨旋卽散佚予求之數載竟不克覩今春抱經先生寄示國朝人雜著十餘種此帙暨談書錄在焉因並得鈔入叢書蓋猶是當時雕本也壬子仲夏震澤楊復吉識



蓮坡詩話

宛平查爲仁心穀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僕少遭憂患。放棄以後。酷嗜聲詩。凡從遊先輩以及石交襟契。所有贈答倡酬之作。必加甄錄。今年春人事少暇。搜諸篋衍。共得若干條。稍加詮次。若方外閨秀雜流之句。亦附入焉。回憶三十年來。酒邊燭外。論議所及。足以資暇者。正復不少。并爲述其顛末。以助談柄。僕素無名世之心。兼少傳後之志。硯枯筆禿。猶復孜孜不已者。詎結習之難忘。實敦交之竊取。若云翕張風雅。軒輊人才。則非所敢。

周宮詹起渭西湖詩云。天邊明月光難並。人世西湖景不同。若把西湖比明月。湖心亭似廣寒宮。較東坡別是一格。

宗室紅蘭主人岳端嘗自製揚州夢傳奇。徧招日下諸名流賞之。有少

年王生善集唐。卽席詩成。結句云。十年一覺揚州夢。唱出君王自製詞。主人大喜。以黃金十四錠。白玉卮三奉酒爲壽。曰。一字一金也。生受酒。

以金分給梨園。曰同沾君惠。主人號玉池生。善畫。又號東風居士。因有東風無力不飛花句。爲輔國將軍博問亭爾部所賞也。

楊無補年纔弱冠。爲人題扇云。閒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某宗伯見之。吟賞不置。

錢振芝尙書馬嵬詩云。長生殿上祝姻緣。馬首紅羅不暫憐。自是薄情渾說謊。不因無策庇嬋娟。與李義山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各臻妙境。

王阮亭司寇寄懷其兄西樵兼答冒巢民感舊之作云。風景蕪城畫扇時。輕陰漠漠柳絲絲。三年京雒無消息。五日鄉關有夢思。空對魚龍懷楚俗。誰將蘅芷薦湘纍。故人不見東臬子。騷些吟成但益悲。此詩深得義山神味。正不妨與九日詩格調相同也。

雪嶠大師四信號雪獅子。結茅徑山中。獨居一菴。自書聯曰。孤雲臥此中。萬山拜其下。嘗有句云。千林萬林楓葉乾。七灣八灣秋水老。山猿簸石下危巖。惡虎銜柴入荒草。又云。簾捲春風啼曉鴉。閒情無過是吾家。

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菴中喫苦茶。出筆奇峭。無蔬筍氣。

沛縣閻古古

爾梅

號白奩山人。赴史道鄰。閣部聘。時值與平伯高傑爲

許定國所殺。古古勸閣部往鎮撫之。閣部勿聽。且退保維揚。古古遂以書投之而去。後於廬州見傳奇。有史閣部勤王一闕云。元戎親帥五諸侯。不肯西征。據上游。今夜廬州燈下見。還疑公未死揚州。又繡鎧金鞍。妃子妝。興平一旅下河陽。猿公劍術無人曉。驚道筵前舞大娘。

此指高傑
婦即李自

妻成

合肥龔芝麓尙書與閻古古極善。古古繫西曹。賴尙書左右之得脫。古古上尙書詩云。君相從來能造命。湖山此去好容身。深感之也。

黃九煙

周吳

前進士也。上元人。流寓湖州。年七十。忽感愴於懷。自撰墓

志。作解脫吟十二章。縱飲盡一斗。大醉沈南潯河而死。時五月五日也。遊冒巢民春暉園詩云。夢老吳山五十年。今朝始得臥蒼烟。三峯已叩生公石。一水還浮米芾船。海國衣裳名士會。醉鄉花月美人天。豪情勝事真千古。那羨蘭亭輿輶川。又登劍閣云。壁異黃州安用赤。壺非蓬島

邵同方

冒巢民司理

義

居如臯堂名得全園名水繪往來名士之盛不啻玉山

諸勝有同人倡和集如陳其年

維崧

十隊寶刀春結客三更銀甲夜開

樽戴介眉

詞

壇宿將君何忝酒國長城某在斯毛亦史

師柱

寄書那

及論心曲握手翻憐會面難曹文虎

維

倦遊滄海真無岸愁覺瀟湘尙

有涯吳蘭次

詩

狂橫白袷春無賴醉瀉紅珠夜奈何龔芝麓

鼎

時窮

竟合謀歡老情至終如善怨何徐方虎

傳

人憐滄海遺民少話聽開元

逸事多又房中媛老珠三豔階下承歡玉二柯于象明

梅

襟期劇孟田

疇後風味盧仝陸羽閒皆名句也

錢虞山之於柳如是龔合肥之於顧橫波同類惜無蘭湯以洗之宣城

梅耦長

庚

題顧梅生畫蘭云半幅雙鉤楚澤春南朝舊部總傷神蘆蕪

詩句橫波壑都是尙書傳裏人

原注上有錢宗伯識人柳如是題句蘆蕪柳小字也

託諷遙深亦屬實錄

耦長有漫與集

吳梅村祭酒病中詩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

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其言亦哀矣梅村最工歌行若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圓圓曲等篇皆可方駕元白圓圓者吳下女伶陳姓轉入田皇親家吳三桂見而悅之及破闖賊取之去吳之舉兵為圓圓也既為平西王夫人寵貴無比後為正妃所妬辭宮入道吳逆敗不知所終梅村詩云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顏照汗青又云取兵遼海哥舒翰得婦江南謝阿蠻譏諷甚當

寶坻王子銓任惠州太守時與僧靈源輩飲於官署暑後徧山木棉因以朝霞一片木棉花為題詩未竟座客有索西瓜者忽見一人擔瓜數十在旁視其貌虬髯碧瞳迥異凡相王心異之盡買其瓜而去歷三十年王官浙江溫處巡道解組寓姑蘇患痢頗劇扶乩請方乩詩云朝霞一片木棉花太守筵前曾賣瓜屈指於今三十載勸君依舊服胡麻王少年患痢曾服胡麻丸而愈因再服之果瘥

冒巢民晚築一室曰匿峰廬每燕集名流必出歌童演劇有楊枝秦箏徐郎諸人徐郎名紫雲色藝冠絕流輩瞿有仲詩云秦箏為歌楊枝舞

就中紫雲尤媚嫵。楊枝之子名小楊枝。亦歌童也。

陳其年往來得全堂最久。及官翰林。寄書巢民云。昔遊歷歷舊事明明。水繪朝烟鉢池夜雨都繁懷抱難問音塵屬在深情定均斯慨贈詩云。乾坤高士傳花月。輞川圖又小秦淮。曲數首最佳。今錄其二。廣陵城外小樓多秋水。盈盈翦越羅。記得昨宵樓上女。斷無人處注橫波。老去心情不自持。板橋細柳一枝枝。誰將碎雨零烟恨。說與風流小庾知。

衣尋老母親縫線。篋剩先人手勘書。戴介眉句。夢疑曾見情原治。別在方逢意更辛。瞿有仲句。

虞山徐芬若號芝仙。詩格雄健。極爲漁洋所稱賞。出居庸關詩云。將軍此去必封侯。士卒何心肯逗留。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芬若有蒙古象棋打鬼等六歌。皆集前人句爲之。組織天然。滅盡鍼綫之迹。

朱子常中丞。詩最佳。而不多見。有句云。畏暑鋪長簟。思風去短屏。去字極自然。

會稽令咎原彥

茹芝與弟

茹穎

齊名

而原彥詞翰詩文更優出塞詩云

馬頭東去雁門關回首三城指顧間怪煞雙鷗最無賴凌風飛上塔兒

山一曲琵琶酒一行高樓夜半朔風鳴今朝始識伊涼調盡是關山草

木聲原彥號抱雪世居桐城杏花村

海寧陳香泉太守

奕齋

書法名天下詩格更高溧縣阻風云風傳冷樹

飛霜葉雁宿秋江老白蘋風味不讓唐人

朝勿齋方伯

琦

博學強記詩文豪邁以事與余同繫西曹上元夜分詠

云門第於今冷似冰若憂得失我何曾呼盧百萬心猶在好客三千事

未能賞物微傾尊內酒隨時聊看廟前燈年來更覺歡情減風味蕭條

一野僧

童

篤山陰人遊毛檢討

奇齡

之門工詩文幼聘姑女田玉娥未婚而童

以事北上田送之詩曰錢塘相送遠過此是杭州月杵春鄉夢霜砧搗

客愁渡頭千樹老江上一帆秋無限臨歧意東西水自流後童竟不歸

而田以天亡

陳恪勤公 年 文章事業爲一代偉人詩更灑落有絕句云隔簾幽韻
上焦桐一曲湘靈奏未終略記年時春雨夜海南新試小薰籠清華秀
瞻未嘗不奪風雅之幟也

歸安陸巢雲 師 臥病寓齋偶詠云悠然木榻寄僧寮靜裏聞鐘轉寂寥
暖律倦吹寒谷熱朔風偏助病魔驕醫多變症非方誤酒剩空囊亦興
消只有短檠憐客苦半明半滅伴深宵風調酷肖龜堂老子

雄縣王少司寇 企靖 嘗夢月夜至一湖四岸皆似琉璃築成中亘獨木
橋橋上立一少年朗吟一律云若要西歸亦不難何須抵死夢邯鄲休
誇肘後黃金印試認囊中白雪丹五嶺風煙迷去就三吳羽檄報平安
波濤轉眼琉璃界只許今宵月下看時康熙丁酉九月朔也次日爲余
言之究不解詩中意義

桐城方復齋 雲旅 弟臆宗 登輝 苞羽 正玉 子薪傳 世燭 姪星源 式濟 星

嚴莊 述邵 世廉 文止 世熙 父子叔姪同余羈北寺者兩年倡予和汝無

聞明夕臆宗水仙句云幾行翠羽浮秋水一掬瓊瑤產玉田薪傳對雪

句云積於板屋愁難架肥了梅花笑莫分。臧宗又號屏垢精於八法常
書二絕句於壁間詩甚雋永不知誰何所作。一云坐愛春泉響翠微玉
花吹溼薛蘿衣何人爲劈冰壺破共看青天白練飛。一云四簷春雨夜
浪浪記得吹崖近竹房三十五年江海夢又隨歸雁過瀟湘。

魯省雪

茹酒

美鬢鬢善談笑書畫潤筆有所得輒分贈貧者與兄抱雪

縱遊長安戶外履滿有句云鳴秋殘葉大破石老根強。

華亭王瑁湖相國

頊節

過仙霞嶺句云傳車行木杪候吏謁雲端。新秋

句云醉思湘簾滑涼愛竹窗虛薛澗副相

九節

送人句云夢中有路終難別肘後何方可療貧儼齋司空

鴻緒

贈人句云投轄客同官閣臥賣文錢向酒家留冬日句云溪雲曉宿巖前寺霜日晴縣江上村可稱江

左諸王人人有集矣。

大覺國師玉林

通秀

磬山天隱修禪師之都講也見山詩云望見青山

眼便花也知此處未吾家吾家更在青山外不翦荆榛不種瓜師一號

天目老人

靈隱和尚碩揆

原志

偶成云我亦年年湖谷師孤雲相引下茅茨人間

只競春光好五月松風賣與誰訪石壁主人不值云乞米江城僧未歸孤雲斜日冷柴扉欲書庭葉留名字恐逐西風下嶺飛可入宏秀集

江都宗定九

元鼎

自號梅西居士詩格華贍題鄧尉山圖云鄧尉梅花

四十里具區三萬六千陂山中正對漁洋景令我尋思歷下詩徐電發檢討執云定九一號小香居士晚隱廣陵之東原自著賣花老人傳蕭靈曦晨爲之繪圖王西樵考功士祿題曰飲香浴露詞人筆小白長紅野圃春時賞一枝博新詠幽情兩屬灌園人何來筆墨關卿事不惜畦邊千錦叢多少清詞飽蟲蠹風流輸與賣花翁自是廣陵春遊者過紅橋一帶多說賣花老人逸事矣

索果亭

克

素菴之弟詩多清刻有味如春歸空草色鳥語各花枝白雲

深古寺綠水悅騷人白餘樵徑雪青滿鶴巢松等句皆可誦

談半村

汝龍

字敬業吳下人工詩賦修書內殿因事維繫鬱塞不得志

往往發之詩歌閒以酒自娛不修邊幅和人送春詩云送春詩到識春

非我獨端居荆棘園。杜宇亦知人意苦。隔牆高叫不如歸。

半村與余交最善。相依園土中。晦明風雨刻。意苦吟。半村有句云。狂飈無影摧花散。夢雨成陰障月昏。又五夜料難成好夢。兩年應未定驚魂。又塞翁得馬機先伏。楚國亡猿禍且隨。又詩惟寫意隨唐宋。酒借陶情任聖賢。不衫不履。多自得之趣。及與余無題倡和諸作。不緣人似梅花淡。肯繫情如春水濃。夜月樓臺楊柳笛。春風簾幕鳳皇裙。則又清麗芊緜矣。半村嘗爲余言。山陰女子薛小英詩詞兼擅。以所適非偶。抑鬱而死。小英有無題詩云。昨夜懷人綠瑣窻。燈枝如粟吐銀釭。風聲入樹驚棲鶻。月影移花閃睡龍。撫枕應知腸斷九。窺簾猶憶目成雙。玉奴不省當年約。枉乞春絲繡佛幢。

閻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而所寫境地不同。如鄧孝威漢過大庾嶺人馬盤空細。烟嵐返照濃。亦本村遠行人小。荒城落照偏之意。句在伯仲。難分軒輊。古古繫刑部獄時。自署其門曰。闔天下無根

禍坐人間第一牢。談半村以事羈西曹。亦有句云。大地未能容我輩。此間翻可著閒人。

家伯初白老人嘗教余詩律。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辭。詩之雄在氣不在直。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須辨毫髮於疑似之間。所著敬業堂集。中分小集。多至十餘種。宋人惟楊誠齋有之。老人歸田。以及患難。又有餘生詔獄生還三集。家七倫弟刻於嘉善。老人有句云。座中放論歸長悔。醉裏題詩醒自嫌。人來絕域原拚命。事到傷心每怕真。又有花朝晴示僧道楷詩云。初日烘雲碎作霞。討春人競出江涯。老來不喜閒桃李。別約山僧看菜花。此與宋魏野所作城裏爭看城外花。獨來城裏訪僧家。殷勤覓得新鑽火。爲我旋烹岳麓茶。意相似。

錢振芝。天上有星臨薄命。人間無藥治相思之句。爲世傳誦。而半村無藥可消衰鬢白。有絲難貫淚珠紅。其感時傷遇淒楚倍之。

嘉定孫竹坪

致編

髻歲卽以詩名。掉鞅詞場。致身禁近者四十年。其題

秦淮小樹四絕。最佳。赤欄橋外柳千條。一曲青溪漲晚潮。鵝管偷聲催

月上不知何計不魂消。南部烟花失舊聞。都無歌笑有愁雲。才人潦倒
佳人老。腸斷當年白練裙。豔曲空傳燕子箋。如雷羯鼓鬧燈船。可憐三
五花梢月。曾向臨春閣外圓。款乃聲中酒半消。水天閒話總無繆。不須
重數華胥夢。衰柳秋風見六朝。又松坪未申集。載歸舟口號云。有淚何
曾灑路窮。小船敲側逆流中。科頭白眼傾尊酒。飽看人家使順風。具見
磊落胸襟。

秀水徐壽謀

天禧

號南臯子。神思風骨。清挺絕妙。與余在朝。勿齋方伯

離相齋倡和最久。一夕三人共坐。方伯口占一律云。門前休問有何人。
舊雨惟君意更親。博覽羣書推甲子。高燒銀燭守庚申。披裘捫虱論今
古。捉筆塗鴉數夕晨。元定設著逢遯日。只應焚橐莫逡巡。南臯有小集
一册。德州孫莪山勳爲之序。春遊曲云。狹路香車捲細塵。如花一隊出
城闌。春風無賴垂楊柳。故把狂絲罥畫輪。

家伯查浦老人遊迹徧天下。覽眺留題。往往膾炙人口。而燕京雜詠百
四十首。尤騰譽都下。康熙庚辰辛巳間。來遊天津。居吾家于斯堂。前後

幾及兩載時與趙秋谷

執信

姜西溟

辰英

曾元彥

茹芝

朱字綠

書

劉大

山巖攀牋飛翠殆無虛日一日飲遂閒堂留別主人云歲晏論交地淹
畱得此堂月沈詩酒海花照管絃場客位新咨目書叢舊墨莊東州推
逸黨曠達爾何妨才子今張率名園比謝亭門無辭客例家有益齋銘
顧我頭將白逢君眼共青茫茫人海內此迹豈浮萍余弟基學開三人
咸克世其學學有研北詩鈔開有吾匏亭棗

先祖少尹公舊藏陳章侯蓮鷺圖陳相國

元龍

題云墨花吹得綠差差

小景分來太液池白鷺不飛蓮不謝搖煙立雨已多時初白老人題云
蓮吾愛其潔鷺吾愛其白持將不染心配此一拳石

初白句雪飄燈事關珊後春到梅花淺淡開查浦句庭烏得食每雙下
鄰犬驚人時一喧皆可參禪

惲南田

格字

正叔又曰壽平善沒骨設色花卉虞山王石谷亦以山

水名家凡二君片紙尺幅海內爭購壽平有寄石谷詩云收得江山在
錦囊霜天乘月下滄浪尙留琥珀蘭陵酒襍被同君話草堂二君襟期

灑落當不獨以丹青爲能事也。

高雲和尚

元宏

號石庭。高風逸品。卓越一時。所著詩文。如蒼松翠竹。老

而愈秀。溪泛詩云。溪喧如虎歇。翻雷臨水人家。酒店開。兩脚雲頭還不

散。畫眉聲裏竹船來。題徐芝仙水村圖云。小橋流水幾人家。點點浮鷗

水上斜。釣艇魚罾疏柳外。半江晴雪覆蘆花。寄人詩云。北窗松樹盡成

龍。塵外高眠鶴夢空。一徑飛花春雪白。半簾疏雨夕陽紅。向受紅蘭主

人供養。後往平陽寺。有高雲詩集。紅雪秋聲詞。

桐城方南堂

貞觀

生兒莫漫懸弧矢。識字惟當記姓名之句。海內傳誦。

與同邑馬相如

樸臣

齊名貞觀答相如書問云。故人書至問何爲。落拓

心情老更癡。自入

秋來常中酒。一從君去斷吟詩。橘奴傷澇成驕僕。瘡

鬼公行如故。知惟有龍眠山口月。清暉夜夜照相思。兩人風雅交好之

慨於此可見。

康熙丙申重九。余作賞菊二律。同人和韻成帙。天壇道士董守素。白善

扶鸞術。有水仙杜麗春降乩。和二律而去。又降壇詩云。風淒月苦夜冷

冷幾點霜華上鶴翎。猶有茶烟飄颺處。何人窗下讀黃庭。至丁酉七月。
江西杜道周葉清邀守素於盤山張青城道士光登之栩栩亭。麗春復
降。備書家世始末。且錄海天詞十首。今記其一云。每因封事到瑤池。
上桃花開幾枝。俯瞰江河流影細。何人劈下兩莖絲。

余居北寺九年。二三朋好。投以吟筒。紙墨日多。如沈麟洲元治青雲早

達原非幸。自首論交。未是遲。豈有生涯成畫地。任他好夢到鈞天。談半

村汝龍身經一劫。觀殘局。心有千頭理。亂絲沈良思青崖吟到梅花連

月冷。話深爐火入灰微。程廷儀可式春回小院先啼鳥。香吐寒梅欲染

衣。方高度元禮白草地積霜。黃雲天欲雪。姚次耕陶幾莖病骨西風裏。

千里愁顏落日中。劉雪珂文煊事雖千局變。心共一燈明。高素臣日時

拙匠長飢仍刻鵠。壯夫今老尙雕蟲。雪齋上人超祚地隈未空不作佛。

大宮已滿莫藏身。錢修亭陳萃美人悲未嫁。多坐良媒誤。由來情好鍾。

愛極翻成妒。陳蘭雪儀怒土學山爭突兀。激流如箭亂崩奔。胡象山益

卽遭放逐安天命。不入矜疑亦聖恩。鮑集軒鳳翔草蘭香馥尋南嶺。毛

箇生鮮買破塘。許子遜。廷鏐楊柳亂烟春店曉。海棠疏雨小樓寒。紙閣
茶濃烟篆晚。板橋花拂酒旗香。深林葉落堪容月。北牖簾疏慣引風。王
芝田。劫腸惟嗜酒時偏潤。鬢爲吟詩半已斑。王雨楓。霖半生噩夢寬裳
曲。此夕王郎斫地歌。銜碑石關將誰訴。落溷花枝一任風。皆一時酬倡
之作。堪入主客圖也。

宗室香嬰居士。文昭字子晉。從漁洋學詩。一日與從祖紅蘭主人分韻
云。花香高閣近。書味小樓深。主人極爲激賞。後益肆力爲詩。絕句云。小
徑深沈繡綠苔。曲闌干外儘徘徊。似疏半密三更雨。牆角碧桃無數開。
子晉居右安門外趙村。有紫幢軒集。

長洲許子遜。孝廉。善學少陵。都下送同里陸實君。枚往楚中云。北上同
爲客。南還不到家。三年留冀北。十月下長沙。一時傳誦。

山陰宋西洲。祖暉才思敏捷。一日可得數千言。名滿長安。其弟西椒。嗣
亦銳志苦吟。而西洲頗倚才自放。記其送高雲老人南還云。高雲大
士好消息。六十年來非等閒。生旣逃名歸白社。死應埋骨在青山。父長

白先生爲越中名宿有柳亭詩話考據精博其徵引近事可備掌故

尤展成

備良齋雜說

所載毛大可檢討姬人曼殊遇老尼一事令人有

天涯淪落之感曼殊養病墳園當晚春時比鄰刺梅園老尼過之讀壁
閒所縣詩軸云河外人家郭外村金鞭玉勒走王孫聖橋東畔迢迢路
芳草斜陽晝閉門畫樓高處故侯家誰種青門五色瓜春滿園林人不
見東風吹落海棠花相與吟歎良久尼曰此何人詩邪姬曰不知誰作
後於摩訶菴中道之有識者曰此蕉林集詩也蕉林爲眞定梁相國所
居故名其集其詩乃春郊十首之二老尼遂從相國乞歸一册尼係明
季宮婢當時稱菜戶者

朱竹垞檢討

蘇尊

與漁洋齊名海內趙秋谷宮贊

執信

作談龍錄嘲之

曰朱貪多王愛好余嘗讀竹垞翁瞿谿詩云鳥驚山月落樹靜谿風緩
法鼓響空林已有山僧飯似又非貪多矣秋谷詩法二馮格律甚細有
蠡海葑溪二集

余舊與朝勿齋談半村吳寶崖

陳炎

同作小遊仙詩寶崖一絕最佳自

整花冠向鏡臺。天衣稱體不須裁。呼童特地除松徑。曾訂雲英早晚來。
康熙己亥除夕。余居北寺。與高雲老人煨榾柮而坐。忽報客至。視之則
王孝廉兩楓也。因邀半村呼酒縱飲。是夕即留榻焉。時兩楓僑居傅園
林編修王家。至晚不歸。家人徧索不可得。共相詫異。姚次耕太守
曰。必往西曹伴蓮坡度歲也。次日元旦。次耕園林與聞人鏡曉劉雪珂
聯轡過訪。一見相與大笑。賦詩而去。舍華堂而集園土。亦一佳話也。兩
楓守歲詩云。斗室天空復海寬。圍爐促膝共盤桓。何人解道此間樂。一
笑都無行路難。賈島祭詩終寂寞。昌黎罵鬼太寒酸。酒酣拔劍歌聲動。
起視蒼龍已向闌。

諸城丁野鶴

耀元

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遊。策長耳驢。冒風雪。日馳

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遊山人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
怒罵。淋漓興盡。策驢而返。漁洋載徐東癡夜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
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少年。呼曰。吾東武丁野鶴也。有詩數百篇。苦無
人知。子爲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尙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

妻能炊黍子蒸藜。一家清福皆耽隱。十載勞形合靜棲。野徑看雲雙屐
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憂憂幽禽盡日啼。

敬業堂集載客有稱高唐州爲繇駒里者。因戲成絕句云。野語齊東最
易訛。繇駒遺俗近如何。自從一變崑山調。不是吳兒不善歌。

空谷山人修蔗村鐵家世貴顯。不樂仕進。僑居天津尹兒灣。以詩酒自

娛。有妾亦能詩。蔗村築樓居之。名曰豔雪。蔗村詩各體擅場。尤精五言。

一日傳聞林王請假南旋。路由津門。余邀張眉洲坦及蔗村同遊王

氏依綠園。蔗村詩云。折簡呼溪叟。攜童上野航。閒情拋筆硯。老興逐杯

觴。短棹辭塵境。名園問醉鄉。到門秋正好。花竹滿軒廊。

毗陵董玉蒼妻吳文璧永和以貞節聞。所著苔窗集。著語清新。有語諸

女伴句云。莫訝隨行步。每遲難將愁緒訴。心知比來欲識儂。懷抱試看

芭蕉未展時。吳江潘稼堂爲作傳。

華亭船子和尙紺池宗泗作詩洗盡鉛華。獨標雋逸。陳其年云。有僧以

詩名遊陽羨。投詩一卷。乞序。覽之皆出吾友紺公所著。不覺失笑。調偷

聲木蘭花一闋以戲之後同史子雲臣過吳門訪公梅隱述其故一座
闕然公曰是無足異曾有僧假余詩謁王阮亭先生中有亂松殘雪寺
孤磬夕陽山句先生歎賞不已贈詩曰愛公殘雪句何減碧雲篇列漁
洋集中又載之池北偶談此何異一一鶴聲飛上天邪

平樂太守佟

鐵

妻趙恭人早寡依兄公

錕

僑居天津翰子游成進士生

平作詩最富不輕示人而絕無脂粉之態祭竈詩云再拜東厨司命神
聊將清水餞行尊年年破屋多塵土須恕夫亡子幼人題邊塞圖云黃
沙漠漠迥無垠萬古關河不度春今見畫圖腸欲斷可知當日戍邊人
二絕爲世傳誦所居曰殘夢樓因號殘夢主人

海光寺湘南上人

成術

饒有鄭虔三絕幼爲高雲老人書記老人來津

挂瓢海光之蒲陶草屋湘南執弟子禮甚謹一日老人病後以皋梁爲
杖余曾有病餘聊作伴竹外又逢君之句湘南親爲老人鐫於皋梁杖
上

蜀糲米飯前人無詠之者德州謝方山郎中

重輝

詩云浮椀渾如琥珀

光豐年人每號粗糧。相如渴後曾逢否。方朔飢時那易嘗。真味惟堪同紫萸。補中詎止勝黃粱。大官精膳無由見。一飽何妨此下腸。錄之以識田家風味。

許子遜送春八絕。風流淡蕩。一洗陳辭。錄其最佳者。吳兒日莫闌歌回。紈扇痕新。裊底開。燕子一雙斜掠地。不隨春去却飛來。逐隊鄣泥南陌頭。畫船蘭櫂鬧蘇州。送春不送歸天上。兩兩三三到虎邱。橋連芳草酒旗青。醉睨當壚倒玉瓶。十里好風吹不住。亂紅飛雨過長亭。竹垞翁劇加咨賞。謂燕子一雙好風十里。令人對此黯然。

辛丑仲春。余遭炊白之痛。同人和悼亡詩甚多。中有佟蔗村姘人豔雪七絕。結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用意新異。

燕京變花之巧。功奪造化。牡丹碧桃玉蘭迎春之類。於三冬皆可計日而得。查浦老人詩云。出窰花枝作態寒。密房烘火煖催看。年年天上春先到。十月中旬進牡丹。

方寶村觀察順英蘆花被詩云。半江煙月壓歸夢。一榻霜華伴老禪。可

配元人詠蘆花被云西風吹夢秋無迹夜月留香雪滿身

湘南應天章之請余以詩送之湘南次韻見答云入秋纔幾日塞鴈已成行挂席催歸去編茅愜退藏君閒仍閉戶我老倦開堂他日如相問山前見石羊湘南有一笠吟等集俱未開雕

乙巳秋日修亭南歸過津門值余續娶尙未逾月以詩見投云片颺南下日正爾畫眉初人澹當秋月詩清出水蘂由來傳八采別後託雙魚爲寄春明舊今成博議書

荊州守袁蓀菴

編玉

爲吳郡佳公子風流才調詞曲擅名遭亂北都佐

藩西楚尋以失職空囊僑寓白下扁舟歸里惆悵無家吳梅村以詩贈之曰詞客開元擅盛名蕭條白髮可憐生劉郎浦口潮初長伍相祠邊月正明擊筑悲歌燕市恨彈絲法曲楚江情

袁所製西樓樂府中有楚江情一齣

善才已死秋

孃老溼盡青衫調不成蓀菴一日出飲歸月下肩輿過大姓門其家方燕客演霸王夜宴輿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繡戶傳嬌語乃演千金記邪蓀菴狂喜幾墮輿

梅村將至京師有寄當事諸老詩反復吟詠不勝悽楚嘗記雪菴和尚一絕云看了青燈夢不成東風滾雪落寒聲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可以贈之

越僧索畫於沈石田寄詩云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石田欣然畫其詩意答之崑山顧俠君嗣立題鐵夫上人憩杖雲根圖云櫻溪箬笠水邊行魚鳥知君拄杖聲莫占前山一片石添余同坐看雲生不減前詩風致

俠君與查田查浦二老人極善一日在山東道上壁閒見二公詩句因題其後云兄弟賡酬各鬪奇模糊墨迹二查詩屋梁依舊三分月曾照聯吟擁被時因查浦詩有可憐半世爲兄弟姜被翻憐逆旅中之句也

乙巳重九家松晴奕楠種菊顧願齋招同魯亮儕之裕徐芝仙關張眉

洲坦符葯林會燕賞亮儕和余韻云坐擁花城賦好詩詩成呼酒一酬

之花神解撥詩人興細細寒香出衆枝後十日眉洲作展重陽詩芝仙和之云落英何待展秋光三徑風流未盡荒佳會卽今爲上九吾徒終

古在高陽賞心香泛山杯冷照眼花迎夜雨芳想見開成當此節六宮
稱慶道勝常十月初余又邀諸公賞於澹宜書屋眉洲句云恍疑身入
衆香國共訝秋存小雪時

雪嶠大師詩云三間茅屋傍溪住兩扇竹窗關月眠林下自聞秋葉雨
燈前亦有草蟲飛皆瀟灑有致

錢唐符葑林曾有春鳧小橐賞雨茅屋雪泥鴻爪等集流傳南北其歸
自橫塘云浮石環溪水半篙綠鱗鱗動散魚苗歸來滿地夕陽影知了
一聲鳴柳梢神韻不減姜堯章

陳恪勤賦冬日感懷十首手書贈余敘述生平悲歌感慨今錄其一塵
中空羨大丹還虎豹何須扼九關日對道書眠石室時聞仙客下蓬山
金焦自足容鷗沒海嶽猶能伴鶴閒墨瀋酒痕猶在眼舊題應滿翠微
間

余乙巳初度徐芬若贈詩云雪中門爲次都開相約扶筇百尺臺踏凍
不辭非獵酒仁人曾煖曲身來膝前風颭一陽巾饒有閒情慰老親幾

見壽筵開綺歲。稱觴多是白頭人。鼓聲坎坎鸞于飛。筵捲重簾客減衣。笑口滿堂生淑氣。辟寒原不在珠璣。五色線添長命縷。消寒枝當九如圖。圖中春色知多少。一片梅花酒一壺。擺脫凡近。豈可以綴詞目之。

湘潭張湘門少廷尉。有齋名學量。自稱學量老人。爲護使時。居余澹宜書屋。前後約三年。晨夕倡酬。縱談上下。嘗爲余言有詩二句。忘其姓名。因代作前二句以成之。南軒北牖復東扉。取次園亭待我歸。當路莫栽荆棘樹。他時免挂子孫衣。用意深厚。仁人之言也。

虞山多遊戲筆墨。有反東坡洗兒詩云。坡公養子怕聰明。我被癡獸誤一生。還願生兒猥且巧。鑽天驀地到公卿。觀此可知其趣向矣。昔宋鄭清之罷相後。登塔詩云。今日方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邱。王介甫未遇時登塔詩云。不爲浮雲遮望眼。只因身在最高峯。洵乎人之出處行誼。可於筆墨間驗之。

胡象三。幼有神童名。十歲能詩文。與余同硯席者三十年。其詩清潤和婉。時出性靈。和余元旦詩云。百歲渾消幾首詩。醉吟愁詠費相思。破

正清興還無著飛上梅花三兩枝。又有高下歸鴻影。紅黃老樹村。愛閒
身少累。媚俗骨無能。山擁白雲西塞雨。霜吹紅樹秣陵秋。負入愁腸偏
曲折。秋來詩骨倍嶙峋等句。象三梅宮詹之所拔士也。

毛西河選浙江閩秀詩。獨遺山陰王氏。王氏有女名端淑。寄西河詩結
句云。王嬙不是無顏色。怎奈毛君筆下何。引用二姓恰合。

徐芬若從軍沙漠。路經青冢。囑虞山黃尊古鼎繪其圖以歸。都下名士

競賦詩詠之。竟陵唐赤子建中詩曰。咄哉徐君真好奇。勸客一飲連十

卮。酒酣手持青冢圖。邀客爲作青冢詩。自言邊地盡飛狐。青冢猶在邊

西陲。世人但聞圖經說。我昔從軍親見之。前臨黑河後祁連。黃沙千里

胡馬迷。其地萬古無春風。但見白草常離離。一坏獨戴中華土。青青之

色長不萎。我時往拜值寒食。繫馬冢前古柳枝。此柳亦疑漢宮物。枝枝

葉葉皆南垂。下有無名之石獸。上有無主之荒祠。獸腹依稀青冢字。刻

畫認是唐人爲。祠中絡繹獻桐酪。碧眼倒地呼闕氏。至今牧兒不敢上。

飛鳥絕聲馬不嘶。卻爲奇迹人罕見。擅場畫手黃生宜。請看慘澹經營

處山川粉墨無參差。按圖一一爲指點。百口稱快含嗟咨。有客引滿前
致問。先生圖斯焉。取斯嗚呼噫嘻。先生之意。客豈知。男子有才女有色。
往往自愛如山鷄。王嬙本是良家子。對鏡顧影常矜持。一朝選入深宮
裏。風流不數西家施。誰知承恩亦在貌。君王莫辨妍與媸。但願君王辨
妍媸。妾辭遠嫁呼韓邪。音移所以喟然越席起。仰天不復揮涕洟。五鼎生
烹主父肉。馬革死裹伏波屍。古之烈士多如此。高山河水當怨誰。此意
天地爲感動。墳草四時回春姿。徐君之才滿一石。白首著書十指胼。新
詩句句在人口。清如珊瑚敲玻璃。可憐三載飢臣朔。文章酷召數命奇。
雖從王門掌書記。時平不須投毛錐。非無要路與捷徑。丈夫致身羞以
貴。正如明妃恃其貌。倔强不肯賂畫師。人生遭遇有不一。侘傺豈卽非
良時。假使明妃宮中死。安得香名流天涯。披圖知君心獨苦。別有塊壘
非蛾眉。君不見杜陵詠懷。生長明妃村。乃與庾信宋玉蜀主諸葛同傷

悲

余有坐夏詩云。夢回春樹外。花落午晴初。胡象三贈余詩云。對酒挑燈

三十年半生心迹寄詩篇。誦君花落午晴句。楓落吳江擬並傳。

阿雲舉學士

金

罷官後。來于斯堂與家大人劇談縱論。文采葩流。枝葉

橫生。聽之忘倦。偶記論李義山昨夜星辰昨夜風。與聞道閨門萼綠華。二詩。謂端指王茂元家妓而言。蓋義山爲茂元之壻。又爲其書記。隔座送闌。分曹射覆。非家妓而何。想時適有事奉命而去。是以有聽鼓應官走馬闌臺之句。至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吳王苑內花。更其明證也。舉座爲之一笑。其惆悵詩云。惆悵西湔白髮知。舊遊歷歷入新詩。追思醉帽吟鞍日。尚記華燈縱博時。花暖聯鑣春騎射。雨涼畱客夜圍碁。而今腰劍從軍後。贏得傍人笑我癡。昔學士與陳香泉太守友善。囑香泉臨玉枕蘭亭。臨畢。卽以原本畀之。香泉喜曰。以魚目換明珠。能無快乎。天津由衛升州。河南宋冰鑑。以進士來牧此土。磊落不羈。後以偏強能官。畱津數年。與余晨夕過從。有詩云。連朝細雨未曾收。小院清涼似早秋。自捲疏簾通燕子。卻憐峭壁賺蝸牛。歸來欲賦陶元亮。款段難忘馬少游。多病經年當閉戶。等閒望斷舊羊求。

橫塘居士文欽明。思其先高麗人。國初入京師。兩傳而富時陶頓。居士賦性脫畧。任意揮霍。凡人間服食居處。子女玩好。狗馬之奉。無不窮極。其願往往於歡場樂地。發露清機。視同脫屣。殆具宿根也。與余爲羣。紀交往來。大江南北。取道津門。必盤桓旬日而去。一夕招余。出歌姬數人。佐酒。中有雙鬟歌一絕云。含煙過露一枝枝。半拂闌干半映池。最恨年年飄作絮。不知何處繫相思。爲之擊節不置。

商蒼雨編修。號寶意。精音律。升菴琵琶。對山腰鼓。兼其風致。乙卯秋入都。路經水西莊。余出歌者演劇。蒼雨畱詩曰。記得東華甲夜長。九枝絳蠟膩歡場。誰知碎雨零烟後。又聽朝來翠袖涼。重簾消息隔傾城。相見翻疑面目生。不用掩羞裁月魄。當年著眼已分明。又錦屏銀燭夜闌時。細細風懷脉脉知。結習猶煩大迦葉。麗情都付小楊枝。司空相見何曾慣。學士休言不合宜。禪榻茶烟惆悵在。頓教雙鬢忽成絲。又妙高臺上好風光。值得東坡醉一場。解唱幾時明月有。元郎本是舊袁郎。水西秋景未凋殘。送客畱情坐夜闌。惱亂好花紅著眼。不教攀折只教看。後

二首指元郎也。昔東坡命袁絢歌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之句。是日元郎度曲，毛郎疊奏寶意，自吹紫簫和之。

客有夏日詩云：伏日茅檐暑不堪，舍東西北有深潭。也知三面涼風好，奈我柴門只向南。又有祝壽詩云：祝翁不效華封祝，富壽多男翁已全。但願有花兼有酒，長將花酒傲神仙。

毘陵僧朝宗通忍詩頗通禪味，不慕王侯不學仙。一瓢一衲度餘年，世間多少茫茫者，道我曾參佛祖禪。

張少廷尉暉任長蘆運使時，余至其小齋，見廷尉手書單幅黏壁間云：書畫琴碁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嘗爲余言：古人歌謠出於天然，故妙。近日楚中小兒求雨謠頗好，青龍頭、白龍尾、小兒求雨天歡喜，大雨落在田隴中，小雨落在花園裏，未嘗不可播之樂府也。

龍眠方復齋先生爲江南望族，余年二十復齋已六十九矣。方氏諸名宿往來水繪園最久，故復齋談冒氏掌故最詳，所言同人贈答詩文多

有本集他書所不載者。辟疆有姬人董白字小宛金陵人善書畫兼通詩史早卒。辟疆作影梅菴憶語悼之。一時名士吳茵次綺以下無不賦詩以贈。溫陵黃俞邵虞稷二絕更佳。冒見之哀感流涕。詩曰。珊瑚枕薄透嫣紅。桂冷霜清夜色空。自是愁人多不寐。不關天末有哀鴻。半牀明月殘書伴。一室昏燈霧閣檄。最是夜深淒絕處。薄寒吹動茜紅衫。

黃岡杜于皇

游

五月坐雨湘中閣。和巢民云。何處動鄉情。湘中閣前雨。

極望猶嫌雨點稀。天涯雙淚潛然補。此中端不異湘中。湘水湘烟事事同。烟裏一枝疑晚鬢。卻看乃是榴花紅。榴花自燃竹自溼。高竿盡作湘妃泣。更洗新桐葉。斬齊陰森只許黃鸝入。可憐楚客澹無言。窗外又聞急雨喧。此際鄉思但求似。安得一個啼哀猿。又云。吾鄉絕境以瀟湘爲最。而瀟湘之勝。尤在雨中。此閣命名已見真賞。乃以屬和於去國三十年之楚人。讀之泣數行下。此真瀟湘雨也。

雍正甲寅秋夜。夢至舊遊地。得句云。貪將葉葉花花地。趁取風風雨雨天。高館人歸餘積蘚。空階日暮起寒煙。醒後續成一律。家選佛義和云。

臥遊愛續醉時句。蔗境難忘夢裏天。繡佛齋頭花似雨。眞珠亭外柳如烟。家松晴奕楠和云。半偈心香人去夜。一牀雲影雁來天。想中因果三生石。句裏光芒五色煙。選佛從家初白查。浦學詩二十年。詩筆老成松晴字。貢木先宮詹聲山兄之孫也。

晉江施南堂世綸先生歷官漕督。清名著天下。南堂詩鈔二十卷。如玉輝春。蠙珠浴月。琅然可誦。尤工五言。有愛山移舫對。隔水問花多。看雲生礪戶。聽雨過經樓。孤城侵海角。銅柱出天涯。飛花縣隙網。行雀上空階。海氣連吳越。秋聲入鼓聲。水氣涼疑雨。松聲瀉似濤。等句。擬之姚少監鄭都官。當不媿也。子廷龍官禮部郎中。曾舉南堂全集見贈。

開封司馬許涓符佩璜少稟母訓。所著詩文具見根柢。贈余詩云。庇人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又胸能貯邱壑。性本嗜林泉。後奉太夫人來游水西莊。太夫人有句云。旅思搖風鐸。歸心縱壑魚。又潮來初拍岸。雲起忽遮樓。太夫人錢塘徐清獻公旭齡女。名德音。熟精文選。流覽滿家。至今

老年猶日閱書一寸。

海寧陳文貞公

元龍

與家大人爲總角交康熙癸丑秋予告歸里過水

西莊置酒徵歌流連竟日留贈詩云停舟話舊暫淹留把臂相看兩白頭湖海寓公成大隱冰霜勞客遂三休徵歌曲罷聞吳詠投轄情殷滯衛流共倚軒窗還惜別鳳城不遠有丹邱

新城高宗山孝廉余友素臣廣文之子才華宏麗贈余有東山麗句諧絲竹北海名賢共酒尊甲部攤經丁部史紅兒記拍雪兒歌之句

余童少時受業山陰王梅湖先生授先生豪放不羈遊徧天下終以不遇而死常記其詩云計歷程途十二萬今又經行八九千身是勞勞南北雁數聲長唳欲呼天

澹宜書屋雜蒔漳蘭一萼忽呈十瓣驚爲瓶見各賦以詩吳東壁司馬廷華云重樓交結同心佩一箭連抽十相花汪西顯徵君沆云膏綴重臺情暗結香縈擁背畫難成趙谷林徵君昱云幽處探香憐二妙秋來級佩字雙成

余年十四曾遊上谷後三十年始重過之感舊懷人作絕句十三首舍

弟魯存題云輕雲一艇滌秋襟。卅載離情入夢深。披讀阿兄遊覽句。蓼花菱葉總關心。

高自垢提書言長白樂靜巖進士山絕世高蹈。隱居盤山平谷之間。故自垢有何時訪支遁茅屋住盤阿之句。詩古文上追晉魏。乾隆戊午春。余至平谷。造廬訪之。以病劇不能對客。逾年而歿。

天津城南地勢窪下。夏潦秋霖。汪洋彌望。冬則冰膠如鏡。居民以凌牀往來。其行如飛。魯存弟邀同人作冰泛之遊。魯存得長歌一篇。內有句云。晶瑩倒射天影白。七十二沽無水聲。極爲儕輩推許。

半山詩道人北山來。問松我東岡。舉手指屋脊。云今如許長。極平澹中。意味無窮。漁洋聽琴詩。曲罷孤月明。溪光散清泚。主客無一言。露坐攬衣起。二詩皆可細參。

長貧知米價。老健識山名。造語甚佳。忘其姓氏。方復齋時誦之。

吳東壁司馬有于斯堂踏燈詞十二首。風調絕倫。記其二絕云。大庾花開冷不勝。松風亭子及時登。放香最好黃昏後。縞袂仙人看試燈。怪他

鮑老太郎當三五優童聚廣場舞罷霓裳妃子笑紅橋原有李三郎時
演長生殿故云

余於己未元旦有句云春色淺深簾幕外梅花消息酒杯閒槐塘和云
節交歲尾年頭候花放梅兄礬弟閒萬柘坡和云綺歲盡歸推轉裏春
光猶在有無閒柘坡秀水人年二十舉宏博驚才絕艷落筆如神

杭董浦編修

世號

首唱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箴下記其一律云雲葉

裁量片片方水仙晴濛日生芒兩邊透照成三影四角回中稱五光宛
似寫形歸畫幃不妨偷樣學青塘劇憐空豔無人會輸與璇圖織錦張
德州田在田助教同之山薑司農孫幼卽以詩名司農呼曰小山薑已
未五月來津歡宴彌月將去集魯存弟香雨庫留別句云不奈唱驪歌
匆匆今又過將陵從此去風雨憶君多

吳天章徵君

要

居蒲州永樂村爲新城入室弟子有門前九曲黃河水

千點桃花尺半魚之句己未秋友人自山右來攜其鈔本詩一帙卽假
歸手錄而門前九曲一首已佚其他五言如潮來全楚白雲上半江陰

一燈殘夜後。百感壯年來。鐘鳴少林寺。月上轅轅關。階前雙樹老。戶外一峯閒。泉繞漢祠外。雪明秦樹根。七言如倦馬。爭投盤豆館。飢鳥空噪赫連臺。時驚橘綠橙黃候。路入秦頭虢尾閒。當年情事悲鴻爪。近日文章愛馬蹄。河聲臥聽崑崙遠。嶽色晴瞻太華高。寒瓜引蔓垂茅屋。野水生波入稻田。皆得唐賢之神髓者也。天章墓誌新城撰。蓮洋集新城親爲評隲。

天章桃花夫人詩云。桃花夫人好顏色。月中飛出雲中得。新感恩仍舊感恩。一傾城矣。再傾國。漁洋曰。王右丞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太蘊藉矣。孫文定泚亭云。無言空有恨。兒女粲成行。與此皆妙於調笑。

錢塘吳繡谷焯作詩。別出機杼。令人可想。鄧尉看梅花詩云。十年不到香雪海。只當十年不見春。堪笑林逋太寒儉。無多幾樹老湖濱。有藥園詩。稟渚陸鴻飛等集。尤工倚聲。有玲瓏簾詞。其儲書之富。與小山趙氏相埒。

丁巳閏重九。魯存弟於香雨廬庭除前後植菊花數千本。開樽燕賞。與

者十五人。墨瀋淋漓。酒光激盪。達五鼓始罷。余以小戶亦爲洪醉。數年來僅事也。嗣後諸君子相繼散去。已未秋。槐塘歸舟至滄州。有見黃菊詩云。前年香雨庫中住。萬朵金英青幔張。三五酒人容易散。一番棖觸閩重陽。

閩清林古度孝廉之父林初文章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槐塘南歸以舟行阻滯。聊城見遠山有作云。買得吳江七尺舫。南來十日九停橈。青山似解憐岑寂。特露雙鬢爲我招。皆爲一時激賞。

詩以澹而彌永。陳對漚歲墓卽事云。綺緒宵來頗未降。空階獨繞影成雙。一堆老雪明如月。賸供詩人牢落窗。深得澹中之味。

濟南王斗南觀察元樞過宛平相國怡園云。如何喬木裏。只是冷雲多。感愴深矣。

奉天李鐵君錯隱居盤山有句云。鬪禽雙墮地。交蔓各升籬。錯號鷹青山人有睡巢集六卷古體刻意追摹漢魏近詩則取裁郊島間。

湘潭張少廷尉聚題湘帆圖二句最佳。淒迷山鬼啼春竹。憔悴漁郎折岸花。廷尉爲諸生時。一日赴太倉王相國。按之招座客滿堂。廷尉議論橫生。旁若無人。席閒一羊脂玉卮。不覺爲衣袖所拂。墮而碎。四座驚愕。廷尉掀髯而笑曰。久不聞此碎玉聲矣。飲酒縱談如故。

李旦初旭無爲州人。作詩務盡刻苦。不留餘力。書法奇崛。不得志於場屋。分修古今圖書集成。後從事河工。補蘄州通判。盤山爲蘄州所屬。遂日夜縱遊。以致降調。旦初恬如也。曾有句云。路從石罅盤旋去。人自松梢向背來。于遊盤詩。可謂得驪龍頷下珠矣。

崑山徐果亭兼義博極羣書。歷官侍郎。退處山林。片言必合經史。一飯不忘友朋。清風高節。朝野共聞。有培林堂詩彙。高雅幽潔。纖塵不著。湖心亭云。山霞飄綺席。水月盪珠宮。耘圃云。拙宜安隴畝。愁卽散登臨。飲啄從飛鳥。榮枯看落花。贈吳伯成云。與君爲別正三秋。席帽霜天感舊遊。尺木軒深重刻燭。九峯雲起並登樓。中朝將相勤推轂。邊塞安危在運籌。願得借君旄鉞地。祭遵羊共風流。

姜西溟編修久遊沽水吟詠頗多宜亭詩云不知秋遠近水色漲平蕪
曬岸多魚網浮舟半竹廬橋敲眠折葦檻倒坐閒覺落日宜亭上寥寥
我輩俱有湛園未定稟

余家水西莊種紅菱己未夏長洲葛信天正笏張少儀鳳孫同客陳榕

門觀察署中魯存弟以五十枚餉之信天詩云紅菱正美喜分甘采采
新從碧玉潭莫訝鄉心又撩亂果然風味是江南少儀詩云江南六月
看采菱荷衣雪腕輕橈憑錦帆涇裏權烟入滿身風露寒凌兢曼歌一
聲蟾魄上紫莖綠葉牽朱繩十年書劍去鄉國鴛鴦舊夢空飛騰直沽
旅食又長夏消渴不耐炎熇蒸水西主人辱存問側生五十新荷承清
香撲人光照眼奚奴觸手愁霜稜鶴留丹頂鷄爪細一彎茜影湘波淩
玫瑰輕擘水仙佩玉膚映徹冰壺冰吳儂得此乃狂喜傳箋徧集諸賓
朋古瓷擊出佐芳燕涼颺淨掃窺盤蠅滄州法釀瀉百斛靈池故實還
同徵都忘蹤迹滯燕土但覺塵翳消胸膈哀梨縹李世豔稱蔗漿櫻實
瓊筵登獨遺此品在煙水邈如釣瀨逃嚴陵天涯相賞有知己不辭千

里扁舟乘孤根近託藕香榭白蘋掩映溪流澄芳鮮只供騷客嗜聲價
豈要皇都增尊前一笑宛舊識領畧風味當年曾願攜巾拂坐風檻嬌
紅婉翠圍千層吳歛渺絲吳語軟卜夜更命張華燈酒酣潑墨進吳諺
春蚓十丈書枯藤

吳江顧爾立

卓

無錫朱贊皇

巖

從紅蘭主人遊最久主人有集曰玉池

生稟因附鏗顧詩曰雲笥集朱詩曰織字軒集主人自爲之序顧畫花
鳥名於時主人自塞外歸途中寄贊皇詩云大漠歸來至半途聞君先
我入京都此宵我有逢君夢夢裏君曾見我無時贊皇亦自江南重至
都門也

紅蘭主人有西洋四鏡詩千里鏡云數片玻璃珍重裁攜來放眼雲烟
開遠山逼近近山來近山遠山何兗兗州言九點亦不止海豈一泓而
已哉君不見昔日壺公與市吏壺中邂逅相嬉戲自從神術一相傳而
後市吏能縮地斯言是真非是僞今設此鏡蓋此意君若不信從中視
崑山徐原一司寇

乾學

亦有西洋鏡箱詩六首摹形酷肖今錄其二移

將仙境入玻璃。萬疊雲山一筍攜。若說靈蹤探未得。武陵煙靄正迷離。
乾坤萬古一冰壺。水影天光總畫圖。今夜休疑雙鏡裏。從來春色在虛
無。按眼鏡之製。不知所自。梁四公紀載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
玻璃鏡。然非施於眼也。惟方輿勝覽稱滿刺加國出鑿鑿鏡。老人不辨
細書。掩目則明。或當權輿於此。然前賢題詠闕如。明吳寬家藏集始有
謝屠公送眼鏡詩。意者流傳中國。在有明中葉邪。

徐原一司寇次宿遷詩云。幸有張平子。還同馬少游。不辭桑落酒。共醉
木蘭舟。虹捲荒城莫。雞鳴古廟秋。餘生老湖海。搖落復何憂。立齋相國
元文詩更矜貴。送人之官瓊州云。陂宮風定揚舲過。海嶼花開攬轡行。
司寇相國及果亭侍郎皆有專集行世。棣萼聯珠。不能專美於前矣。
柏鄉魏相國五絕最佳。慧香廊詩云。春在葳蕤中。衆芳噴不歇。心幽得
妙聞。皎皎花閒月。

魯啟人庶常曾煜過津門。停舟見訪。贈余詩云。我未江干擬卜居。君猶
憔悴似三閩。新交卻得蒼涼後。舊事重提涕淚餘。善舞寧憂客。試鶴出

遊惟有子知魚短檠何日能相對風雨西窗夜讀書

金君桑洲爲白河令舟行漢水濱得一石如半月狀色縹碧面微凸形似龜背有螺文如雲錦周而旋繞底如龜板有文綠質黑章斜豎相閒其旁微凹左右各露黃紋一道上下二面皆可作硯發墨足比端溪之佳者置滴水其上雖盛夏經夕不涸浸水盂中照日徧身皆作金色陳滄洲先生見而異之金君遂舉以爲贈先生意其爲千歲綠龜所化因名以綠龜硯序而銘之更繫以長歌末云嗚呼世閒萬物變化何其多慣勿返故歸洪波坐使墨乾筆穎禿我亦欲化爲頑石龜乎龜乎當奈何

江南徐巖叟太守

起霖

詠脇生兒詩有生愁沈下土得窾卽先天之句

兒父王華陝西三原人

江南僧麗杲

行昱

來津訪大悲菴詩僧世高不值而去畱詩云渡水尋

幽勝池荷香滿衣竹深藏宿鳥雲薄冷漁磯出寺鐘聲遠當窗花影稀
惠休何處去惆悵竟空歸

唐六如墓在桃花菴日久廢傾商邱宋漫堂中丞舉重爲修葺一時名
士吟詠甚多有重表唐解元遺墓詩一卷內韓慕廬宗伯發一聯云誰
昔唐衢惟解哭祇今宋玉與招魂序曰唐解元以曠世逸才屢飛觴而
醉月桃花塢爲芳年勝地曾聚德而占星當時行樂之場盡是言愁之
日人非漁父如入武陵之溪地接梵宮不異元都之觀衲衣持鉢晚懺
青雲少年蓮花供僧早證白骨公案何人不旅卽此言歸風悲一邱夜
長萬古嗟乎飛霜不擊冤獄誰明落桂無枝孤墳入恨況復中郎有女
憔悴誰邊鄧攸無兒冥茫天道亡何木拱而伐封斧而平居民數家流
水一曲何邱收骨迷若蒼梧九疑有石點頭語以韓陵一片薜苔剝蝕
幾欲生金高下變遷斯堪墜淚傳之好事達我中丞發教而懷子房下
馬來瞻董相垣其幽隧覆以孤亭柳子岡前棗強之碑故在鳳林下畔
襄陽之墓重完感我公之意氣千秋矧吾屬之蕭條異代五湖共放亦
是當世畸人一燈自憐須弔下場才子隻鷄絮酒補往日之衣冠語燕
啼鶯續多情之絃索猶幸曩者跼蹐之地丈室依然故人針露之題墨

痕特妙。文人慧業，靈運已夙生天。再世因緣，浪仙自堪鑄佛。寧止一孟之薦，行修兩禊之遊。栽去後之桃花，待現來之優鉢。於戲，草木氣味，何必同時。文字生涯，不勝遙契。春風小隊，公既爲挂劍之人。細雨僧房，走願作鳴驢之客。敬先長句，供下掃之秕糠。用啟諸賢，綴上頭之珠玉。錢塘洪昉思，詩曰：吳興僻性解憐才，踏雪唐家墓上來。豚栅雞棲無覓處，獨尋殘碣洗荒苔。原注：宋中丞從沈客子所請也。頗學吳趨年少狂，逃禪垂老悔詞場。不知他日西陵路，誰弔春風柳七郎。

徐芬若嘗誦一絕句甚佳，忘作者之姓氏。詩曰：十年多病沈休文，瘦比湘天一抹雲。看盡前溪歌舞地，癡心只愛鳳皇裙。

家二瞻伯書畫兩絕，名重天下。初白老人贈以詩云：詩文價定人爭購，書畫船輕客待邀。與先祖有竹林之好，留贈書畫極多。數十年來，盡爲人攜去，僅存所書萬石亭記十二幅畫數幀而已。

洪昉思以詩名長安，交遊燕集，每白眼踞坐，指古摘今，無不心折。作長生殿傳奇，盡刪太真穢事，深得風人之旨。一時朱門綺席，酒社歌樓，非

此曲不奏好事者借事生風。旁加指斥。以致秋谷初白諸君皆挂吏議。此康熙己巳秋事也。秋谷贈初白詩。與君南北馬牛風。一笑同逃世網中。初白答以欲逃世網無多語。莫遣詩名萬口傳。又云。竿木逢場一笑成。酒徒作計太憨生。荆高市上重相見。搖手林呼舊姓名。後庚寅九日。郭于宮在花密居。招同人社集。演長生殿傳奇。初白老人不及赴。以二絕句答之云。曾從崔九堂前見。法曲依稀燄段傳。不獨聽歌人散盡。教坊可有李龜年。上客紅筵興自酣。風光重說後三三。老夫別有燒香曲。憑向聲聞斷處參。感慨係之矣。洪有集名稗畦。竹垞贈洪詩云。梧桐夜雨詞淒絕。薏苡明珠謗偶然。亦實錄也。

汪茗文編修

琬

贈人云。家臨綠水長洲苑。人在青山短簿祠。與沐景容

滄海遺珠集所載。日本使臣天祥題虎邱寺樓臺半落長洲苑。簫鼓時來短簿祠之句相似。細味之用意各別。詩格亦自不同。崑山葛翼甫夢航雜說云。鈍翁作詩。規模舊句。開出新意。如裝池故院無名畫。傳寫前賢未刻書。本方夔屏張前代無聲畫。架插今生未見書。須扶醉日移來。

竹。亟護分前接過華。本范成大開嘗臘尾蒸來酒點數春頭接過華。呼我不妨頻應馬。逢人何敢遽稱貓。本陸游偶爾作官羞問馬。頽然對客但稱貓。醅醱過了吾何恨。筍老蕪殘最惱人。本陸游荷花折盡渾閒事。老卻蕪絲最惱人。深山交舊俱無恙。惟欠樽前麴秀才。本白居易樽前百事皆依舊。檢點惟無薛秀才。玉輦不來花落盡。掠鷹臺上鳥空啼。本段成式鳳輦不來春欲盡。空留鶯語到黃昏。如此甚多不能悉數。

孔東塘學博

尙任

號云亭山人。用侯方域李香君事作桃花扇傳奇。其

閒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與長生殿盛行於時。德州田山蘊雙題詞云。一例降旗出石頭。烏啼楓落秣陵秋。南朝賸有傷

心淚。更向胭脂井畔流。鐵嶺陳

于王

云。玉樹歌殘迹已陳。南朝宮殿柳

條新。福王少小風流慣。不愛江山愛美人。宋牧仲云。血作桃花寄怨孤

天涯。把扇幾長吁。不知壯悔高堂下。入骨相思悔得無。陳

定生

吳次

名士

鎮周旋。狎客追歡向酒邊。

柳敬亭蘇崑生

何意塵揚東海日。江南留得李龜年。

高雲老人重上長安秋日懷舊詩三十首。鉛華掃盡。獨出性靈。今記其

數首云。病老無聊客。況難死生情。重憶紅蘭夢。中猶喜分明見。淡寫黃
花帶雨看。指紅蘭主人也。江南留得顧梅花。老去詩篇興倍加。猶作梁
園舊賓客。西風殘照送昏鴉。指顧爾立也。古香西席憶徐陵。天上麟兒
拜老僧。十七年前曾授記。寸心今託玉壺冰。指徐芝仙也。水南莊上有
髯公。與我同年話始終。留寫楞嚴了了義。鴈王共禮白雲中。指宗室拙
齋公。吞珠也。最愛紅椒晚更香。碧蘿翠竹映虛堂。胸中別有真高節。獨
對秋山畫夕陽。指借山上人也。一卷清詩冰雪寒。馬驢第一說貞觀。而
今問盡江東字。滿眼風塵見亦難。指桐城方貞觀也。海內都將詩句誇。
盡從狐媚託嬌花。長沙獨立人偏遠。望斷汀洲鴈影斜。指陳恪勤公也。
徐芬若倩輦下名家三十餘人。合作芝仙書屋圖。一時詩家分題吟詠
者六十人。博問亭分得苔云。雨後隔簾應漠漠。風前映戶自閒閒。石衣
水髮渾難辨。且對生綃一解顏。孔東塘分得竹云。舊臥芳齋竹滿欄。今
年新筍又成竿。相思烟水三千里。倩寫墨君紙上看。松江周寒溪蘇分
得沙上細草云。細如石髮千絲罥。密似秧針一抹齊。若憶虞山好風景。

無邊春色染青谿。華亭王雲岡。時鴻分得巖上小松云。纔經霜雪幾春

秋。點染青山分外幽。卻笑丈人峯下樹。千年封爵爲秦留。宗室拙齋公

分得水閣云。曲曲溪流草閣虛。主人高隱是南徐。卻疑五月江深候。滿

塢松篁讀道書。代州馮欽南。歷分得小柏林云。叢叢小柏儼千章。翠影

扶疏日月長。種近仙山樓閣地。好凝珠露待鸞皇。大興曹渭符曰。瑛分

得草亭云。小結芳亭草覆檐。周遭花藥鬪濃纖。此中好著吟詩客。敢請

徐熙筆自添。芬若後舉此圖贈余。

吳江徐電發。執中博學宏詞科。官翰林。早歲韶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

無題詩。有殘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朱長孺。鶴齡語顧茂

倫。有孝曰。此今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荊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爲上客。

又過皖江作雜感詩云。亂落楊花攪白繇。皖江江水綠于煙。南朝狎客

無人見。腸斷聲聲燕子箋。

吳人袁駿。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

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旁。聲出金石。歲葺一卷。裝褫之。積五十餘軸。

題其幘曰霜哺篇。虞山宗伯爲作識字行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人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祥符周櫟園司農

亮工

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當大疑難。神氣安閒。

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而好嘉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宦轍所至。必枉車騎過之。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著述多至數十種。贈空隱和尚俗臘詩云。生天良不易。選佛亦難成。但說慈悲力。能銷戰伐聲。病猶甘敗寺。老益賤虛名。一笑桃花發。春風第幾庚。卽與衲子往還。亦不作隨聲附和語。

蔚州魏環極尙書

象樞

性至孝。詩甚清挺。告終養時。不復通書朝士。偶

以著述寓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已。作循吏行。送人之官云。古人愛身今愛官。此身一失官何補。可稱名句。

王西樵考功

士祿

有表餘堂十笏草堂辛甲上浮等集。海內耆宿如杜

于皇孫豹人。汪茗文。尤展成諸公。論之詳矣。西樵題襄陽詩曰。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驚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其辨

香微旨所寄可知。阮亭選擇西樵詩什去一二次爲四卷，亦從其宗仰也。

徐東癡工爲詩，隱居系水之東，茅屋數椽，葭牆艾席，凝塵滿座，與同里王西樵阮亭兄弟極善。阮亭爲刻其集二百餘篇。清明詩云：今年春冷候常賒，野曠烏啼日，又斜寒食清明都已過，暮田撩亂野棠花。轉城詩云：來看東風翦柳條，土膏新軟雪全消，轉城三面無相識，黃葉隨人過板橋。又雪晴句：春來荒野無供給，雪斷柴門少送迎。又午醒句：布穀鳥鳴過麥後，採桑人去在花前。又秋柳句：爲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皆警策可誦。

高念東少宰，弟山東蒙陰人，骨清神佚，氣靜情疏，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陰，卽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爲貴人也。送人歸海陵云：紅香塵裏休回首，黃葉村中欲卜居。出入中外三十餘年，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士大夫高之。

睢州湯潛菴司空，性性至孝，潛心性命之學，作詩雄渾俊逸，讀之如在

開元天寶閒贈人云千里風塵驚短髮十年供奉憶同官送友云關河落照鄉山迥驛路鳴蟬野樹深題畫云秋林不厭靜高士自能閒盡日茅亭下開窗到遠山出語圓潤溫厚不矜才使氣宜其理學文章爲一代名人也李天生以車笠之雅刻其遺藁八卷

吳江計甫草孝廉東忍辱好奇計負經世才不得志與尤展成王阮亭交最善將至京師有作先寄所知云帝城隱隱接雲霄又見梯航萬國遙遂有黃金能市駿不妨青海看橫鷗乘風搖曳三千里感舊淒涼十四朝多少菰蘆遺老在敢將詞賦問漁樵後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地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冢顏墮荒草中求其子孫不得固請鄴中當事爲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宛陵施愚山侍講四章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爲己任作詩直追漢唐尤善五言有披拂散心顏榮落皆愉悅眷言采芝人毋使春芳歇之句漁洋謂當代詩人目曰南施北宋宋卽荔裳也

計甫草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

舵樓下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阮亭論少谷詩云。二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平生王子衡。王廷相子衡。銳意詩文。見善如不及。少谷山人鄭繼之。與王未謀面。乃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王見之。有知己之感。於鄭死後。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甫草生平奇事最多。余友朱導江眼備述之。

鄭谷口有二人。一鄭

璠

字汝器。江寧人。善八分書。兼工吟咏。一鄭

餘慶

字芷茵。歸安人。嫺經濟學。著行水金鑑。石柱記箋釋二書。鄭璠有遊山五古云。虛閣倚木末。石竇流潺湲。禽鳥得所適。嚶鳴相往還。人何獨無情。不樂真愚頑。况此衡門原本缺一字。逍遙有餘閒。肯從二仲遊。何羨三神山。海鹽陳若蘭端著閩詞百首。有句云。垂柳依依綠影生。芰荷亭館設楸枰。局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個贏。可以並美花藥矣。有集名綠窗閒詠。

淳沲河之南。柏棠村在焉。中有梁蒼巖相國

清標

別墅。相國秋憶詩云。

城東別業輞川圖手種垂楊一萬株大麓經秋霜幹冷綠烟猶似昔時無

余有別業在曲周庭前海棠忽於十月間雪中盛開大尹張若巖桐城耆宿也賦七律一首和者甚多津門閨秀許雪棠過時不嫁雅善詩文詩曰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凌寒意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憲朱門舊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缸卻恨社公無好句空教十月渡寒江汪西顯津門雜事詩云不櫛書生不畫眉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教玉杵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指雪棠也

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注蘇詩采入補遺卷中尋碑未得作詩紀事仁和沈椒園待御廷芳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貽老人并系以詩云安隱寺外安平泉殘碑撫罷懷坡仙遺篇收拾隨刊得辛苦詩翁作鄭箋以所注蘇詩未及開雕故也

願梁汾舍人貞觀風神俊朗大似過江人物無錫嚴蓀友中允錫孫贈

詩曰瞳瞳曉日鳳城開纔是仙郎下直回絳蠟未消封詔罷滿身清露

落宮槐

徐電發屬謝

彬

畫楓江漁父圖漁洋題云十載吳江狎釣絲筆牀茶具

似天隨朝來宣賜蓬池鱸卻憶鱸鄉亭畔時愚山詩秋來漠漠水漫漫

一色芙蓉十里寬不向長安飢索米那知回首憶漁竿海鹽彭羨門少

宰

孫

詩手結扶須上釣舟霜黃初落潦初收憑誰翦取吳江水并作

楓林一派愁嚴蓀友

編孫

詩瑟瑟波中一棹回鳧雛相趁小鷺猜等閒

莫道持竿手消得珊瑚架筆來益都馮文毅相國詩楓江一棹五湖

灣秋月蘆花亦等閒誰使白頭飢索米更牽魂夢到吳山皆能極道江

湖之樂者也

揚州紅橋之名自新城司寇爲司理時與諸名士觴詠而著陳其年詩

云輕紅橋上立逡巡綠水微波漸作鱗手把柳絲無一語十年春恨細

如塵一帶蕪城綠野烟三春板渚亂寒田傷心錯到平山路不獨江南

事可憐雨餘垂柳鴨頭綠日落吳天卵色紅絕似儂家罨畫裏幾層春

水幾層風人多誦之



余舊有宏覺禪師道恣手書絕句一首不知爲何人所作及閱古法語乃雲峰浴師之偈也瘦竹長松涵翠香流風疎月度微涼不知誰住原西寺每日鐘聲送夕陽余遊盤山至萬松寺亦有句云寺前青翠萬株松寺後巉巖百疊峯坐久不知天過午數聲聽打飯時鐘

周傑園司農移家白下駐節青溪桃葉烟波莫愁佳麗閒訪殆徧嘗於舟中與胡元潤談秦淮盛事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幔歌輕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簫聲只在板橋西讀之幾欲作望江南也

香林苑道士王野鶴

理題

能詩善琴有當門飛瀑布橫湖幾長松神仙

固使人難及貧賤誰云世不憎之句宗室博問亭來津深相契合問亭返都寄以詩曰舟過津門三月關碧桃花底訪仙壇別來幾許常相憶白帝西歸黃菊殘紅蘭主人呼曰采真先生

秀水僧靈淵

成潞

雲林誦暉之門人也住諸暨疊石寺能詩善飲有句

云梅花三竺雪楊柳六橋烟頗清婉可諷與余友余荆帆懸橋極善一

日偕荆帆渡錢唐江。荆帆詩云：十載輓塵爲客久，一江小雨共僧還。大有畫意。

新城有記得詩二十首。今記其四。班班車又到河閒。越燕辭巢幾歲還。記得繡堂紅燭下。有人和淚唱陽關。風回曲陌濛遊絲。新作浮萍綠漲池。記得去年今日見。石欄西畔牡丹時。鄒娜招恨爲情多。記得臨歧喚奈何。千媚中央隨處好。最難忘處是橫波。菖蒲花好乍聞名。花底從教過一生。記得回廊人語寂。卸頭纔罷月微明。

錢塘厲太鴻徵君^{以詩名海內者三十年}。有樊榭山房集十卷。清微孤峭。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今年落燈日。以手書詩筵見貽。內有紅橋春游曲曰：客愁當春亂如絲。挂在紅橋新柳枝。主人官小肯愛客。載酒呼船浪泊泊。孟婆跋扈作餘寒。玉簫吹過曲闌干。東陵飛下三青鳥。女兒破顏鈿窩小。繁華瞥眼徒紛紜。羊牛踏穿阿廢墳。隔江山映殘梅晚。招之不來殊偃蹇。主人勸客爲樂方。陳郎叩舷發老狂。高子哦詩妙五字。遊魚出聽燈在水。風花上已連清明。有約更賦麗人行。

原註此詩在甌
嶺山席上作

澤州陳說巖相國

廷敬

詩情超越筆無纖塵聞笛詩云一片長安秋月

明誰吹玉笛夜多情關山萬古無消息腸斷風前入破聲

聖上幸海子捕魚賜羣臣命賦詩初白老人時爲編修供奉內庭詩云
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稱旨內侍傳煙波釣徒查翰林蓋
同時有澹遠學士也可與春城無處不飛花韓翃同一佳話

趙秋谷贊善被放後縱情詩酒客津門時著海瀛小譜朱竹垞贈句云
閒教花底安棋局笑比紅兒狎酒人時竹垞亦居林下築室曰娛老軒
趙贈句云老爲鶯脰漁翁長閒上鴟夷估客船具見兩人高致

宋牧仲中丞家居嘗命作蘇子瞻像已侍其側後筮仕竟得黃州通守
詩名振天下其論詠物詩甚佳略曰邵青門長衡以詠物詩最難卽少
陵詠物亦非至處余云詠物有二種一種刻畫如畫家小李將軍則李

義山鄭谷曹唐是也一種寫意工者頗多要以少陵爲正宗必如青門
言詠物非少陵至處豈房兵曹馬蕃劍螢火諸什猶有所不足乎青門
又云畫鷹一首句句是畫鷹杜之佳處不在此所謂詩不必太貼切也

余於此下一轉語當在切與不切之間錢塘顧啟姬鄂幼輿室人也能詩在京師有花憐昨夜雨茶憶故山泉之句一日幼輿遠道訪牧仲牧仲贈以詩曰閨中有高詠茶憶故山泉似此驚人句難爲贈婦篇畫眉君暫輟下榻我相延賦就滕王閣靈風促轉船

作詩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詩到此句云不足爲法家初白老人有秋花詩云雨後秋花到眼明閒中扶杖繞階行畫工那識天然趣傅粉調朱事寫生此詩可與前意參看宋時或有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程子亦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若今之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知此可以言性靈

周櫟園曰朱竹初但求之楮穎閒頃過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此君亦戲著緋爲賦詩云高情直與晚楓鄰傚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河畔立支離更見囊中身櫟園在閩著閩小紀極爲該博并

論閩中詩派。明初林子羽高廷禮以聲律圓穩爲宗。厥後風流沿襲。遂成閩派。謝在杭以爲國初有十才子。宏正有鄭善夫。而嘉隆之後。則鄧副使汝高爲之冠。在杭蓋服膺王李。已而醉心於王百穀。風諧調合。不染叫囂之習者也。

宋牧仲以江西詩派論課士豫章。率昧於題旨。新建張扶長吏部素來致政家居。耄年好學。撰江西詩派圖錄。首述呂居仁所定宗派。次總論。次小傳。次與客問荅。江西派共二十五人。其次第則首山谷。漁洋論詩絕句。一代高名孰主賓。中天坡谷兩嶙峋。瓣香只下涪翁拜。宗派江西第幾人。

寧都魏叔子徵君補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挾一客過魏。丰儀甚美。不通名次。坐定。天樞揮扇不已。魏竊視扇。上有登焦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魏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魏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於此邪。於是恨相見晚。并爲作一石山房詩序。

長沙朱氏遇吳逆之亂爲營兵所掠氏志堅衆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屍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濱夢訴於父母驚起迹之獲其屍得懷閒絕句十首有云少小伶傳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又曰狂帆慘說遇雙孤掩袖潛潛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冢在姑蘇陶式南筆獵所載十首與此小異

煙草前人無詠之者韓慕廬宗伯掌翰林院事時曾命門人賦淡巴菰

淡巴菰煙草名見姚旅露書

詩多不傳惟慈谿鄭太守梁爲庶常時所作存玉堂集中海

寧陳文貞公有五律四首備錄之神農不及見博物幾曾聞似吐仙翁火初疑異草薰充腸無滓濁出口有氤氳妙趣偏相憶縈喉一朵雲異種來西域流傳入漢家醉人無藉酒欸客未輸茶莖合名承露囊應號辟邪閒來頰吐納攝衛比餐霞細管通呼吸微噓一縷煙味從無味得情豈有情牽益氣驅朝霧清心卻晝眠誰知飲食外別有意中緣清氣滌昏愁精華任咀含吸虛能化質嘗苦有餘甘燭火寒能卻長吁意似酣良宵人寂寞藉爾助高談

長洲沈礪士編修德新有說詩碎語二卷推論歷代風雅源流一一抒

其心得其自爲詩有竹嘯軒歸愚等集專宗三唐文質相麗五言及樂府尤爲擅場明妃詞云霧帳琵琶曲休彈怨恨聲無金酬畫手妾自誤平生

秋聲館吟棗仁和符聖幾之恒遺詩也聖幾爲余友藥林從姪學詩於厲徵士樊榭具有宗旨年三十三夭樊榭序其詩曰澄汰衆庸清思眇冥松寒水潔不可近睨尤工五言如燭光來樹背人語到堂襟草長橋西路菱枯水上田花寒斜更斂香澗斷微生鷗寒依葦立山靜見煙生小橋連野水虛室貯秋寒寒煙棲木末活水留城根等句絕似咸平處士

錢塘巽繼武之錫過岳墓句云丞相只憑三字獄將軍頓廢十年功渡

金陵句云潮回大江白日落萬山青西顛嘗爲余誦之尋聞轉客高淳

時有順義趙丈之璋令其地余謂之曰縣有邢孟貞其人君盍物色之

逾年得書已物故矣

周月東牌天津人賦詩務極研鍊不肯苟爲雷同有卜硯山房詩一卷嘗作詠物詩推敲一字未就語人曰吾爲此損眠兩夜矣又嘗待渡河于日已昏莫孤艇獨橫旁厓絕無人影得句云喚船人不應水應兩三聲且行且誦有同渡者見之匿笑月東傲兀自喜夷然不顧里中人爭傳述之

王瞿

曾祥

工書以詩古文鳴東南中年棄舉子業絕意仕進寄西影詩

云洛下誰營安樂窩江鄉風景更無過強禁白髮惟閒可欲附青雲奈拙何小醉花村兼草市大歡社舞及田歌緘詩爲報同門友勝事狂夫占已多跌宕自喜可以想其襟抱

染香子

陸宗蔡

吳縣人年二十未學從余讀書不數月卽解吟詠月下

觀弈詩云夜色澄泓一局成中庭地白絳河傾手停方麴渾無暑坐隱文楸靜有聲敲處不愁燈燼落看來頗稱簞紋清更闌莫便推枰去月爲閒人分外明和余人日詩云夢破琴聲春意融海門晴色上樓中誰家挑菜臨河渚幾處停鍼話土風芳草漸侵牆角綠梅花低映酒鱗紅

年年歸計輸鴻鴈。目斷南雲望碧空。皆婉約可誦。又冬日至東安道中。有風動疏林葉。橋危怯馬蹄之句。頗得鍊字法。

王正國一名舜國。號桂宮居士。金陵人。爲朝天宮道士。善畫。有吳小仙筆意。好飲。求畫者多以酒飲之。醉輒作畫。立盡數十紙。嘗於鄰屋白板上。就木節作睛。畫一龍。一夕大風雨。板上龍失所在。木節空洞如鑿。凡所繪龍。一時俱成素幅。後患痢死。遺矢治痢如神。人謂其仙去矣。吳東壁作王道士畫龍歌。朝天宮裏老居士。曾走方壺探弱水。收拾靈怪入筆端。先學小仙後道子。等閒不肯輕揮毫。不稱神書稱酒豪。求畫定載一石酒。一斟一酌心陶陶。酒酣興發重引滿。左執酒杯右執管。千紙萬紙頃刻成。牛鬼蛇神恣怪誕。落筆好寫蛟龍圖。騰身時作龍躍躍。神來拂紙一揮霍。筆勢早已凌雲衢。東鄰老翁冬作屋。四壁白板新斬木。板間雙節點漆圓。炯炯有光若張目。居士就目作龍形。攫挈夭矯龍如生。草屋時時作雲氣。爪牙鱗角生光明。一朝風雨晚大作。雷轟電掣火欲灼。雨止已失龍所在。眼睚空洞如椎鑿。一時畫龍俱無存。素幅不見筆

墨痕當是乘雲各飛去。成羣引隊翔天門。自古畫龍誇神助。葉公泯沒
僧繇著。葉公畫龍龍飛來。僧繇畫龍龍飛去。畫龍龍來龍笑人。畫龍龍
去龍乃真。真龍卽在三寸管。取多用宏推通神。居士畫不恃烘染。妙技
肯爲古人掩。精神凝聚生色相。晴自能飛何待點。居士本是神仙宗。畫
圖偶爾畱遺蹤。仙蹤渺渺不可卽。吾知居士其猶龍。詩載東壁金罄集。



蓮坡詩話跋

詩話有兩種。一是論作詩之法。引經據典。求是去非。開後學之法門。如一瓢詩話是也。一是述作詩之人。彼短此長。花紅玉白。爲近來之談藪。如蓮坡詩話是也。夫人幸生隆盛之朝。得與當代名流聯吟結社。因而摘其篇章。詳其姓氏。彙爲一編。俾後之覽者。如親見吾輩。欬於先生長者之前。而吾之篇章姓氏。亦藉此以傳。豈非人生一大快事哉。壬寅秋日。吳江沈林惠識。



說詩碎語卷上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辛亥春讀書小白陽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謾謾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元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既復乞疏源流升降之故。重郤其請。每鐘殘。鐙爇候。有觸卽書。或準古賢。或抽心緒。時日既積。紙墨遂多。命曰碎語。擬之試兒。碎盤。遇物雜陳。略無詮次也。然俱落語言文字迹矣。歸愚沈德潛題於聽松閣。

詩之爲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漢以來。樂府代興。六代繼之。流行靡曼。至有唐而聲律日工。託興漸失。徒視爲嘲風雪。弄花草。遊歷燕衍之具。而詩教遠矣。學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窮其源。猶望海者指魚背爲海岸。而不自悟其見之小也。

今雖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優柔漸漬。仰溯風雅。詩道始尊。

事難顯陳。理難言罄。每託物連類以形之。爵情欲舒。天機隨觸。每借物引懷以抒之。比興互陳。反覆唱歎。而中藏之懽愉慘戚。隱躍欲傳。其言淺。其情深也。倘質直敷陳。絕無蘊蓄。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兄弟同食。周盤誦汝墳。而爲親從征。此三詩別有旨也。而觸發乃在君臣父子兄弟。唯其可以興也。讀前人詩。而但求訓詁。獵得詞章。記問之富而已。雖多奚爲。詩以聲爲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難寫響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諷咏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古人意中。有不得不言之隱。借有韻語以傳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遠嫁。或忼慨吐臆。或沈結含悽。長言短歌。俱成絕調。若胸無感觸。漫爾抒詞。縱辦風華。枵然無有。

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如太空之中。不着一點。

如星宿之海萬源湧出如土膏既厚春雷一動萬物發生古來可語此者屈大夫以下數人而已。

以詩入詩最是凡境經史諸子一經徵引都入詠歌方別於潢潦無源

之學

曹子建善用史謝康樂善用經杜少陵經史並用

但實事費用之使活熟語費用之使新語如已

出無斧鑿痕斯不受古人束縛

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

止所不得不起起伏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

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

如禪沙僧解三體唐詩之類

不以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

試看天地間水流雲在月到風來何處著得死法

曾子固下筆時目中不知劉向何論韓愈子固之文未必高於中壘昌

黎也然立志不苟如此作詩須得此意

賈生惜誓篇曰黃鵠一舉兮見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覩天地之方員作

文作詩必置身高處放開眼界源流升降之故瞭然於中自無隨波逐

浪之弊

詩不學古謂之野體。然泥古而不能通變。猶學書者但講臨摹。分寸不失而已之。神理不存也。作者積久用力。不求助長。充養既久。變化自生。可以換却凡骨矣。

康衢擊壤。肇開聲詩。上自陶唐。下暨秦代。凡經史諸子中有韻語可采者。當歌詠之以探其原。

三百篇中四言自是正體。然詩有一言。如緇衣篇敝字。還字。可頓住作句。是也。有二言。如鰈鯨祈父。肇禋。是也。有三言。如鷄斯羽。振振鷲。是也。有五言。如誰謂雀無角。胡爲乎泥中。是也。有六言。如我姑酌彼金罍。嘉賓式燕以敖。是也。至父曰嗟予子行役。以燕樂嘉賓之心。則爲七言。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則爲八言。短以取勁。長以取妍。疎密錯綜。最是文章妙境。

二南美文王之化也。然不著一脩齊治化字。冲澹愉夷。隨興而發。有知如婦人。無知如物類。同際太和之盛。而相忘其所以然。是王風皞皞氣象。

詩有不用淺深不用變換畧易一二字而其味油然自出者妙於反覆咏歎也。芣苢殷其雷後張平子四愁得之。

雄雉末章進君子以禮身善世之道猶所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也。漢東門行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獨自愛莫爲非重言以丁寧之去風人未遠。

諷刺之詞直詰易盡婉道無窮衛宣姜無復人理而君子偕老一詩止道其容飾衣服之盛而首章末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語逗露之魯莊公不能爲父復讐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而猗嗟一詩止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章首以猗嗟二字譏歎之蘇子所謂不可以言語求而得而必深觀其意者也詩人往往如此。

州吁之亂莊公致之而燕燕一詩猶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凱風之詩猶云莫慰母心溫柔敦厚斯爲極則人有不平於心必以清比已以濁比人而谷風三章轉以溼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杜子美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亦然。

匏有苦葉刺淫亂也。中惟濟盈不濡軌二句。隱躍其詞以諷之。其餘皆說正理。使人得聞正言。其失自悟。

莊姜賢而不答。由公之惑於嬖妾也。乃碩人一詩。備形族類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盛。國俗之富。而無一言及莊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諷諫。

陟岵。孝子之思親也。三段中但念父母兄之思已。而不言己之思父母與兄。蓋一說出。情便淺也。情到極深。每說不出。

政繁賦重。民不堪其苦。而萋楚一詩。唯羨草木之樂。詩意不在文辭中也。至茗之華。明明說出。要之並爲亡國之音。

鶉鴉詩連下十予字。蓼莪詩連下九我字。北山詩連下十二或字。情至不覺音之繁。詞之複也。後昌黎南山用北山之體。而張大之。下五十餘或字然情不深而侈其詞。只是漢賦體段。

顏之推愛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謝玄愛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四語。予最愛東山三章。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末章其新孔嘉。

其舊如之何。後人閨情胎源於此。又愛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蒼涼瀟渺。欲即轉離。名人畫本。不能到也。明陳臥子謂秦人思西周之詩。卓然特見。

大小雅皆豐鎬時詩也。何以分大小。曰音體有大小。非政事有大小也。雜乎風之體者爲小。純乎雅之體者爲大。試詠鹿鳴四牡諸詩。與文王大明諸詩。氣象迥然各別。

宣王中興主也。然其後或宴起。或料民。至廢魯嬀。殺杜伯。而君德荒矣。詩人於東都朝會時。終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識之遠而諷之婉也。漢人長楊羽獵。那能有此。

鶴鳴本以誨宣王。而拉雜詠物。意義若各不相綴。難於顯陳。故以隱語爲開導也。漢枚乘奏吳王書本此。

斯干考室。無羊考牧。何等正大事。而忽然各幻出占夢。本支百世。人物富庶。俱於夢中得之。恍恍惚惚。怪怪奇奇。作詩要得此段虛景。

巷伯惡惡。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嘗留一餘地。然想其用意。正欲

激發其羞惡之本心。使之同歸於善。則仍是溫厚和平之旨也。牆茨相鼠諸詩。亦須本斯意讀。

大東之詩。歷數天漢牛斗諸星。無可歸咎。無可告訴。不得不悵望於天。若此時之天。非西周盛王時之天者然。司馬子長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得之矣。

文王七章。語意相承而下。陳思贈白馬王詩。顏延之秋胡行。祖其遺法。古人祝君如卷阿之詩。稱道願望至矣。而頌美中時寓責難。得人臣事君之義。魏人公譙。唐人應制。滿簡浮華耳。

美盛德之形容。故曰頌。其詞渾渾爾。穆穆爾。不同雅音之切響也。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故可以感格鬼神。魯諸侯也。安得有頌。至魯有頌。且祀后稷以配天。非禮矣。今讀駟以下四篇。皆僖公之詩。先儒謂季孫行父請於周而作頌。知東遷以上。魯無頌也。卽謂頌之變。亦可。

周頌和厚。魯頌誇張。商頌古質。此頌體之別。

離騷者詩之苗裔也。第詩分正變而離騷所際獨變。故有侘傺噫鬱之音。無和平廣大之響。讀其詞審其音。如赤子婉戀於父母側而不忍去。要其顯忠斥佞。愛君憂國。足以持人道之窮矣。尊之爲經。烏得爲過。楚辭託陳引喻。點染幽芬於煩亂警優之中。令人得其惻款悱惻之旨。司馬子長云。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深有取于辭之重節之複也。後人穿鑿注解。撰出提挈照應等法。殊乖其意。

騷體有少歌有倡。有亂歌。詞未申發其意爲倡。獨倡無和。總篇終爲亂。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反覆咏歎之也。漢人五言興而音節漸亡。至唐人律體興。第用意於對偶平仄間。而意言同盡矣。求其餘情動人。何有哉。

天問一篇。雜舉古今來不可解事問之。若己之忠而見疑。亦天實爲之。思而不得。轉而爲怨。怨而不得。轉而爲問。問君問他人。不得不。不容不問。之天也。此是屈大夫無可奈何處。

九歌哀而艷。九章哀而切。九歌託事神以喻君。猶望君之感悟也。九章

感悟無由。沈淵已決。不覺其激烈而悲愴也。

卜居漁父兩篇。設爲問答。以顯已意。客難解嘲之所從出也。詞義顯然。楚辭中之變體。

屈原徵箕。皆同姓之臣。離騷二十五與麥秀之歌。辭不同而旨同。

有詩說
離騷說

另出此錄其大
旨一七則

詩三百篇。可以被諸管絃。皆古樂章也。漢時詩樂始分。乃立樂府。安世房中歌。係唐山夫人所製。而清調平調瑟調。皆其遺音。此南與風之變也。朝會道路所用。謂之鼓吹曲。軍中馬上所用。謂之橫吹曲。此雅之變也。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與司馬相如諸人。略定律呂。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此頌之變也。漢以後。因之而節奏漸失。

樂府之妙。全在繁音促節。其來于于。其去徐徐。往往於迴翔屈折處。感人是卽依永和聲之遺意也。齊梁以來。多以對偶行之。而又限以八句。豈復有詠歌嗟歎之意耶。

樂府寧朴毋巧。寧踈毋鍊。張籍短歌行云。菖蒲花開月常滿。傷於巧也。

無名氏木蘭詩云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後人疑爲章元甫假託傷於鍊也古樂府聲律唐人已失試看李太白所擬篇幅之短長音節之高下無一與古人合者然自是樂府神理非古詩也明李于鱗句摹字倣并其不可句讀者追從之那得不受人譏彈

四言詩締造良難於三百篇太離不得太肖不得太離則失其源太肖祇襲其貌也章孟諷諫在鄒之作肅肅穆穆未離雅正劉琨答盧諶篇拙重之中感激豪蕩準之變雅似離而合張華二陸潘岳輩慄慄欲息矣淵明停雲時運等篇清腴簡遠別成一格

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爲標準矣就五言中較然兩體蘇李贈答無名氏十九首是古詩體廬江小吏妻羽林郎陌上桑之類是樂府體

五言古長篇難於鋪叙鋪叙中有峯巒起伏則長而不漫短篇難於收斂收斂中能含蘊無窮則短而不促又長篇必倫次整齊起結完備方爲合格短篇超然而起悠然而止不必另綴起結苟反其位兩者俱備靡言繁稱道所不貴蘇李詩言情欸欸感寤具存無急言竭論而意自

長神自遠。使聽者油油善入。不知其然而然也。是爲五言之祖。○蘇李之別。諒無會期矣。而云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何怙憫而纏綿也。後人如何擬得。

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大率逐臣棄妻。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顯言。或反覆言。初無奇闢之思。驚險之句。而西京古詩皆在其下。是爲國風之遺。

廬江小吏妻詩共一千七百四十五言。雜述十數人口中語。而各肖其聲口性情。真化工筆也。中別小姑一段。悲愴之中。自足溫厚。唐人棄婦篇直用其語。云憶我初來時。小姑始扶牀。今別小姑去。小姑如我長。下節去殷勤養公姥。好自相扶將。而忽轉二語云。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輕薄之言。了無餘味。此漢唐詩品之分。

漢五言一韻到底者多。而青青河畔草一章。一路換韻。聯折而下。節拍甚急。而枯桑知天風。二語。忽用排偶承接。急者緩之。是神化不可到境界。

文姬悲憤詩。滅去脫卸轉接之痕。若斷若續。不碎不亂。讀去如驚蓬坐振。沙磔自飛。視胡笳十八拍。似出二手。宜范史取以入傳。

蘇李以後。陳思繼起。父兄多才。渠尤獨步。使才而不矜才。用博而不逞博。鄴下諸子。文翰鱗集。未許執金鼓而抗顏行也。故應爲一大宗。

陳思極工起調。如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如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如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皆高唱也。後謝玄暉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極蒼蒼莽莽之致。

阮公詠懷。反覆零亂。興寄無端。和愉哀怨。傲詭不羈。讀者莫求歸趣。遭阮公之時。自應有阮公之詩也。箋釋者必求時事以實之。則鑿矣。劉彥和稱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當截然分道。

壯武之世。茂先休奕。莫能輕軒。二陸潘張。亦稱魯衛。左太沖拔出於衆流之中。胸次高曠。而筆力足以達之。自應盡掩諸家。鍾記室嶸季孟于潘陸間。謂野於士衡。而深於安仁。太沖弗受也。過江以還。越石悲壯。景純超逸。足稱後勁。

士衡舊推大家。然通瞻自足。而絢綵無力。遂開出排偶一家。降自齊梁。專工隊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陸氏爲之濫觴也。所撰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言志章教。惟資塗澤。先失詩人之旨。

漢魏詩只是一氣轉旋。晉以下始有佳句可摘。此詩運升降之別。

陶公以名臣之後。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託。不獨詠荊軻一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原出於應璩。目爲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晉人多尙放達。獨淵明有憂勤語。有自任語。有知足語。有悲憤語。有樂天安命語。有物我同得語。倘幸列孔門。何必不在季次原憲下。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儁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前人評康樂詩。謂東海揚帆。風日流利。此不甚允。大約匠心獨造。少規往則鈎深極微。而漸近自然。流覽閒適中。時時澹冶理趣。劉勰云。老莊

告退而山水方滋遊山水詩應以康樂爲開先也○陶詩合下自然不可及處在真在厚謝詩經營而反於自然不可及處在新在俊陶詩勝人在不排謝詩勝人正在排

鮑明遠樂府抗音吐懷每成亮節代東門行代放歌行等篇直欲前無古人

齊人寥寥謝玄暉獨有一代以靈心妙悟覺筆墨之中筆墨之外別有一段深情名理元長王融諸人未齊肩背

蕭梁之代君臣贈答亦工艷情風格日卑矣隱侯沈約短章略存古體文通江仲言何遜辭藻斐然雖非出羣之雄亦稱一時能手陳之視梁抑又

降焉子堅陰陵孝穆徐陵略具體裁專求佳句差強人意云爾

梁陳隋間專尙琢句庾肩吾云雁與雲俱陣沙將蓬共驚殘虹收宿雨缺岸上新流水光懸蕩壁山翠下添流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江總云露洗山扉月雲開石路煙隋煬帝云鳥警初移樹魚寒欲隱苔皆成名句然比之小謝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痕迹宛然矣若淵

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中有元化自在流出。烏可以道里計。

梁時橫吹曲。武人之詞居多。北音競奏。鉦鐃鏗鏘。企喻歌折楊柳歌詞。木蘭詩等篇。猶漢魏人遺響也。北齊勅勒歌。亦復相似。

北朝詞人時流清響。庾子山才華富有。悲感之篇。常見風骨。爾時徐庾並名。恐孝穆華詞。瞠乎其後矣。

子山詩不專造句。而造句亦工。步虛詞云。漢帝看桃核。齊侯問棗花。軍行云。塞迥翻榆葉。關寒落鴈毛。從軍云。地中鳴鼓角。天上下將軍。法筵云。佛影胡人記。經文漢語翻。酬薛文學云。羊腸連九阪。熊耳對雙峯。少陵所云清新者耶。而武林陳允倩謂老杜不能青出於藍。直是亦步亦趨。未免揚許失實。

隋煬帝艷情篇什。同符后主。而邊塞諸作。鏗然獨異。剝極將復之候也。

楊素幽思健筆。詞氣清蒼。後此射洪。

陳子昂

曲江。

張九齡

起衰中立。此爲勝

廣云。

古今流傳名句如思君如流水如池塘生春草如澄江淨如練如紅藥
當階翻如月映清淮流如芙蓉露下落如空梁落燕泥情景俱佳足資
吟咏然不如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忠厚悱惻得遲遲我行之意
唐顯慶龍朔間承陳隋之遺幾無五言古詩矣陳伯玉力掃俳優仰追
曩哲讀感遇等章何啻黃初正始間也張曲江李供奉繼起風裁各異
原本阮公唐體中能復古者以三家爲最

蘇李十九首後五言最勝大率優柔善入婉而多風少陵才力標舉縱
橫揮霍詩品又一變矣要其感時傷亂憂黎元希稷卨生平抱負悉流
露於楮墨間詩之變情之正也宜新甯高氏別爲大家

五言長篇固須節次分明一氣連屬然有意本連屬而轉似不相連屬
者叙事未了忽然頓斷插入旁議忽然聯續轉接無象莫測端倪此運
左史法於韻語中不以常格拘也千古以來且讓少陵獨步

少陵新婚別云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近於怨矣而君今往死地以
下層層轉換勉以努力戎行發乎情止乎禮義也羌村首章與綢繆詩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見此粲者東山詩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同一神理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閒遠儲太祝有其朴實韋左司有其冲和柳儀曹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

才大者聲色不動指顧自如太白五言妙於神行昌黎不無蹶張矣取其意規于正雅道未漸

孟東野詩亦從風騷中出特意象孤峻元氣不無斲削耳以郊島並稱銖兩未敵也元遺山云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合在元龍百尺樓揚韓抑孟毋乃太過○韓孟聯句體可偶一爲之連篇累牘有傷詩品

大風柏梁七言權輿也自時厥後如魏文燕歌行陳琳飲馬長城窟鮑照行路難皆稱傑構唐人起而不相沿襲變態備焉學七言古詩者當以唐代爲楷式○班史東方朔傳云八言七言上下然東方詩不傳而八言體後人亦無繼之者

文以養氣爲歸。詩亦如之。七言古或雜以兩言三言四言五六言。皆七言之短句也。或雜以八九言十餘言。皆伸以長句。而故欲振蕩其勢。廻旋其姿也。其間忽疾忽徐。忽翕忽張。忽渟滢。忽轉掣。乍陰乍陽。屢遷光景。莫不有浩氣鼓盪其機。如吹萬之不窮。如江河之滔漭而奔放。斯長篇之能事極矣。四語一轉。蟬聯而下。特初唐人一法。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也。

歌行起步宜高唱而入。有黃河落天走東海之勢。以下隨手波折。隨步換形。蒼蒼莽莽中。自有灰線蛇踪。蛛絲馬跡。使人眩其奇變。仍服其警嚴。至收結處。紆徐而來者。防其平行。須作斗健語以止之。一往峭折者。防其氣促。不妨作悠揚搖曳語以送之。不可以一格論。

轉韻初無定式。或二語一轉。或四語一轉。或連轉幾韻。或一韻疊下幾語。大約前則舒徐。後則一滾而出。欲急其節。拍以爲亂也。此亦天機自到。人工不能勉強。

詩篇結局爲難。七言古尤難。前路層波疊浪而來。略無收應。成何章法。

支離其詞亦嫌煩碎。作手於兩言或四言中層層照管而又能作神龍掉尾之勢神乎技矣。

高岑王李頤四家每段頓挫處略作對偶於局勢散漫中求整飭也。李杜風雨分飛魚龍百變讀者又爽然自失。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自湧白雲卷舒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力也集中笑矣乎悲來乎懷素草書歌等作開出淺率一派王元美稱爲百首以後易厭此種是也。或云此五代庸妄子所擬。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極後賢未易追逐。○夔州以後比之掃殘毫穎時帶頽禿。

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姪王珣評事篇中上云天下亂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說出某人而下倒補云秦王時在座真氣驚戶牖此其法也麗人行篇中賜名大國號與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

反接法。述懷篇云。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若云不見消息來。平平語耳。此云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斗覺驚心動魄矣。又有透過一層法。如無家別篇中云。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擊。無家客而遣之。從征極不堪事也。然明說不堪。其味便淺。此云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轉作曠達。彌見沉痛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沲。秦東亭。簡薛華。醉歌突接氣酣。日落西風來。上寫情欲盡未盡。忽入寫景。激壯蒼涼。神色俱王。皆此老獨開生面處。

三句一轉。秦皇嶧山碑文法也。元次山中興頌用之。岑嘉州走馬川行亦用之。而三句一轉中。又句句用韻。與嶧山碑又別。

歌行轉韻者。可以雜入律句。借轉韻以運動之。純綿裹針。軟中自有力也。一韻到底者。必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稍混律句。便成弱調也。不轉韻者。李杜十之一二。李如粉圖山水歌。杜如哀王孫瘦馬行韻。韓昌黎十之八九。後歐蘇諸公。皆

以韓爲宗。○或問何者古詩中律句。曰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何者別於律句。曰五岳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

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一篇中。封狼生。豸生。貔生。貔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獨四言大篇。如元和聖德。平淮西碑之類。義山所謂句奇語重。點竄塗改者。雖司馬長卿亦當歛手。

白樂天詩。能道盡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諷諭一卷。使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亦風人之遺意也。惟張文昌王仲初樂府。專以口齒利便勝人。雅非貴品。

仲初當窓織云。當窓却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人即無志節。何至羨青樓倡邪。文昌節婦吟云。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贈珠者知有夫。而故近之。更變於羅敷之使君也。猶感其意之纏綿耶。雖云寓言贈人。何妨圓融其辭。然君子立言。故自有則。

李長吉詩。每近天問招魂。楚騷之苗裔也。特語語求工。而波瀾堂廡又窄。所以有山節藻稅之諠。杜牧之謂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可以奴僕命。

騷果天假以年所造遂止此乎○王元美云奇過則凡學長吉者宜知之

五言律陰鏗何遜庾信徐陵已開其體唐初人研揣聲音穩順體勢其製乃備神龍之世陳杜沈宋渾金璞玉不須追琢自然名貴開寶以來李太白之明麗王摩詰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揚鑣並推極勝杜子美獨闢畦徑寓縱橫排募於整密中故應包涵一切終唐之世變態雖多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以此求之有餘師焉

起手貫突兀王右丞風勁角弓鳴杜工部莽莽萬重山帶甲滿天地岑嘉州送客飛鳥外等篇直疑高山墜石不知其來令人驚絕中聯以虛實對流水對爲上卽徵實一聯亦宜各換意境略無變換古人所輕卽如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嘗不是佳句然王元美以其寫景一例少之至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宋人已議之矣

三四語多流走亦竟有散行者然必有不得不散之勢乃佳苟艱於屬對率爾放筆是借散勢以文其陋也又有通體俱散者李太白夜泊牛

落孟浩然晚泊潯陽釋皎然尋陸鴻漸等章興到成詩人力無與匪垂
典則偶存標格而已外是八句平對五六散行前半扇對之式皆極詩
中變態

三四貴勻稱承上斗峭而來宜緩脉赴之五六必聳然挺拔別開一境
上既和平至此必須振起也崔司勳贈張都督詩出塞清沙漠還家拜
羽林和平矣下接云風霜臣節苦歲月主恩深杜工部送人從軍詩今
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和平矣下接云好武甯論命封侯不計年泊岳
陽城下詩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和平矣下接云留滯才難盡艱危
氣益增如此拓開方振得起溫飛卿商山早行於雞聲茅店月人跡板
橋霜下接櫺葉落山路枳花明驛墻周處士朴賦董嶺水於禹力不到
處河聲流向西下接過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便覺直場下去
中二聯不宜純乎寫景如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
下漁舟景象雖工詎爲模楷至宋陸放翁八句皆寫景矣
收束或放開一步或宕出遠神或本位收住張燕公不作邊城將誰知

恩遇深。就夜飲收住也。王右丞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從解帶彈琴。宕出遠神也。杜工部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就畫鷹說到真鷹。放開一步也。就上文體勢行之。

唐玄宗劍閣橫雲峻一篇。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篇。神完氣足。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此律詩正體。而太白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一氣直下。不就羈縛。右丞萬壑樹參天。千山響杜鵑。山中一夜雨。樹杪百重泉。分頂上二語而一氣赴之。尤爲龍跳虎臥之筆。此皆天然入妙。未易追摹。

大曆後漸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未完。辭意新而風格自降矣。劉隨州工於鑄語。不傷大雅。然老至居人下。春歸在客先。萬里通秋雁。千峰共夕陽。名儻有餘。自非盛唐人語。賈長江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溫飛卿古戍落黃葉。浩然離故關。卑靡時乃有此格。後惟馬戴亦間有之。

七言律平叙易于徑遂。雕鏤失之佻巧。比五言爲尤難。貴屬對穩。貴遣

事切貴捶字老貴結響高而總歸於血脉動盪首尾渾成後人祇於全篇中爭一聯警拔取青妃白有句無章所以去古日遠

沈雲卿龍池樂章崔司勳黃鶴樓詩意得象先縱筆所到遂擅古今之奇所謂章法之妙不見句法句法之妙不見字法者也

雲卿獨不見一章骨高氣高色澤情韻俱高視中唐鶯啼燕語報新年詩味薄語纖牀分上下

王維李頎崔曙張謂高適岑參諸人品格既高復饒遠韻故爲正聲老杜以宏才卓識盛氣大力勝之讀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諸將五首不廢議論不棄藻績籠蓋宇宙鏗憂韶鈞而橫縱出沒中復含醞藉微遠之致目爲大成非虛語也明嘉隆諸子轉尊李頎鍾譚於杜律中轉斥秋興諸篇而推南極老人自有星幾章何啻噉嚙

大曆十子後劉夢得骨幹氣魄似又高於隨州人與樂天並稱緣劉白有倡和集耳白之淺易未可同日語也蕭山毛大可尊白詘劉每難測其指趣○柳子厚哀怨有節律中騷體與夢得故是敵手

義山近體。襲績重重。長於諷諭。中多借題。摠抱遭時之變。不得不隱也。詠史十數章。得杜陵一體。至云。但須鸞鷲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不媿讀書人持論。

溫李擅長。固在屬對精工。然或工而無意。譬之剪綵爲花。全無生韻。弗尙也。義山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飛卿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對句用逆挽法。詩中得此一聯。便化板滯爲跳脫。晚唐人詩。鸞鷲飛破夕陽煙。水面風回聚落花。芰荷翻雨潑鴛鴦。固是好句。然句好而意盡。句中矣。又張蠙洞庭湖詩。青草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烟。綠楊一語。分明邨港小景。賦洞庭湖宜爾邪。破字聚字。潑字。撲字。求新在此。不登大雅之堂。正在此。

長律所尙。在氣局嚴整。屬對工切。段落分明。而其要在開闔相生。不露鋪叙。轉折過接之迹。使語排而忘其爲排。斯能事矣。唐初應制贈送諸篇。王楊盧駱。陳杜沈宋。燕許曲江。並皆佳妙。少陵出而瑰奇鴻麗。一變故方。後此無能爲役。元白滔滔百韻。俱能工穩。但流易有餘。鎔裁未足。

每爲淺率家效顰。溫李以下。又無論已。七言長律。少陵開出。然清明等篇。已不能佳。何況學步餘子。

絕句。唐樂府也。篇止四語。而倚聲爲歌。能使聽者低徊不倦。旗亭伎女。猶能賞之。非以揚音抗節。有出于天籟者乎。著意求之。殊非宗旨。

五言絕句。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蘇州之古澹。並入化機。而三家中。太白近樂府。右丞蘇州近古詩。又各擅勝場也。他如崔顥長干曲。金昌緒春怨。王建新嫁娘。張祐宮詞等篇。雖非專家。亦稱絕調。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爲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絃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

王龍標絕句。深情幽怨。意旨微茫。昨夜風開露井桃。一章。只說他人之承寵而已之失寵。悠然可思。此求響於絃指外也。玉顏不及寒鴉色。兩言。亦復優柔婉約。

秦時明月一章。前人推獎之。而未言其妙。蓋言師勞力竭。而功不成。絃將非其人之故。得飛將軍備邊。邊烽自熄。卽高常侍燕歌行。歸重至今。

人說李將軍也。防邊築城起於秦漢。明月屬秦。關屬漢。詩中互文。

李滄溟推王昌齡秦時明月爲壓卷。王鳳洲推王翰蒲萄美酒爲壓卷。本朝王阮亭則云必求壓卷。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亦無出四章之右者矣。滄溟鳳洲主氣。阮亭主神。各自有見。愚謂李益之回樂峰前。柳宗元之破額山前。劉禹錫之山園故國。杜牧之烟籠寒水。鄭谷之揚子江頭。氣象稍殊。亦堪接武。

詩有當時盛稱而品不貴者。王維之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之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之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之劉項原來不讀書。此粗派也。朱慶餘之鸚鵡前頭不敢言。此纖小派也。張祜之淡掃蛾眉朝至尊。李商隱之薛王沉醉壽王醒。此輕薄派也。又有過作苦語而失者。元稹之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船窗。情非不摯。成蹙蹙聲矣。李白楊花落盡子規啼。正不須如此說。



說詩碎語卷下

長洲沈德潛確士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宋初臺閣倡和多宗義山名西崑體

以義山爲崑體者非是

梅聖俞蘇子美起而矯

之盡翻科白蹈厲發揚才力體製非不高於前人而淵涵淳澹之趣無

復存矣歐陽七言古專學昌黎然意言之外猶存餘地

王介甫才力頗張而意味較薄桃花源一篇外良楛互見矣王逢力求

生新亦同時之錚錚者

蘇子瞻胸有洪爐金銀鉛錫皆歸鎔鑄其筆之超曠等於天馬脫羈飛

僊遊戲窮極變幻而適如意中所欲出韓文公後又開闢一境界也元

遺山云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嫌其有破壞唐體之意然

正不必以唐人律之蘇門諸君子清才林立並入窠中猶之芻蕘已○

蘇詩長於七言短於五言工於比喻拙於莊語

劍南集原本老杜殊有獨造境地但古體近粗今體近滑遜於杜之沈

雄騰踔耳。明代楊君謙本朝楊芝田專錄其歎老嗟卑之言。恐非放翁
知已。

放翁七言律。隊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然朱竹垞摘其雷同
之句。多至四十餘聯。緣放翁年八十餘。六十年間萬首詩後。又添四千
餘首。詩篇太多。不暇持擇也。初不以此遂輕放翁。然亦足爲貪多者鏡
矣。○八句中上下時不承接。應是先得佳句。續成首尾。故神完氣厚之
作。十不得其二三。

南渡後詩。楊廷秀推尤蕭范陸四家。謂尤延之。

表蕭東夫

德范致能

大成

陸務觀

游

也。後去東夫。易以廷秀。稱尤楊范陸。蕭幾不能舉其名氏。而

詩亦散逸矣。傳其詠梅云。百千年薜著枯樹。一兩點花供老枝。又云。湘

妃危立凍蛟背。海月冷挂珊瑚枝。意子子求新。而入於澁體者邪。

朱子五言。不必嶄絕凌厲。而意趣風骨自見。知爲德人之音。

西江派。黃魯直太生。陳無已太直。皆學杜而未嘖其齷者。然神理未泯。
風骨獨存。南渡以下。范石湖變爲恬緜。楊誠齋鄭德源變爲諧俗。劉潛

夫方巨山之流變爲纖小而四靈諸公之體方幅狹隘令人一覽易盡亦爲不善變矣。

蘇李數篇老杜奉爲吾師不朽之作不必務多也楊誠齋積至二萬餘周益公如之以多爲貴無如此二公者然排沙簡金幾於無金可簡亦安用多爲哉。

宋末謝皋羽晞髮集意生語造古體欲獨闢町畦方之元和時在盧仝劉乂之列。

宋詩中如卷簾通燕子織竹護雞孫爲護貓頭笋因編麋眼籬風來嫩柳搖官綠雲起奇峯湧帝青遠近笋爭滕薛長東西鷗背晉秦盟皆卑卑者至若見江魚應慟哭此中曾有屈原墳則怪矣脚跟頭上兩青天月子灣灣照九州則俚矣學宋人者并無宋人學問而但求工對偶之間

如木上座竹夫人題
盾日展禽風之類

曲琴里巷之語舍大聲而愛折楊皇琴宜識者之不

欲觀也擴清俗諦以求大方斯真宋詩出矣○春水渡瀉渡夕陽山外山何工於着景也客游兒廢學身拙婦持家何工於言情也此種何嘗

不是宋詩。

谷音一卷係宋遺民詩皆不落塵瀾清鏘可誦者月泉吟社一卷便不足觀。

中州集錢牧齋極爲獎激然可取者元裕之小序詩品薄弱又在南宋諸公下也集中所傳如好景落誰詩句裏蹇驢駝我畫圖間好句不過爾爾王元美謂直於宋而大淺質於元而少情豈苛論哉。

元裕之七言古詩氣王神行平蕪一望時常得峯巒高插濤瀾動地之槩又東坡後一能手也絕句寄託遙深如出都門過故宮等篇何減讀庚蘭成哀江南賦。

虞楊范揭四家詩品相敵中又以漢廷老吏

伯生自評其詩

爲最他如吳淵穎之

兀冪迺易之之流利薩天錫之穠鮮耀艷故應並張一軍趙王孫暨金華諸子聲價雖高未宜方駕。

鐵崖樂府詆訛者比於妖魅然廉折稜稜異于男子而巾幗服者論宋元詩不必過於求全也鐵門諸子中玉筍生亦復可采過此以往近乎

填詞等之自郤已

元季都尙詞華。劉伯溫獨標骨幹。時能規撫杜韓。高季迪出入於漢魏。六朝唐宋諸家。特才調過人。步履未化。故變元風則有餘。追大雅猶不足也。要之明初辭人。以二公爲冠。袁景文凱次之。楊孟載基次之。張志道以次之。徐幼文貞張來儀羽又次之。高楊張徐之名。特並舉於北郭十子中。初非通論。

張志道送阮子敬一篇。連跗接萼。神似飲馬長城詩。袁景文題蘇李泣別圖。神韻雙絕。應在劉賓客李庶子間。

高典籍棟長於五言。如海國霜氣涼。秋聲落遙野。飛雨霞際晴。夕陽雁邊下。風致疑出常建。閩中林子羽輩。未之或先。

永樂以還。崇臺閣體。諸大老倡之。衆人應之。相習成風。靡然不覺。李賓之東陽力挽頽瀾。李陽何繼之。詩道復歸於正。

李獻吉雄渾悲壯。鼓盪飛揚。何仲默秀朗俊逸。廻翔馳驟。同是憲章。少陵而所造各異。駸駸乎一代之盛矣。錢牧齋信口拈拮。謂其摹擬剽賊。

同於嬰兒學語。至謂讀書種子。從此斷絕。此爲門戶起見。後人勿矮人看場可也。○兩人學少陵。實有過於求肖處。錄其所長。指其所短。庶足服北地信陽之心。

徐昌穀大不及李。高不及何。而倩朗清潤。骨相嶽嶽。自能獨尊。吳體邊庭實。王子衡同羽翼。李何而地位少下。康對山涉筆庸庸。一往易盡。七子之名。不必存也。

僧雪江送王伯安謫龍場驛丞云。蠻烟瘦馬經荒驛。瘴雨寒鷄夢早朝。上句寫遠竄景色。人猶能之下。則文成之忠愛俱見矣。又趙鶴登岱云。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地自東迴。胸中不知吞幾雲夢也。

楊用脩負高明伉爽之才。沈博絕麗之學。隨物賦形。空所依傍。讀宿金沙江錦津舟中諸篇。令人對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諸子外。拔戟自成一隊。○五言非用脩所長。過于穠麗。轉落凡近也。同時有薛君采。趙稍

後有高子業。

叔

並以冲淡爲宗。五言古風。獨饒高韻。後華子潛。希章

柳之風。四皇甫

冲淡

仰三謝之體。雖未穿溟滓。而氛垢已離。正嘉之際。

稱爾雅云

王元美天分既高。學殖亦富。自珊瑚木難及。牛溲馬勃。無所不有。樂府古體。卓爾成家。七言近體。亦規大方。而鍛鍊未純。且多酬應牽率之態。李于鱗擬古詩。臨摹已甚。尺寸不離。固足招詆諆之口。而七言近體。高華矜貴。脫去凡庸。正使金沙並見。自足名家。過於回護。與過於掎擊。皆偏私之見耳。

謝茂秦古體。局於規格。絕少生氣。五言律句。烹字鍊氣。逸調高。集中雲出三邊外。風生萬馬間。人吹五更笛。月照萬家霜。絕漠兼天盡。交河蕩日寒。夜火分千樹。春星落萬家。高岑遇之行。當把臂。七言送謝武選一章。隨題轉摺。無迹有神。與高青丘送沈左司詩。並推神來之作。

王李既興。輔翼之者。病在沿襲雷同。攻擊之者。又病在翻新吊詭。一變爲袁中郎兄弟之詼諧。再變爲鍾伯敬譚友夏之僻澁。三變爲陳仲醇程孟陽之纖佻。廻視嘉靖諸子。又古民之三疾矣。論者獨推孟陽。歸咎王李。而并刻論李何。爲作俑之始。其然豈其然乎。

萬曆以來高景逸

龍

歸季思

子

五言雅淡清真得陶公意趣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

詩至鍾譚諸人衰極矣陳大樽墜闢榛蕪上窺正始可云枇杷晚翠
寫竹者必有成竹在胸謂意在筆先然後著墨也慘澹經營詩道所貴
倘意旨間架茫然無措臨文敷衍支支節節而成之豈所語於得心應
手之技乎

古人不廢鍊字法然以意勝而不以字勝故能平字見奇常字見險陳
字見新朴字見色近人挾以鬪勝者難字而已

點染風花何妨少爲失實若小小送別而動欲沾巾聊作旅人而便云
萬里登陟培塿比擬華嵩偶遇庸人頌言良哲以至本居泉石更懷遜
世之思業處歡娛忽作窮途之哭準之立言皆爲失體記曰志之所至
詩亦至焉本乎志以成詩惡有數者之患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藻過穠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

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

者盡而無餘。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中病痛。如唐人中少陵故多忠愛之詞。義山間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卽偶爾賦物。隨境寫懷。亦必云主某事。刺某人。水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鍾伯敬云。但欲洗去故常語。然別開一徑。康廋有弗踐者焉。故器不尙象。淫巧雜陳。聲不和律。艷詆競響。此持論極善。且似自矜其失處。蓋詩當求新於理。不當求新於徑。譬之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未嘗有兩日月也。

援引典故。詩家所尙。然亦有羌無故實。而自高臆陳。卷軸而轉卑者。假如作田家詩。只宜稱情而言。乞靈古人。便乖本色。

嚴儀卿有詩有別才。非關學也。之說。謂神明妙悟。不專學問。非教人廢學也。誤用其說者。固有原伯魯之譏。而當今談藝家。又專主漁獵。若家有類書。便成作者。究其流極。厥弊維鈞。吾恐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

擬古詠懷斷不宜入近世事與近世字面錦繡同裘嫌不稱也若本叙述近事卽方言謠諺不妨引入顧用之何如耳

樂府中不宜雜古詩體恐散朴也作古詩正須得樂府意古詩中不宜雜律詩體恐凝滯也作律詩正須得古風格與寫篆八分不得入楷法寫楷書宜入篆八分法同意

詠古詩未經闡發者宜援據本傳見微顯闡幽之意若前人久經論定不須人云亦云王摩詰西施詠李東川謁夷齊廟或別寓興意或淡淡寫景以避雷同勦說此別行一路法也

太冲詠史不必專詠一人專詠一事已有懷抱借古人事以抒寫之斯爲千秋絕唱後人粘着一事明白斷案此史論非詩格也至胡曾絕句百篇尤爲墮入惡道

懷古必切時地老杜公安縣懷古中云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簡而能該眞史筆也劉滄咸陽鄭都長洲諸詠設色寫景可互相統易是以酬應爲懷古矣許渾稍可觀然落句往往入套

遊山詩永嘉山水主靈秀謝康樂稱之蜀中山水主險隘杜工部稱之
永州山水主幽峭柳儀曹稱之略一轉移失却山川真面

詠物小小體也而老杜詠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堪託死生
德性之調良俱爲傳出鄭都官詠鷓鴣則云兩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
陵廟裏啼此又以神韻勝也彼胸無寄託筆無遠情如謝宗可瞿佑之
流直猜謎語耳

唐以前未見題畫詩開此體者老杜也其法全在不粘畫上發論如題
畫馬畫鷹必說到真馬真鷹復從真馬真鷹開出議論後人可以爲式
○又如題畫山水有地名可按者必寫出登臨憑弔之意題畫人物有
事實可拈者必發出知人論世之意本老杜法推廣之才是作手

古人詠雪多偶然及之漢人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謝康樂明月照
積雪王龍標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何天真絕俗也鄭都官亂飄僧
舍茶烟濕密灑歌樓酒力微已落坑塹矣昌黎之凹中初蓋底凸處盡
成堆張承吉之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天飛是成底語○東坡

尖叉韻詩。偶然遊戲。學之恐入於魔。

詠梅詩。應以庾子山之枝高出手寒。蘇東坡之竹外一枝斜。更好爲上。林和靖之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高季迪之流水空山見一枝。亦能象外孤寄。餘皆刻畫矣。杜少陵之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爲看去。亂鄉愁。此純乎寫情。以事外賞之可也。○東坡詩幽尋盡處見桃花。又云竹外桃花三兩枝。自是桃花名句。

隱侯云。彈丸脫手。固是詩家妙喻。然過熟則滑。唯生熟相濟。於生中求熟。熟處帶生。方不落尋常蹊徑。

一首有一首章法。一題數首。又合數首爲章法。有起有結。有倫序。有照應。若闕一不得。增一不得。乃見體裁。陳思贈白馬王謝家兄弟酬答。子美遊何將軍園之類。是也。又有隨所興觸。一章一意。分觀錯雜。總述纍纍。射洪感遇。太白古風。子美秦州雜詩之類。是也。後人一題至十數章。甚或二三十章。然意旨辭采。彼此互犯。雖構多篇。索其指歸。一章可盡。不如割愛之爲愈已。

詩不可不造句。江中日早。殘冬立春。亦尋常意思。而王灣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一經錘鍊。便成警絕。宜張曲江懸以示人。

詩中韻脚。如大厦之有柱石。此處不牢。傾折立見。故有看去極平。而斷難更移者。安穩故也。安穩者。牢之謂也。杜詩懸崖置屋牢。可悟韻脚之法。

對仗固須工整。而亦有一聯中本句自爲對偶者。五言如王摩詰。緒圻將赤岸。擊汰復揚舲。七言如杜必簡。伐鼓撞鐘驚海上。新妝絳服照江東。杜子美。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之類。方板中求活時。或用之。

律詩起句。可不用韻。故宋人以來。有入別韻者。然必於通韻中借入。如冬韻詩起句入東。支韻詩起句入微。豪韻詩起句入蕭。肴是也。若庚青韻詩起句入真。文寒刪。先韻詩起句入覃鹽咸。亂雜不可爲訓。

寫景寫情。不宜相礙。前說晴。後說雨。則相礙矣。亦不可犯複。前說沅澧。後說衡湘。則犯複矣。卽字面亦須避忌字同義異者。或偶見之。若字義

俱同必從更易如暮雲空磧時驅馬玉靶角弓珠勒馬終是右丞之累
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改則弊病去長吟則神味出

詩中高格入詞便苦其腐詞中麗句入詩便苦其纖各有規格在也然
腐之爲病填詞者每知之纖之爲病作詩者未盡知之

古人同作一詩不必同韻卽同韻亦在一韻中不必句句次韻也自元
白創始而皮陸倡和又加甚焉以韻爲主而以意相從中有欲言不能
通達矣近代專以此見長名曰和韻實則趨韻宜血脉橫亘句聯意斷
也有志之士當不囿於俗

毛稱黃云詩必相題猥瑣尖新淫褻等題可無作也詩必相韻故拈險
俗生澁之韻可無作也昏昏長夜得此豁然

雜體有大言小言兩頭纖纖五雜組離合姓名五平五仄十二辰回文
等項近於戲弄古人偶爲之然而大雅弗取

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試思二雅中何處無議論
杜老古詩中奉先詠懷北征八哀諸作近體中蜀相詠懷諸葛諸作純

乎議論。但議論須帶情韻以行。勿近儻父面目耳。戎昱和蕃云。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亦議論之佳者。

不讀唐以後書。固李北地欺人語。然近代人詩。似專讀唐以後書矣。又或舍九經而徵佛經。舍正史而搜稗史小說。且但求新異。不顧理乖。淮兩別風。貽譏踏駁。不如布帛菽粟。常足厭心切理也。

錢郎贈送之作。當時引以爲重。應酬詩。前人亦不盡廢也。然必所贈之人。何人所往之地。何地。一一按切。而復以已之情性流露於中。自然可詠可歌。非幕下張君房輩所能代作。

詩本六籍之一。王者以之觀民風。考得失。非爲艷情發也。雖四始以後。離騷興美人之思。平子有定情之詠。然詞則託之男女。義實關乎君父友朋。自梁陳篇什。半屬艷情。而唐末香奩。益近褻嫚。失好色不淫之旨矣。此旨一差。日遠名教。

詩貴寄意。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李太白子夜吳歌。本閨情語。而忽翼罷征。經下邳圯橋。本懷子房。而意實自寓。遠別離。本詠英皇。而借以咎

肅宗之不振。李輔國之擅權。杜少陵玉華宮云。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傷唐亂也。九成宮云。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垂夏殿監也。他若風貴妃之釀亂。則憶王母於宮中。刺花敬定之僭竊。則想新曲於天上。凡斯託旨。往往有之。但不如三百篇有小序可稽。在讀者以意逆之耳。漢人羽林郎篇。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一鬢五百萬。兩鬢千萬餘。陌上桑篇。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綳綺爲下裙。紫綺爲上襦。焦仲卿妻篇。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何工於賦美人也。而其原出於碩人之美莊姜。古人重其行。兼及其容。婦容不與德言工並列邪。

唐時五言以試士。七言以應制。限以聲律。而又得失諛美之念。先存於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宜其言之難工也。錢起湘靈鼓瑟。王維奉和聖製雨中春望外。傑作寥寥。略觀可矣。

何景明明月篇序。大意謂子美七言詩。詞固沈着。而調失流轉。不如唐初四子音節可歌。蓋以子美爲歌詩之變體。而四子猶三百之遺風也。

然子美詩每從風雅中出。未可執詞調一節以議之。王阮亭論詩云。接迹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能不被前人瞞過。

杜詩江山如有待。花柳自無私。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俱入理趣。邵子則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理語成詩矣。王右丞詩。不用禪語。時得禪理。東坡則云。兩手欲遮瓶裡雀。四條深怕井中蛇。言外有餘味耶。

王右軍作字。不肯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復然。一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了不可得。所以推詩中之聖。

杜詩別於諸家。在包絡一切。其時露敗缺處。正是無所不有處。評釋家必代爲辭說。或周遮徵引。以斡旋之。甚有以時文法解說杜詩。斷斷於提伏串插間者。浣花翁有知。定應齒冷。

殷璠云。名不副實。才不合道。縱權壓梁竇。吾無取焉。芮挺章云。道苟可

得不棄於厮養。事非適理。何貴於膏粱。真能特立不昧心語。

高仲武以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謂工於發端。然暮蟬落葉。有兩景乎。不可聽豈堪聞。有兩意乎。此持論未當處。

曹子建棄婦篇。筆妙何減長門。然二十四語中。重二庭韻。二靈韻。二鳴韻。二成韻。古人雖有之。不得引爲口實。

古人有誤用事實處。弦高本犒秦師。謝康樂云。弦高犒晉師。莊子柳生左肘。柳瘍類也。王右丞老將行云。今日垂楊生左肘。是以瘍爲樹矣。又衛青不敗由天幸句。誤用霍去病事。而高常侍送渾將軍出塞。亦云衛青未肯學孫吳。同時誤用。未知何故。

張承吉以金山詩折服徐凝。然中惟頡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東坡貶徐凝一條。界破青山色。爲惡詩。而不指摘承吉。或偶然未及爾。

姜白石詩說。謂一篇之妙。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辭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辭盡意不盡。又有意盡辭不盡。剡溪歸櫂是也。辭意俱不盡。溫伯雪

子是也微妙語言諸家未到。

唐詩選自殷璠高仲武後雖不皆盡善然觀其去取各有指歸唯王介甫百家詩選雜出不倫大旨取和平之音而忽入盧仝月蝕斥王摩詰韋左司而王仲初多至百首此何意也勿佈其盛名珍爲善本。

韋穀才調集選固多明麗之篇然如會真詩及隔墻花影動等作亦采入太白摩詰之後未免雅鄭同奏矣奈何闡揚其體以教當世耶。

方虛谷瀛奎律髓去取評點多近凡庸特便於時下捉刀人耳鼓吹一書錄名元遺山者尤爲下劣學者以此等爲始基汨沒靈臺後難洗滌昔康崑崙

學琵琶段師令其十年不近樂器洗盡邪雜方許受教作詩家毋誤入路頭爲康崑崙之續也。

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嚴滄浪云羚羊挂角無跡可求蘇東坡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阮亭本此數語定唐賢三昧集○木玄虛云浮天無岸杜少陵云鯨魚碧海韓昌黎云巨刃摩天惜無人本此定詩。

韓子高於孟東野。而爲雲爲龍。顧四方上下逐之。歐陽子高於蘇梅。而以黃河清。鳳凰鳴比之。蘇子高於黃魯直。而已所賦詩。云效魯直體。以推崇之。古人胸襟廣大爾許。

記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凡習於聲歌之道者。鮮有不和平其心者也。今人忌才揚己。擅拳露臂。觀其意氣。可覘所養矣。

負罪引慝。思古無訛。際人倫之窮者。何厚於自責也。卽涕泣關弓。情非得已然。惟餘怨艾之意。不聞訶讓之詞。乃有遭讒異於正則。處變異於小弁。而忿語諄情。動相譏議。小則見絕於友朋。大則獲戾於君父。君子憂之矣。盡言翹過。國佐已然。綴文之士。其知所節焉。

性情面目。人人各具。讀太白詩。如見其脫屣千乘。讀少陵詩。如見其憂國傷時。其世不我容。愛才若渴者。昌黎之詩也。其嬉笑怒罵。風流儒雅者。東坡之詩也。卽下而賈島李洞輩。拈其一章一句。無不有賈島李洞

者存。倘詞可餽貧，工同擊柝，而性情面目，隱而不見，何以使尙友古人者，讀其書，想見其爲人乎？

美人佳人，初無定稱。簡兮以西周盛王爲美人，離騷以君爲美人，漢武以賢士爲佳人，光武稱陸閔爲佳人，而蘇蕙稱寶滔云：非我佳人，莫之能解。又婦人以男子爲佳人矣。○九歌思夫君兮太息，指雲中君也。思夫君兮未來，指湘夫人也。孟浩然衡門猶未掩，佇立望夫君，指王白雲也。夫讀同扶音，猶之子之稱，非婦人目其所天之謂。

樂府鰕鮒篇，鮒同蟬，水族之細者。從且不從，且李于鱗誤用鰕鮒，押入魚虞韻。後人讀同疽音，不知其非也。古人造字，有鮒無鮒，看說文等書自見。○吳地有鮒山，見越絕書，今亦誤爲鮒山。

漕者，以水通輸之謂。讀去聲。昌黎通波非難圖，尺水乃可漕，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可證也。惟泉水章思須與漕，載馳章言至於漕，屬衛邑者，當平聲讀。又雍字如時雍，辟雍，肅雍，作和字訓者，俱平聲。雍州之雍，屬地名者，從去聲。

人以忙遽爲倉皇。然古人多作倉黃。少陵誓欲隨君去。形勢反倉黃。蒼黃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柳州蒼黃見驅逐。誰識死與生。又云數州之犬。蒼黃吠噬。無作倉皇者。倉皇二字。應是後人誤用。因倉卒皇遽而連及之也。歐公伶官傳。則云倉皇東出。已屬宋人文集矣。

今人負恩爲辜負。按辜。辜也。絕非此意。少陵孤負滄洲願。昌黎孤負平生志。義山映書孤志業之類。無用辜者。又李陵答蘇武書。有孤負陵心。陵雖孤恩之句。更在唐人以前。

中興之中。讀去聲。元凱左傳叙云。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陸德明音。丁仲反。若當興而興。故謂之中。不必恰在中間也。杜詩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餘不可悉數。中酒之中。讀平聲。漢書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師古註。飲酒之中。不醒不醉。故謂之中也。太白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東坡君獨未知其趣爾。臣今聊復一中之。亦不可悉數。後人中興平讀。中酒仄讀。每每兩失。

張平子歸田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鬱茂。百草滋榮。明指二月。

謝詩首夏猶清和。言時序四月。猶餘二月景象。故下云芳草亦未歇也。自後人誤讀謝詩。有四月清和。兩乍晴句。相沿到今。賢者不免矣。試思猶字。竟作何解。

楚辭逢此世之動動。註謂急遽意。勳讀同穰。韓昌黎文新師不牢。勳勳將通。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動勳。白樂天詩。委命不勳勳。正得此意。後世誤同贊襄。凡所遺用。百不合一。

少陵觀公孫大孃弟子舞劍器行序云。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

晉

瀏漓

頓挫。獨出冠時。按樂府雜錄。謂劍器健舞曲名。唐書中宗引近臣宴集。宗晉卿舞渾脫。則知劍器渾脫皆舞名。後人誤以劍器爲舞劍。而以渾脫二字與瀏漓頓挫並讀。未免使人笑粲。

後漢逸民傳序。引揚雄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注篡取也。陳射洪云。弋人何篡。鴻飛高雲。用揚語也。惟張曲江詩。今我遊冥冥。弋者何所篡。改篡爲篡矣。然昌黎在曲江後。贈人詩。仍云肯效屠門嚼。久嫌弋者篡。前賢讀書。不肯一誤再誤如此。

詩人每用爛漫字。玩詩意乃淋漓酣足之狀。然考說文玉篇等書。從无
漫字。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有流離爛漫句。韓昌黎南山詩。有爛漫堆
衆皴句。皆爛旁從火。漫旁從水。改漫爲漫。不知起於何時。焉烏成馬。習
焉不覺。殊可怪也。○杜詩衆雜爛漫睡。俱從火傍。然是後代鑄本所訛。
不可引以爲據。

以上偶舉大概以枚數闕何
能遠盡細心求之其說自出

原 詩

嘉善葉 燮星期著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內篇

詩始于三百篇。而規模體具于漢。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歷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餘年間。詩之質文體裁格律聲調辭句遞升降不同。而要之詩有源必有流。有本必達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學無窮。其理日出。乃知詩之爲道。未有一日不相續相禪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時而論。有盛必有衰。綜千古而論。則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復盛。非在前者之必居於盛。後者之必居於衰也。乃近代論詩者。則曰三百篇尙矣。五言必建安黃初。其餘諸體。必唐之初盛而後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夢陽不讀唐以後書。李攀龍謂唐無古詩。又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自若輩之論出。天下從而和之。推爲詩家正宗。家絃而戶習。習之既久。乃有起而培之。矯而反之者。誠是也。然又

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說其說勝則出乎陳腐而入乎頗僻不勝則兩敝而詩道遂淪而不可救由稱詩之人才短力弱識又矇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互爲循環並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淺高下長短孰爲沿爲革孰爲剏爲因孰爲流弊而衰孰爲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縷分之兼綜而條貫之徒自詡矜張爲郭廓隔膜之談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爭鳴互自標榜膠固一偏勦獵成說後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汨不能不三歎於風雅之日衰也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古云天道十年一變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則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誦變也明矣漢蘇李始剏爲五言其時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謂卽無異於三百篇而實蘇李剏之也建安黃安黃初之詩因于蘇李與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黃

初之詩乃有獻酬紀行頌德諸體。遂開後世種種應酬等類。則因而實爲瓶。此變之始也。三百篇一變而爲蘇李。再變而爲建安黃初。建安黃初之詩大約敦厚而渾樸。中正而達情。一變而爲晉。如陸機之纏綿鋪麗。左思之卓犖磅礴。各不同也。其間屢變而爲鮑昭之逸俊。謝靈運之警秀。陶潛之澹遠。又如顏延之之藻績。謝朓之高華。江淹之韶嫵。庾信之清新。此數子者各不相師。咸矯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襲前人。以爲依傍。蓋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間健者如何遜。如陰鏗。如沈炯。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辭縟節。隨波日下。歷梁陳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習而益甚。勢不能不變。小變于沈宋雲龍之間。而大變于開元天寶高岑王孟李。此數人者。雖各有所因。而實一一能爲瓶。而集大成如杜甫。傑出如韓愈。專家如柳宗元。如劉禹錫。如李賀。如李商隱。如杜牧。如陸龜蒙。諸子一一皆特立興起。其他弱者。則因循世運。隨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謂唐人本色也。宋初詩襲唐人之舊。如徐鉉。王禹偁輩。純是唐音。蘇舜卿梅堯臣出。始一大變。歐陽修。亟稱二人不置。自後諸大家迭興。所造

各有至極。今人一槩稱爲宋詩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陸游范成大元好問爲最。各能自見其才。有明之初。高啟爲冠。兼唐宋元人之長。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詩有所爲軒輊也。自不讀唐以後書之論出。于是稱詩者必曰唐詩。苟稱其人之詩爲宋詩。無異于唾罵。謂唐無古詩。并謂唐中晚且無詩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豈無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說。錮習沁入于中心。而時發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則其說之爲害烈也。原夫作詩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觸以興起其意。而後措諸辭。屬爲句。敷之而成章。當其有所觸而興起也。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使卽此意此辭此句。雖有小異。再見焉。諷咏者已不擊節。數見則益不鮮。陳陳踵見。齒牙餘唾。有掩鼻而過耳。譬之上古之世。飯土簋。啜土羹。當飲食未具時。進以一嚮。必爲驚喜。逮後世。臠膾焦膾之法興。羅珍搜錯。無所不至。而猶以土簋土羹之庖進。可乎。上古之音樂。擊土鼓而歌。

康衢其後乃有絲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極于九宮南譜。聲律之妙。日異月新。若必返古而聽擊壤之歌。斯爲樂乎。古者穴居而巢處。乃制爲宮室。不過衛風兩耳。後世遂有璇題瑤室。土文繡而木綈錦。古者儷皮爲禮。後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純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禮以儷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華。以漸而進。以至于極。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漸出之。而未窮未盡者。得後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則人之智慧心思。必無盡與窮之日。惟叛于道。戾于經。乖於事理。則爲反古之愚賤耳。苟於此數者。無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屢治而益精。不可謂後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彼虞廷喜起之歌。詩之士簋擊壤穴居儷皮耳。一增華于三百篇。再增華於漢。又增於魏。自後盡態極妍。爭新競異。千狀萬態。差別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隨在有得。而不戾乎風人永言之旨。則就其詩論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風雅哉。如人適千里者。唐虞之詩。如第一步。三代之詩。如第二步。彼漢魏之詩。以漸而及。如第三第四

步耳。作詩者知此數步爲道途發始之所必經，而不可謂行路者之必于此數步爲歸宿，遂棄前途而弗邁也。且今之稱詩者，祇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漢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漢魏以後之詩，遂皆爲不得入廟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嘗非治天下之大經，今時必欲復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蘇李五言與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黃初，作者旣已增華矣，如必取法乎初，當以蘇李與十九首爲宗，則亦吐棄建安黃初之詩可也。詩盛于鄴下，然蘇李十九首之意，則寢衰矣。使鄴中諸子欲其一一摹倣蘇李，尙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數千載之後，胥天下而盡倣曹劉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漢魏去古未遠，此意猶存，後此者不及也。不知溫柔敦厚，其意也，所以爲體也。措之于用，則不同。辭者，其文也，所以爲用也。返之于體，則不異。漢魏之辭，有漢魏之溫柔敦厚，唐宋元之辭，有唐宋元之溫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無不得天地之陽春以發生，草木以億萬計，其發生之形狀，亦以億萬計，而未嘗有相同一定之形，無不盎然皆具陽春之意，豈得

曰若者得天地之陽春而若者爲不得者哉。且溫柔敦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執而泥之。則巷伯投畀之章亦難合于斯言矣。從來豪傑之士未嘗不隨風會而出。而其力則嘗能轉風會。人見其隨乎風會也。則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見能轉風會者。以其不襲古人也。則曰今人不及古人也。無論居古人千年之後。卽如左思去魏未遠。其才豈不能爲建安詩邪。觀其縱橫躑躅。睥睨千古。絕無絲毫曹劉餘習。鮑昭之才。迥出儕偶。而杜甫稱其俊逸。夫俊逸則非建安本色矣。千載後無不擊節此兩人之詩者。正以其不襲建安也。奈何去古益遠。翻以此繩人邪。且夫風雅之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時。謂政治風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時言詩。時有變而詩因之。時變而失正。詩變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無衰。詩之源也。吾言後代之詩。有正有變。其正變係乎詩。謂體格聲調命意措辭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詩言時。詩遞變而時隨之。故有漢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爲盛衰。惟變以救正之衰。故遞衰遞盛。詩之流也。從其源而論。如百川之發源。各異其所從出。雖萬派而皆

朝宗于海無弗同也。從其流而論。如河流之經行天下。而忽播爲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則亦無弗同也。歷考漢魏以來之詩。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謂正爲源而長盛。變爲流而始衰。惟正有漸衰。故變能啓盛。如建安之詩。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後之人力大者大變。力小者小變。六朝諸詩人。間能小變。而不能獨開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豔之習。句櫛字比。非古非律。詩之極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詩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實正之積弊而衰也。迨開寶諸詩人。始一大變。彼陋者亦曰。此詩之至正也。不知實因正之至衰變而爲至盛也。盛唐諸詩人。惟能不爲建安之古詩。吾乃謂唐有古詩。若必摹漢魏之聲調字句。此漢魏有詩。而唐無古詩矣。且彼所謂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正惟子昂能自爲古詩。所以爲子昂之詩耳。然吾猶謂子昂古詩。尙蹈襲漢魏蹊徑。竟有全似阮籍詠懷之作者。失自家體段。猶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詩爲古詩。乃翻勿取其自爲古詩。不亦異乎。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朴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澹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

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爲前人之詩也。自甫以後。在唐如韓愈李賀之奇異。劉禹錫杜牧之雄傑。劉長卿之流利。溫庭筠李商隱之輕豔。以至宋金元明之詩家。稱巨擘者無慮數十百人。各自炫奇翻異。而甫無一不爲之開先。此其巧無不到。力無不舉。長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爲杜。乃合漢魏六朝并後代千百年之詩人而陶鑄之者乎。唐詩爲八代以來一大變。韓愈爲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爲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爲之發其端。可謂極盛。而俗儒且謂愈詩大變。漢魏大變。盛唐格格而不許。何異居蚯蚓之穴。習聞其長鳴。聽洪鐘之響。而怪之。竊竊然議之也。且愈豈不能擁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爲建安開寶之詩乎哉。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絃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爲禍。必有出于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

日腐爛埋沒於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糊糊然俎豆愈所斥之陳言。以爲秘異。而相授受。可不哀邪。故晚唐詩人亦以陳言爲病。但無愈之才力。故日趨於尖新纖巧。俗儒卽以此爲晚唐詬厲。嗚呼。亦可謂愚矣。至於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啟。縱橫鈎致。發揮無餘蘊。非故好爲穿鑿也。譬之石中有寶。不穿之鑿之。則寶不出。且未穿未鑿以前。人人皆作模稜皮相之語。何如穿之鑿之之實有得也。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于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自後或數十年而一變。或百餘年而一變。或一人獨自爲變。或數人而共爲變。皆變之小者也。其間或有因變而得盛者。然亦不能無因變而益衰者。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與古人相衡。不肯稍爲依傍。寄人籬下。以竊其餘唾。竊之而似。則優孟衣冠。竊之而不似。則畫虎不成矣。故寧甘作偏裨。自領一隊。如皮陸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兒。假他人餘焰。妄自僭王稱霸。實則一土偶耳。生機旣無。面目塗飾。洪潦一

至皮骨不存而猶侈口而談亦何謂邪。惟有明末造諸稱詩者專以依傍臨摹爲事不能得古人之興會神理句剽字竊依樣葫蘆如小兒學語徒有啞呷聲音雖似都無成說令人噁而却走耳乃妄自稱許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後俱不掛齒近或有以錢劉爲標榜者舉世從風以劉長卿爲正派究其實不過以錢劉淺利輕圓易于摹倣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詩者竊陸游范成大與元之元好問諸人婉秀便麗之句以爲秘本昔李攀龍襲漢魏古詩樂府易一二字便居爲己作今有用陸范及元詩句或顛倒一二字或全竊其面目以盛誇于世儼主騷壇傲睨今古豈惟風雅道衰抑可窺其術智矣大凡人無才則心思不出無膽則筆墨畏縮無識則不能取舍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而且謂古人可罔世人可欺稱格稱律推求字句動以法度緊嚴扳駁銖兩內既無具援一古人爲門戶藉以壓倒衆口究之何嘗見古人之真面目而辨其詩之源流本末正變盛衰之相因哉更有竊其腐餘高自論說互相祖述此真詩運之厄故竊不揣謹以數千年詩之正

變盛衰之所以然。略爲發明。以俟古人之復起。更列數端于左。

或問于余曰。詩可學而能乎。曰。可。曰。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于詩。而傳焉。可乎。曰。否。曰。詩既可學而能。而又謂讀古人之詩。以求工爲未可。竊惑焉。其義安在。余應之曰。詩之可學而能者。盡天下之人。皆能讀古人之詩。而能詩。今天下之稱詩者是也。而求詩之工。而可傳者。則不在是。何則。大凡天姿人力。次敘先後。雖有生學。困知之不同。而欲其詩之工。而可傳。則非就詩以求詩者也。我今與子以詩言詩。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曉然矣。今有人焉。擁數萬金。而謀起一大宅。門堂樓廡。將無一不極輪奐之美。是宅也。必非憑空結撰。如海上之蜃。如三山之雲氣。以爲樓臺。將必有所託基焉。而其基必不于荒江窮壑。負郭僻巷。湫隘卑濕之地。將必于平直高敞。水可舟楫。陸可車馬者。然後始基而經營之。大厦乃可次第而成。我謂作詩者。亦必先有詩之基焉。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聰明才辨。以出。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甫。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

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
愉幽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
皆因甫有其胸襟以爲基如星宿之海萬源從出如鑽燧之火無處不
發如肥土沃壤時雨一過夭喬百物隨類而興生意各別而無不具足
卽如甫集中樂遊園七古一篇時甫年纔三十餘當開寶盛時使今人
爲此必鋪陳颺頌藻麗雕績無所不極身在少年場中功名事業來日
未苦短也何有乎身世之感乃甫此詩前半卽景事無多排場忽轉年
年人醉一段悲白髮荷皇天而終之以獨立蒼茫此其胸襟之所寄託
何如也余又嘗謂晉王羲之獨以法書立極非文辭作手也蘭亭之集
時貴名流畢會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
涼者而羲之此序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萬彙係之記憶而
極于死生之痛則羲之之胸襟又何如也由是言之有是胸襟以爲基
而後可以爲詩文不然雖日誦萬言吟千首浮響膚辭不從中出如剪
綵之花根蒂旣無生意自絕何異乎憑虛而作室也乃作室者旣有其

基矣。必將取材。而材非培塿之木。拱把之桐梓。取之近地。闔閭村市之間。而能勝也。當不憚遠且勞。求荆湘之楸楠。江漢之豫章。若者可以爲棟。爲榱。若者可以爲楹。爲柱。方勝任而愉快。乃免支離屈曲之病。則夫作詩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騷。浸淫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乃時手每每取捷徑于近代。當世之聞人。或以高位。或以虛名。竊其體裁字句。以爲秘本。謂既得所宗主。卽可以得其人之贊揚獎借。生平未嘗見古人。而才名已早成矣。何異方寸之木。而遽高于岑樓邪。若此等之材。無論不可爲大厦。卽數椽茅把之居。用之亦不勝任。將見一朝墮地。腐爛而不可支。故有基之後。以善取材爲急急也。既有材矣。將用其材。必善用之。而後可得工師大匠指揮之材。乃不枉爲棟。爲榱。爲楹。爲柱。悉當而無絲毫之憾。非然者。宜方者圓。宜圓者方。枉棟之材。而爲桷。枉柱之材。而爲楹。天下斲小之匠人。寧少邪。世固有成誦古人之詩數萬首。涉略經史集。亦不下

數十萬言。逮落筆則有俚俗庸腐。窳板拘牽。隘小膚冗。種種諸習。此非
不足于材。有其材而無匠心。不能用而枉之之故也。夫作詩者。要見古
人之自命處。着眼處。作意處。命辭處。出手處。無一可苟。而痛去其自己
本來面目。如醫者之治結疾。先盡蕩其宿垢。以理其清虛。而徐以古人
之學識神理充之。久之。而又能去古人之面目。然後匠心而出。我未嘗
摹擬古人。而古人且爲我役。彼作室者。既善用其材而不枉。宅乃成矣。
宅成不可無丹雘楮堊之功。一經俗工絢染。徒爲有識所嗤。夫詩純淡
則無味。純朴則近俚。勢不能如畫家之有不設色。古稱非文辭不爲功。
文辭者。斐然之章采也。必本之前人。擇其麗而則。典而古者。而從事焉。
則華實並茂。無夸綺鬪炫之態。乃可貴也。若徒以富麗爲工。本無奇意。
而飾以奇字。本非異物。而加以異名別號。味如嚼蠟。展誦未竟。但覺不
堪。此鄉里小兒之技。有識者不屑爲也。故能事以設色布采終焉。然余
更有進。此作室者。自始基以至設色。其爲宅也。既成而無餘事矣。然自
康衢而登其門。于是而堂。而中門。又于是而中堂。而後堂。而闔闔。而曲

房而賓席東厨之室。非不井然秩然也。然使今日造一宅焉。如是。明日易一地而更造一宅焉。而亦如是。將百十其宅。而無不皆如是。則亦可厭極矣。其道在于善變化。變化豈易語哉。終不可易。曲房子堂之前。易中堂于樓之後。入門卽見厨。而聯賓坐于闔闔也。惟數者一一各得其所。而悉出于天然位置。終無相踵沓出之病。是之謂變化。變化而不失其正。千古詩人。惟杜甫爲能。高岑王孟諸子。設色止矣。皆未可語以變化也。夫作詩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此猶清任和三子之聖。各極其至。而集大成。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惟夫子杜甫詩之神者也。夫惟神乃能變化。子言多讀古人之詩。而求工于詩者。乃囿于今之稱詩者論也。

或曰。今之稱詩者。高言法矣。作詩者果有法乎哉。且無法乎哉。余曰。法者虛名也。非所論于有也。又法者定位也。非所論于無也。子無以余言爲恟恍。河漢當細爲子晰之。自開闢以來。天地之大。古今之變。萬彙之隴。日星河嶽。賦物象形。兵刑禮樂。飲食男女。于以發爲文章。形爲詩賦。

其道萬千余得以三語蔽之曰理曰事曰情不出乎此而已然則詩文一道豈有定法哉先揆乎其理揆之于理而不謬則理得次徵諸事徵之于事而不悖則事得終絜諸情絜之于情而可通則情得三者得而不可易則自然之法立故法者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爲三者之平準而無所自爲法也故謂之曰虛名又法者國家之所謂律也自古之五刑宅就以至于今法亦密矣然豈無所憑而爲法哉不過揆度于事理情三者之輕重大小上下以爲五服五章刑賞生殺之等威差別于是事理情當于法之中人見法而適愜其事理情之用故又謂之曰定位乃稱詩者不能言法所以然之故而嘵嘵曰法吾不知其離一切以爲法乎將有所緣以爲法乎離一切以爲法則法不能憑虛而立有所緣以爲法則法仍託他物以見矣吾不知統提法者之于何屬也彼曰凡事凡物皆有法何獨于詩而不然是也然法有死法有活法若以死法論今譽一人之美當問之曰若固眉在眼上乎鼻口居中乎若固手操作而足循履乎夫妍媸萬態而此數者必不渝此死法也彼美之絕世

獨立不在是也。又朝廟享燕。以及士庶宴會。揖讓升降。絃坐獻酬。無不然者。此亦死法也。而格鬼神。通愛敬。不在是也。然則彼美之絕世獨立。果有法乎。不過卽耳目口鼻之常。而神明之。而神明之法。果可言乎。彼享宴之格鬼神。合愛敬。果有法乎。不過卽揖讓獻酬。而感通之。而感通之法。又可言乎。死法則執塗之人能言之。若曰活法。法既活。而不可執矣。又焉得泥于法。而所謂詩之法。得毋平平仄仄之拈乎。村塾曾讀千家詩者。亦不屑言之。若更有進。必將曰。律詩必首句如何起。三四如何承。五六如何接。末句如何結。古詩要炤應。要起伏。析之爲句法。總之爲章法。此三家村詞伯相傳久矣。不可謂稱詩者獨得之秘也。若舍此兩端。而謂作詩另有法。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謂變化生心。變化生心之法。又何若乎。則死法爲定位。活法爲虛名。虛名不可以爲有。定位不可以爲無。不可爲無者。初學能言之。不可爲有者。作者之匠心變化。不可言也。夫識辨不精。揮霍無具。徒倚法之一語。以牢籠一切。譬之國家有法。所以儆愚夫愚婦之不肖。而使之不犯。未聞與道德仁義之人。

講論習錢而時以五刑五罰之法。恐懼之而迫脅之者也。惟理事情三語無處不然。三者得則胸中通達無阻。出而敷爲辭。則夫子所云辭達達者通也。通乎理。通乎事。通乎情之謂。而必泥乎法。則反有所不通矣。辭且不通。法更于何有乎。

曰理曰事曰情三語。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運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飛一走三者缺一。則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萬物之情狀也。然具是三者。又有總而持之條而貫之者。曰氣。事理情之所爲用。氣爲之用也。譬之一木一草。其能發生者。理也。其既發生。則事也。既發生之後。夭喬滋植。情狀萬千。咸有自得之趣。則情也。苟無氣以行之。能若是乎。又如合抱之木。百尺千霄。纖葉微柯。以萬計。同時而發。無有絲毫異同。是氣之爲也。苟斷其根。則氣盡而立萎。此時理事情俱無從施矣。吾故曰三者藉氣而行者也。得是三者。而氣鼓行于其間。網緼磅礴。隨其自然。所至卽爲法。此天地萬象之至文也。豈先有法以馭是氣者哉。不然。天地之生萬物。舍其自然流行之氣。一切以法繩之。夭喬飛走紛紛。

于形體之萬殊。不敢過于法。不敢不及于法。將不勝其勞。乾坤亦幾乎息矣。

草木氣斷則立萎。理事情俱隨之而盡。固也。雖然氣斷則氣無矣。而理事情依然在也。何也。草木氣斷則立萎。是理也。萎則成枯木。其事也。枯木豈無形狀。向背高低上下。則其情也。由是言之。氣有時而或離。理事情無之而不在。向枯木而言法。法于何施。必將曰。法將析之以爲薪。法將斲之而爲器。若果將以爲薪爲器。吾恐仍屬之事理情矣。而法又將遁而之他矣。天地之大文。風雲雷雨是也。風雲雷雨變化不測。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卽至文也。試以一端論。泰山之雲。起于膚寸。不崇朝而徧天下。吾嘗居泰山之下者。半載。熟悉雲之情狀。或起于膚寸。瀾淪六合。或諸峯競出。升頂卽滅。或連陰數月。或食時卽散。或黑如漆。或白如雪。或大如鵬翼。或亂如散髻。或塊然垂天。後無繼者。或聯綿纖微。相續不絕。又忽而黑雲興。土人以法占之曰。將雨。竟不雨。又晴雲出。法占者曰。將晴。乃竟雨。雲之態以萬計。無一同也。以至雲之色相。雲之性情。

無一同也。雲或有時歸，或有時竟一去不歸，或有時全歸，或有時半歸，無一同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若以法繩天地之文，則泰山之將出雲也，必先聚雲族而謀之曰：吾將出雲，而爲天地之文矣。先之以某雲，繼之以某雲，以某雲爲起，以某雲爲伏，以某雲爲照應，爲波瀾，以某雲爲逆入，以某雲爲空翻，以某雲爲開，以某雲爲闔，以某雲爲掉尾，如是以出之，如是以歸之，一一使無爽，而天地之文成焉。無乃天地之勞于有泰山，泰山且勞于有是雲，而出雲且無日矣。蘇軾有言：「我文如萬斛源泉，隨地而出，亦可與此相發明也。」

或曰：先生言作詩法非所先，言固辨矣。然古帝王治天下，必曰大經大法，然則法且後乎哉。余曰：帝王之法，卽政也。夫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此一定章程，後人守之，苟有毫髮出入，則失之矣。修德貴日新，而法者舊章，斷不可使有毫髮之新法。一新，此王安石之所以亡宋也。若夫詩，古人作之，我亦作之，自我作詩，而非述詩也。故凡有詩，謂之新詩。若有法，如教條政令而遵之，必如李攀龍之擬古樂府，然後可。詩末技耳。

必言前人所未言。發前人所未發。而後爲我之詩。若徒以效顰效步爲能事。曰此法也。不但詩亡。而法亦且亡矣。余之後法。非廢法也。正所以存法也。夫古今時會不同。卽政令尙有因時而變通之。若膠固不變。則新莽之行周禮矣。奈何風雅一道。而踵其謬戾哉。

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爲言。而無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曰才曰膽曰識曰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于此而爲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爲言。而無一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爲作者之文章。大之經緯天地。細而一植。詠歎謳吟。俱不能離是而爲言者矣。在物者前已論悉之。在我者雖有天分之不齊。要無不可以人力充之。其優于天者。四者具足。而才獨外見。則羣稱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無所憑。而獨見也。其歉乎天者。才見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強也。不知有識以居乎才之先。識爲體而才爲用。若不足於才。當先研精推求乎。

其識人惟中藏無識則理事情錯陳於前而渾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
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爲才乎文章之能事實始乎
此今夫詩彼無識者既不能知古來作者之意并不自知其何所興感
觸發而爲詩或亦聞古今詩家之詩所謂體裁格力聲調興會等語不
過影響於耳含糊於心附會於口而眼光從無着處腕力從無措處卽
歷代之詩陳於前何所決擇何所適從人言是則是之人言非則非之
夫非必謂人言之不可憑也而彼先不能得我心之是非而是非之又
安能知人言之是非而是非之也有人曰詩必學漢魏學盛唐彼亦曰
學漢魏學盛唐從而然之而學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故彼不能知不
能言也卽能效而言之而終不能知也又有人曰詩當學晚唐學宋學
元彼亦曰學晚唐學宋學元又從而然之而置漢魏與盛唐所以然之
故彼又終不能知也或聞詩家有宗劉長卿者矣於是群然而稱劉隨
州矣又或聞有崇尚陸游者矣於是人人案頭無不有劍南集以爲秘
本而遂不敢他及矣如此等類不可枚舉一槩人云亦云人否亦否何

爲者邪。夫人以著作自命。將進退古人。次第前哲。必具有隻眼。而後泰然有自居之地。倘議論是非。聾瞽于中心。而隨世人之影響。而附會之。終日以其言語筆墨爲人使令驅役。不亦愚乎。且有不自以爲愚。旋愚成妄。妄以生驕。而愚益甚焉。原其患始于無識不能取舍之故也。是即吟咏不輟。累牘連章。任其塗抹。全無生氣。其爲才邪。爲不才邪。惟有識則是非明。是非明則取舍定。不但不隨世人脚跟。并亦不隨古人脚跟。非薄古人爲不足學也。蓋天地有自然之文章。隨我之所觸而發宣之。必有克肖其自然者。爲至文以立極。我之命意發言。自當求其至極者。昔人有言。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又云。不恨臣無二王法。但恨二王無臣法。斯言特論書法耳。而其人自命如此等而上之。可以推矣。譬之學射者。盡其目力臂力。審而後發。苟能百發百中。卽不必學古人。而古有后羿。養由基其人者。自然來合我矣。我能是古人先我而能是。未知我合古人與。古人合我與。高適有云。乃知古時人。亦有如我者。豈不然哉。故我之著作與古人同。所謂其揆之一。卽有與古人異。乃補

古人之所未足。亦可言古人補我之所未足。而後我與古人交爲知己也。惟如是我之命意發言。一一皆從識見中流布。識明則膽張。任其發言而無所於怯。橫說豎說。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無有一之不肖乎物也。且夫胸中無識之人。卽終日勤于學。而亦無益。俗諺謂爲兩脚書櫥。記誦日多。多益爲累。及伸紙落筆時。胸如亂絲。頭緒旣紛。無從割擇。中且餒而膽愈怯。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矜持於銖兩尺燧之中。旣恐不合於古人。又恐貽譏於今人。如三日新婦。動恐失體。又如跛者登臨。舉恐失足。文章一道。本據寫揮灑樂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無處非礙矣。於是強者必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非我則不能得其法也。弱者亦曰。古人某某之作如是。今之聞人某某傳其法如是。而我亦如是也。其黠者心則然而秘而不言。愚者心不能知其然。徒夸而張於人。以爲我自有所本也。更或謀篇時。有言已盡。本無可贅矣。恐方幅不足。而不合於格。於是多方拖沓。以擴之。是蛇添足也。又有言尙未盡。正堪抒寫。恐逾於格。而失矩度。亟闔而已焉。是生割活剝也。之數者。因

無識故無膽。使筆墨不能自由。是爲操觚家之苦趣。不可不察也。昔賢有言。成事在膽。文章千古事。苟無膽。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無膽則筆墨畏縮。膽既詘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膽能生才。但知才受於天。而抑知必待擴充於膽邪。吾見世有稱人之才。而歸美之曰。能歛才就法。斯言也。非能知才之所由然者也。夫才者。諸法之蘊隆發現處也。若有所歛而爲就。則未歛未就以前之才。尙未有法也。其所爲才。皆不從理事情而得。爲拂道悖德之言。與才之義相背而馳者。尙得謂之才乎。夫於人之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於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縱其心思之氤氳磅礴。上下縱橫。凡六合以內外。皆不得而囿之。以是措而爲文辭。而至理存焉。萬事準焉。深情托焉。是之謂有才。若欲其歛以就法。彼固掉臂遊行於法中久矣。不知其所就者。又何物也。必將曰。所就者。乃一定不遷之規矩。此千萬庸衆人皆可共趨之。而由之。又何待於才之歛邪。故文章家止有以才御法。而驅使之決無就法而爲法之所役。而猶欲詡其才者也。吾故曰。無才則心思不出。亦可曰無

心思則才不出。而所謂規矩者。卽心思之肆應。各當之所爲也。蓋言心思。則主乎內。以言才。言法。則主乎外。以言才。主乎內。心思無處不可通。吐而爲辭。無物不可通也。夫孰得而範圍其心。又孰得而範圍其言乎。主乎外。則囿于物。而反有所不得于我心。心思不靈。而才銷鑠矣。吾嘗觀古之才人。合詩與文而論之。如左邱明。司馬遷。賈誼。李白。杜甫。韓愈。蘇軾之徒。天地萬物皆遞開闢于其筆端。無有不可舉。無有不能勝。前不必有所承。後不必有所繼。而各有其愉快。如是之才。必有其力以載之。惟力大。而才能堅。故至堅而不可摧也。歷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擲地須作金石聲。六朝人非能知此義者。而言金石。喻其堅也。此可以見文家之力。力之分量。卽一句一言。如植之則不可仆。橫之則不可斷。行則不可遏。住則不可遷。易曰。獨立不懼。此言其人。而其人之文。當亦如是也。譬之兩人焉。共適于途。而值羊腸叢峻。棧危梁之險。其一弱者。精疲于中。形戰於外。將裹足而不前。又必不可已。而進焉。于是步步有所憑藉。以爲依傍。或藉人之推之挽之。或手有所持而捫。或

足有所緣而踐。卽能前達。皆非其人自有之力。僅愈于木偶爲人昇之而行耳。其一爲有力者。神旺而氣足。徑往直前。不待有所攀援假借。奮然投足。反趨弱者扶掖之前。此直以神行而形隨之。豈待外求而能者。故有境必能造。有造必能成。吾故曰。立言者。無力則不能自成一家。夫家者。吾固有之家也。人各自有家。在已力而成之耳。豈有依傍想象他人之家以爲我之家乎。是猶不能自求家珍。穿窬鄰人之物以爲已有。卽使盡竊其連城之璧。終是鄰人之寶。不可爲我家珍。而識者窺見其裏。適供其啞然一笑而已。故本其所自有者而益充而廣大之。以成家。非其力之所自致乎。然力有大小。家有巨細。吾又觀古之才人。力足以蓋一鄉。則爲一鄉之才。力足以蓋一國。則爲一國之才。力足以蓋天下。則爲天下之才。更進乎此。其力足以十世。足以百世。足以終古。則其立言不朽之業。亦垂十世。垂百世。垂終古。悉如其力以報之。試合古今之才。一一較其所就。視其力之大小。遠近如分寸銖兩之悉稱焉。又觀近代著作之家。其詩文初出。一時非不紙貴。後生小子。以耳爲目。互相傳

誦取爲模楷。及身沒之後。聲問卽泯。漸有起而議之者。或間能及其身後。而一世再世漸遠。而無聞焉。甚且詆毀叢生。是非競起。昔日所稱其人之長。卽爲今日所指之短。可勝歎哉。卽如明三百年間。王世貞。李攀龍。輩盛鳴于嘉隆時。終不如明初之高楊。張徐。猶得無毀于今日人之口也。鍾惺。譚元春之矯異于末季。又不如王李之猶可及于再世之餘也。是皆其力所至遠近之分量也。統百代而論詩。自三百篇而後。惟杜甫之詩。其力能與天地相終始。與三百篇等。自此以外。後世不能無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諸說之異同。操戈之不一矣。其間又有力可以百世。而百世之內。互有興衰者。或中湮而復興。或昔非而今是。又似世會使之然。生前或未有推重之。而後世忽崇尚之。如韓愈之文。當愈之時。舉世未有深知而尙之者。二百餘年後。歐陽修。方大表章之。天下遂翕然宗韓愈之文。以至于今。不衰信乎。文章之力。有大小遠近。而又盛衰乘時之不同。如是。欲成一家言。斷宜奮其力矣。夫內得之于識。而出之而爲才。惟膽以張其才。惟力以克荷之。得全者其才見全。得半者其才見

半而又非可矯揉蹴至之者也。蓋有自然之候焉。千古才力之大者。莫有及于神禹。神禹平成天地之功。此何等事。而孟子以爲行所無事。不過順水流行。坎止自然之理。而行疏濬排決之事。豈別有治水之法。有所矯揉以行之者乎。不然者。是行其所有事矣。大禹之神力。遠及萬萬世。以文辭立言者。雖不敢幾此。然異道同歸。勿以篇章爲細務。自遜處于沒世無聞已也。大約才識膽力。四者交相爲濟。苟一有所歉。則不可登作者之壇。四者無緩急。而要在先之以識。使無識則三者俱無所託。無識而有膽。則爲妄。爲鹵莽。爲無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無識而有才。雖議論縱橫。思致揮霍。而是非淆亂。黑白顛倒。才反爲累矣。無識而有力。則堅僻妄誕之辭。足以悞人而惑世。爲害甚烈。若在騷壇。均爲風雅之罪人。惟有識則能知所從。知所奮。知所決。而後才與膽力。皆確然有以自信。舉世非之。舉世譽之。而不爲其所搖。安有隨人之是非。以爲是非者哉。其胸中之愉快。自足。寧獨在詩文一道已也。然人安能盡生而具絕人之姿。何得易言有識。其道宜如大學之始于格物。誦讀古人

詩書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則前後中邊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類萬態。無不可得。不使有毫髮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如以文爲戰。而進無堅成。退無橫陣矣。若舍其在我者。而徒日勞于章句誦讀。不過勦襲依傍。摹擬窺伺之術。以自躋于作者之林。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或曰。先生發揮理事情三言。可謂詳且至矣。然此三言。固文家之切要關鍵。而語于詩。則情之一言。義固不易。而理與事。似于詩之義。未爲切要也。先儒云。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若夫詩。似未可以物物也。詩之至處。妙在含蓄無垠。思致微妙。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間。其指歸在可解不可解之會。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離形象。絕議論而窮思維。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爲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理者一定之衡。則能實而不能虛。爲執而不爲化。非板則腐。如學究之說書。閭師之讀律。又如禪家之參死句。不參活句。竊恐有乖于風人之旨。以言乎事。天下固有有其理。而不可見諸事者。若夫詩。則理尙不可執。又焉能一一徵之實事者乎。而先生斷斷焉。必以理事二者與情同律乎。詩。不使有毫

髮之或離。愚竊惑焉。此何也。予曰。子之言誠是也。子所以稱詩者。深有得乎詩之旨者也。然子但知可言可執之理之爲理。而抑知名言所絕之理之爲至理乎。子但知有是事之爲事。而抑知無是事之爲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詩人之言之。可徵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詩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會。意象之表。而理與事無不燦然于前者也。今試舉杜甫集中一二名句。爲子晰而剖之。以見其概。可乎。如元元皇帝廟作碧瓦初寒外句。逐字論之。言乎外。與內爲界也。初寒何物。可以內外界乎。將碧瓦之外。無初寒乎。寒者。天地之氣也。是氣也。盡宇宙之內。無處不充塞。而碧瓦獨居其外。寒氣獨盤踞于碧瓦之內乎。寒而曰初。將嚴寒或不如是乎。初寒無象無形。碧瓦有物有質。合虛實而分內外。吾不知其寫碧瓦乎。寫初寒乎。寫近乎。寫遠乎。使必以理而實諸事以解之。雖稷下談天之辨。恐至此亦窮矣。然設身而處當時之境會。覺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設。呈于象。感于目。會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

可解。劃然示我以默會相象之表。竟若有內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實相發之。有中間。有邊際。虛實相成。有無互立。取之當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維詩中有畫。凡詩可入畫者。爲詩家能事。如風雲雨雪景象之至虛者。畫家無不可繪之于筆。若初寒內外之景色。卽董巨復生。恐亦束手擱筆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擬而得也。又宿左省作月。傍九霄多句。從來言月者。祇有言圓缺。言明暗。言升沉。言高下。未有言多少者。若俗儒不曰月傍九霄明。則曰月傍九霄高。以爲景象真而使字切矣。今日多。不知月本來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有不可名言者。試想當時之情景。非言明言高言升可得。而惟此多字可以盡括此夜宮殿當前之景象。他人共見之。而不能知不能言。惟甫見而知之。而能言之。其事如是。其理不能不如是也。又夔州雨濕不得上岸。作晨鐘雲外濕句。以晨鐘爲物而濕乎。雲外之物。何雷以萬萬計。且鐘必於寺觀。卽寺觀中鐘之外。物亦無算。何獨濕鐘乎。然爲此語者。因聞鐘聲有觸

而云然也。聲無形，安能濕。鐘聲入耳而有聞，聞在耳，止能辨其聲，安能辨其濕。曰：雲外是，又以目始見雲，不見鐘，故云雲外。然此詩爲雨濕而作，有雲然後有雨，濕爲雨鐘，則鐘在雲內，不應云外也。斯語也。吾不知其爲耳聞邪，爲目見邪，爲意揣邪。俗儒于此，必曰：晨鐘雲外度，又必曰：晨鐘雲外發，決無下濕字者。不知其于隔雲見鐘，聲中聞濕，妙悟天開，從至理實事中領悟，乃得此境界也。又摩訶池泛舟作高城秋自落句，夫秋何物，若何而落乎。時序有代謝，未聞云落也。卽秋能落，何繫之以高城乎。而曰高城落，則秋實自高城而落，理與事俱不可易也。以上偶舉杜集四語，若以俗儒之眼觀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謂言語道斷，思維路絕，然其中之理，至虛而實，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間，殆如鳶飛魚躍之昭著也。理旣昭矣，尙得無其事乎。古人妙于事理之句，如此極多。姑舉此四語，以例其餘耳。其更有事所必無者，偶舉唐人一二語，如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似將海水添宮漏，春風不度玉門關，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顏不及寒鴉色等句，如此者何止盈千。

累萬決不能有其事實爲情至之語。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後理真，情理交至，事尙不得邪。要之作詩者，實寫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卽爲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見之事，不可徑達之情，則幽渺以爲理，想象以爲事，恂恍以爲情，方爲理至事至情至之語。此豈俗儒耳目心思界分中所有哉。則余之爲此三語者，非腐也，非僻也，非錮也，得此意而通之，寧獨學詩無適而不可矣。

或曰：先生之論詩，深源于正變盛衰之所以然，不定指在前者爲盛，在後者爲衰，而謂明二李之論爲非，是又以時人之模稜漢魏，貌似盛唐者，熟調陳言，千首一律，爲之反覆，以開其錮習，發其憤蒙。乍聞之，似乎矯枉而過正，徐思之，眞膏肓之針砭也。然則學詩者，且置漢魏初盛唐詩，勿卽寓目，恐從是入手，未免熟調陳言相因而至。我之心思，終于不出也。不若卽于唐以後之詩而從事焉，可以發其心思，啓其神明，庶不墮蹈襲相似之故轍，可乎。余曰：吁，是何言也。余之論詩，謂近代之習，大槩斥近而宗遠，排變而崇正，爲失其中而過其實，故言非在前者之必

盛在後者之必衰。若子之言，將謂後者之居于盛，而前者反居于衰乎。吾見歷來之論詩者，必曰蘇李不如三百篇，建安黃初不如蘇李，六朝不如建安黃初，唐不如六朝，而斥宋者，至謂不僅不如唐，而元又不如宋。惟有明二三作者，高自位置，惟不敢自居于三百篇，而漢魏初盛，唐居然兼總而有之，而不少讓。平心而論，斯人也。實漢魏唐人之優孟耳。竊以爲相似而僞，無寧相異而真。故不必泥前盛後衰爲論也。夫自三百篇而下，三千餘年之作者，其間節節相生，如環之不斷，如四詩之序，衰旺相循，而生物而成物，息息不停，無可或間也。吾前言踵事增華，因時遞變，此之謂也。故不讀明良擊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讀三百篇，不知漢魏詩之工也。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詩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不讀唐詩，不知宋與元詩之工也。夫惟前者啓之，而後者承之而益之。前者翫之，而後者因之而廣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則後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則後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爲他言。總之後人無前人，何以有其端緒。前人無後人，何

以竟其引伸乎。譬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則其根。蘇李詩則其萌芽。由藥建安詩則生長至于拱把。六朝詩則有枝葉。唐詩則枝葉垂蔭。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花謝而復開。其節次雖層層積累。變換而出。而必不能不從根柢而生者也。故無根則由藥何由生。無由藥則拱把何由長。不由拱把則何自而有枝葉垂蔭而花開。花謝乎。若曰。審如是。則有其根斯足矣。凡根之所發。不必問也。且有由藥及拱把成其爲木。斯足矣。其枝葉與花。不必問也。則根特蟠于地而具其體耳。由藥萌芽。僅見其形質耳。拱把僅生長而上達耳。而枝葉垂蔭。花開花謝。可遂以已乎。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葉與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由是言之。詩自三百篇以至于今。此中終始相承相成之故。乃豁然明矣。豈可以臆畫而妄斷者哉。大抵近時詩人。其過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談。襲古來所云忠厚和平。渾樸典雅。陳陳皮膚之語。以爲正始。在是。元音復振。動以道性情。托比興爲言。其詩也。非庸則腐。非腐則俚。其人且復鼻孔撩天。搖唇

振履面目與心胸殆無處可以位置此真虎豹之韓耳其一好爲大言遺棄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韻脚觀其成篇句句可畫諷其一句字字可斷其怪戾則自以爲李賀其濃抹則自以爲李商隱其澁險則自以爲皮陸其拗拙則自以爲韓孟土苴建安弁髦初盛後生小子詫爲新奇競趨而效之所云牛鬼蛇神變蚘罔兩揆之風雅之義風者真不可以風雅者則已喪其雅尙可言邪吾願學詩者必從先刑以察其源流識其升降讀三百篇而知其盡美矣盡善矣然非今之人所能爲卽今之人能爲之而亦無爲之之理終亦不必爲之矣繼之而讀漢魏之詩美矣善矣今之人庶能爲之而無不可爲之然不必爲之或偶一爲之而不必似之又繼之而讀六朝之詩亦可謂美矣亦可謂善矣我可以擇而間爲之亦可以愒而置之又繼之而讀唐人之詩盡美盡善矣我可以盡其心以爲之又將變化神明而達之又繼之而讀宋之詩元之詩美之變而仍美善之變而仍善矣吾縱其所如而無不可爲之可以進退出入而爲之此古今之詩相承之極致而學詩者循序反覆之極致也

原夫叔始作者之人其興會所至每無意而出之卽爲可法可則如三百篇中里巷歌謠思婦勞人之吟詠居其半彼其人非素所誦讀講肄推求而爲此也又非有所研精極思腐毫輟翰而始得也情偶至而感有所感而鳴斯以爲風人之旨遂適合于聖人之旨而刪之爲經以垂教非必謂後之君子雖誦讀講習研精極思求一言之幾于此而不能也乃後之人頌美訓釋三百篇者每有附會而于漢魏初盛唐亦然以爲後人必不能及乃其弊之流且有逆而反之推崇宋元者非薄唐人節取中晚者遺置漢魏則執其源而遺其流者固已非矣得其流而棄其源者又非之非者乎然則學詩者使竟從事于宋元近代而置漢魏唐人之詩而不問不亦大乖于詩之旨哉

外篇

五十年前詩家羣宗嘉隆七子之學其學五古必漢魏七古及諸體必盛唐于是以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法著爲定則作詩者動以數者律之勿許稍越乎此又凡使事用句用字亦皆有一成之規不可以或出

入其所以繩詩者。可謂嚴矣。惟立說之嚴。則其途必歸于一。其取資之數。皆如有分量以限之。而不得不隘。是何也。以我所製之體。必期合裁于古人。稍不合則傷于體。而爲體有數矣。我啟口之調。必期合響于古人。稍不合則戾于調。而爲調有數矣。氣象格力無不皆然。則亦俱爲有數矣。其使事也。唐以後之事。戒勿用。而所使之事有數矣。其用字句也。唐以前未經用之字與句。戒勿入。則所用之字與句亦有數矣。夫其說亦未始非也。然以此有數之則。而欲以限天地景物無盡之藏。并限人耳目心思無窮之取。卽優于篇章者。使之連咏三日。其言未有不窮。而不至于重見疊出者。寡矣。夫人之心思。本無涯涘。可窮盡。可方體。每患于局而不能據。扁而不能發。乃故囿之而不使之據。鍵之而不使之發。則萎然疲薾。安能見其長乎。故百年之間。守其高曾。不敢改物。熟調膚辭。陳陳相因。而求一軼羣之步。跣躄之材。蓋未易遇矣。于是楚風懲其弊。起而矯之。抹倒體裁。聲調氣象。格力諸說。獨闢蹊徑。而栩栩然自是也。夫必主乎體裁諸說者。或失。則固盡抹倒之。而入于瑣屑滑稽。隱

怪荆棘之境以矜其新異其過殆又甚焉故楚風倡於一時究不能入人之深旋趨而旋棄之者以其說之益無本也近今詩家知懲七子之習弊掃其陳熟餘派是矣然其過凡聲調字之句近乎唐者一切屏棄而不爲務趨于奧僻以險怪相尙目爲生新自負得宋人之髓幾于句似秦碑字如漢賦新而近于俚生而入于澁真足大敗人意夫厭陳熟者必趨生新而厭生新者則又返趨陳熟以愚論之陳熟生新不可一偏必二者相濟于陳中見新生中得熟方全其美若主于一而彼此交譏則二俱有過然則詩家工拙美惡之定評不在乎此亦在其人神而明之而已

陳熟生新二者於義爲對待對待之義自太極生兩儀以後無事無物不然日月寒暑晝夜以及人事之萬有生死貴賤貧富高卑上下長短遠近新舊大小香臭深淺明暗種種兩端不可枚舉大約對待之兩端各有美有惡非美惡有所偏于一者也其間惟生死貴賤貧富香臭人皆美生而惡死美香而惡臭美富貴而惡貧賤然逢比之盡忠死何嘗

不美。江總之白首，生何嘗不惡。幽蘭得糞而肥，臭以成美。海木生香，則萎香反爲惡。富貴有時而可惡，貧賤有時而見美。尤易以明。卽莊生所云，其成也毀，其毀也成之義。對待之美惡，果有常主乎。生熟新舊二義，以凡事物參之，器用以商周爲實，是舊勝新。美人以新知爲佳，是新勝舊。肉食以熟爲美者也，果食以生爲美者也。反是則兩惡。推之詩，獨不然乎。舒寫胸襟，發揮景物，境皆獨得意，自天成，能令人永言三歎，尋味不窮，忘其爲熟，轉益見新，無適而不可也。若五內空如毫無寄托，以勦襲浮辭爲熟，搜尋險怪爲生，均爲風雅所擯。論文亦有順逆二義，并可與此參觀發明矣。

詩家之規則不一端，而曰體格曰聲調，恒爲先務。論詩者所爲總持門也。詩家之能事不一端，而曰蒼老曰波瀾，目爲到家。評詩者所爲造詣境也。以愚論之，體格聲調與蒼老波瀾，何嘗非詩家要言妙義。然而此數者，其實皆詩之文也，非詩之質也。所以相詩之皮也，非所以相詩之骨也。試一一論之，言乎體格，譬之于造器，體是其製，格是其形也。將造

是器得般種運斤公輸揮削器成而肖形合製無毫髮遺憾體格則至美矣乃按其質則枯木朽株也可以爲美乎此必不然者矣夫枯木朽株之質般輸必且束手而器亦烏能成然則欲般輸之得展其技必先具有木蘭文杏之材也而器之體格方有所托以見也言乎聲調聲則宮商叶韻調則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呂鏗鏘乎聽聞也請以今時俗樂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聲調先研精于平仄陰陽其吐音也分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而曼以笙簫嚴以鞀鼓節以頭腰截板所爭在渺忽之間其于聲調可謂至矣然必須其人之發于喉叶于口之音以爲之質然後其聲繞梁其調遏雲乃爲美也使其發于喉者啞然出于口者颯然高之則如蟬抑之則如蚓吞吐如振車之鐸收納如鳴笳之牛而按其律呂則于平仄陰陽唇鼻齒齶開閉撮抵諸法毫無一爽曲終而無幾微愧色其聲調是也而聲調之所麗焉以爲傳者則非也則徒恃聲調以爲美可乎以言乎蒼老凡物必由穉而壯漸至于蒼且老各有其候非一于蒼老也且蒼老必因乎其質非凡物可以蒼老槩也卽

如植物必松栢而後可言蒼老。松栢之爲物不必盡千霄百尺。卽尋丈楹檻間其鱗鬣夭矯。具有凌雲磐石之姿。此蒼老所由然也。苟無松栢之勁質。而百卉凡材。彼蒼老何所憑藉以見乎。必不然矣。又如波瀾之義。風與水相遭成文而見者也。大之則江湖。小之則池沼。微風鼓動而爲波。爲瀾。此天地間自然之文也。然必水之質空虛明淨。坎止流行。而後波瀾生焉。方美觀耳。若汙萊之澿。溷廁之溝瀆。遇風而動。其波瀾亦猶是也。但揚其穢。曾是云美乎。然則波瀾非能自爲美也。有江湖池沼之水以爲之地。而後波瀾爲美也。由是言之。之數者皆必有質焉。以爲之先者也。彼詩家之體格聲調。蒼老波瀾。爲規則爲能事。固然矣。然必其人具有詩之性情。詩之才調。詩之胸懷。詩之見解。以爲其質。如賦形之有骨焉。而以諸法傳而出之。猶素之受繪。有所受之地。而後可一一增加焉。故體格聲調。蒼老波瀾。不可謂爲文也。有待于質焉。則不得不謂之文也。不可謂爲皮之相也。有待于骨焉。則不得不謂之皮相也。吾故告善學詩者。必先從事于格物。而以識充其才。則質具而骨立。而以

諸家之論優游以文之則無不得而免于皮相之譏矣。

虞書稱詩言志。志也者。訓詁爲心之所之。在釋氏所謂種子也。志之發端。雅有高卑大小遠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識膽力四語充之。則其仰觀俯察遇物觸景之會。勃然而興。旁見側出。才氣心思溢于筆墨之外。志高則其言潔。志大則其辭弘。志遠則其旨永。如是者其詩必傳。正不必斤斤爭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間。乃俗儒欲炫其長。以鳴于世。于片語隻字。輒攻瑕索疵。指爲何出。稍不勝。則又援前人以證。不知讀古人書。欲著作以垂後世。貴得古人大意。片語隻字。稍不合無害也。必欲求其瑕疵。則古今惟吾夫子可免。孟子七篇。欲加之辭。豈無微有可議者。孟子引詩書。字句恒有錯誤。豈爲子輿氏病乎。詩聖推杜甫。若索其瑕疵。而文致之。政自不少。終何損乎杜詩。俗儒于杜。則不敢難。若今人爲之。則喧呶不休矣。今偶錄杜句。請正之。俗儒然乎否乎。如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儒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

紫髯

必曰止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牽合。

○河隴降王歎聖朝

必曰降則歎矣。歎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

○王綱尙旒

綴必曰綴旒○不聞夏殷衰必曰衰妲是殷周與夏無涉遺却周錯悞甚○前軍蘇武節

左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平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必曰恨水皇陵亭北結愁亭愁亭何出

○蘇武看羊陷賊庭必曰改牧作看又賊送俱錯○但訝鹿皮翁必曰鹿皮翁對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

○舊諳踈懶叔必曰懶是稽康○囚梁亦固扁必曰固扁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

○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豐○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木火井窮猿呼必曰

○片雲天共遠必曰雲天共遠○永負蒿里錢必曰蒿里○不見杏壇丈必曰函丈

○侍祠慙先露必曰慙先露○管寧紗帽淨必曰改阜為紗○潘生驂閣遠必曰

○豸遣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豸方遣忠登○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

○管子釋氏親抱送必曰杜撰俗極○嚴家聚德星必曰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

○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師伯集所使必曰據注雨師○先儒曾抱麟必曰

○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悠悠伏枕

○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悠悠伏枕

○莫徭射雁鳴桑弓必曰桑弧曰○悠悠伏枕

○悠悠伏枕

左書空

必曰左字何解

○只同燕石能星隕

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

○涼憶岷山巔

必曰岷山之涼有出乎

名參漢望苑

必曰博望苑去博字何出

○馮招疾病纏

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

○韋經

亞相傳

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否

○舌存恥作窮途哭

必曰不是

投閣爲劉歆

必曰劉歆子棻事借叶韻可乎

○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甚或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

○穀貴沒潛夫

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以上偶錄杜句

余代俗儒一一爲之評駁其他若此者甚多亦何累乎杜哉今有人其詩能一一無是累而通體庸俗淺薄無一善亦安用有此詩哉故不觀其高者大者遠者動摘字句刻畫評駁將使從事風雅者惟謹守老生常談爲不刊之律但求免于過斯足矣使人展卷有何意味乎而俗儒又恐其說之不足以勝也于是遁于考訂證據之學驕人以所不知而矜其博此乃學究所爲耳千古作者心胸豈容有此等銖兩瑣屑哉司馬遷作史記往往改竄六經文句後世無有非之者以其所就者大也然余爲此言非教人杜撰也如杜此等句本無可疵今人惑于盲瞽之說而以杜之所爲無害者反嚴以繩人于是詩亡而詩才亦且亡矣余故論而明之詩之工拙必不在是可無惑也

杜句之無害者。俗儒反嚴以繩人。必且曰。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斯言也。固大戾乎。詩人之旨者也。夫立德與立言。事異而理同。立德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乃以詩立言者。則自視與杜截然爲二。何爲者哉。將以杜爲不可學邪。置其媿之可而不能學。因置其瑕之不可而不敢學。僅自居于調停之中道。其志已陋。其才已卑。爲風雅中無是無非之鄉愿。可哀也。將以杜爲不足學邪。則以可者僅許杜而不願學。而以不可者聽之于杜。而如不屑學。爲風雅中無知無識之冥頑。益可哀已。然則在杜則可在。他人則不可之言。舍此兩端。無有是處。是其人既不能反而得之於心。而妄以古人爲不可之論。不亦大過乎。

作詩者在抒寫性情。此語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盡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詩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盡夫人能然之。并未盡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詩。隨舉其一篇與其一句。無處不可見。其憂國愛君。憫時傷亂。遭顛沛而不苟。處窮約而不濫。崎嶇兵戈盜賊。

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讀之。甫之面目。躍然于前。讀其詩一日。一日與之對。讀其詩終身。日日與之對也。故可慕可樂而可敬也。舉韓愈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骨相稜嶒。俯視一切。進則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獨善于野。疾惡甚嚴。愛才若渴。此韓愈之面目也。舉蘇軾之一篇一句。無處不可見。其凌空如天馬。游戲如飛仙。風流儒雅。無入不得。好善而樂與。嬉笑怒罵。四時之氣皆備。此蘇軾之面目也。此外諸大家。雖所就各有差別。而面目無不于詩見之。其中有全見者。有半見者。如陶潛李白之詩。皆全見面目。王維五言。則面目見。七言則面目不見。此外面目可見不可見。分數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見者。讀古人詩。以此推之。無不得也。余嘗于近代一二聞人。展其詩卷。自始至終。亦未嘗不工。乃讀之數過。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竊不敢謂作者如是也。

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爲三。韓詩無一字猶人。如太華削成。不可攀躋。若俗

儒論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輒搖唇鼓舌矣。蘇詩包羅萬象。鄙諺小說。無不可用。譬之銅鐵鉛錫。一經其陶鑄。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窺其涯涘。并有未見蘇詩一斑。公然肆其譏彈。亦可哀也。韓詩用舊事。而間以已意。易以新字者。蘇詩常一句中用兩事三事者。非騁博也。力大故無所不舉。然此皆本于杜。細覽杜詩。知非韓蘇創爲之也。必謂一句止許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與下三字。總現成寫此一事。亦非謂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記事冊。非自我作詩也。詩而曰作。須有我之神明在內。如用兵然。孫吳成法。懦夫守之不變。其能長勝者寡矣。驅市人而戰。出奇制勝。未嘗不愈于教習之師。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許讀韓蘇之詩。不然。直使古人之事。雖形體眉目悉具。直如芻狗。略無生氣。何足取也。

詩是心聲。不可違心而出。亦不能違心而出。功名之士。決不能爲泉石淡泊之音。輕浮之子。必不能爲敦龐大雅之響。故陶潛多素心之語。李白有遺世之句。杜甫與廣廈萬間之願。蘇軾師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

類皆應聲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詩如日月之光。隨其光之所至。卽日月見焉。故每詩以人見。人又以詩見。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強造作。而爲欺人欺世之語。能欺一人一時。決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閱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氣必蕪。安能振其辭乎。故不取諸中心而浮慕著作。必無是理也。

古人之詩。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詩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見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卽古盛世賢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經綸宰制。無所不急。而必以樂善愛才爲首務。無毫髮媚疾忌忮之心。方爲真宰相。百代之詩人亦然。如高適岑參之才。遠遜于杜。觀甫贈寄高岑諸作。極其推崇贊歎。孟郊之才。不及韓愈遠甚。而愈推高郊。至低頭拜東野。願郊爲龍身。爲雲。四方上下。逐東野。盧仝賈島張籍等諸人。其人地與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爲之歎賞推美。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寒暑不避。歐陽修于詩。極推重梅堯臣蘇舜欽。蘇軾于黃庭堅。秦觀張耒等諸人。皆愛之如己。所以好之者無不至。蓋自有天地以

來文章之能事萃于此數人。決無更有勝之而出其上者。及觀其樂善愛才之心。竟若欲然不自足。此其中懷闊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媚疾忌嫉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長。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議已。日以攻擊詆毀其類爲事。此其中懷狹隘。卽有著作。如其心術尙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而約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猶以李林甫盧杞之居心。而欲博賢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稱之。亦事理所必無者爾。

詩之亡也。亡于好名。沒世無稱。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竊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譽之學。得居高而呼者。倡譽之。而後從風者羣和之。以爲得風氣。于是風雅筆墨。不求之古人。而求之今人。以爲迎合。其爲詩也。連卷累帙。不過等之揖讓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聞其論。則亦盛言三百篇言漢言唐言宋。而進退是非之。居然當代之詩人。而詩亡矣。

詩之亡也。又亡于好利。夫詩之盛也。敦實學以崇虛名。其衰也。媒虛名。

以網厚實。于是以風雅壇坫爲居奇。以交遊朋盍爲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濫。詩道雜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義。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詩窮而後工。然則詩豈救窮者乎。斯二者好名實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詩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爲壘。斷名利之區。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問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詩道之不能長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詩評。雜而無章。紛而不一。六朝之詩。大約沿襲字句。無特立大家之才。其時評詩而著爲文者。如鍾嶸。如劉勰。其言不過吞吐抑揚。不能持論。然嶸之言曰。邇來作者競須新事。牽攀補衲。蠹文已甚。斯言爲能中當時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鋪辭。莫先于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斯言爲能探得本原。此二語外。兩人亦無所能爲論也。他如湯惠休。初日芙蓉。沈約。彈丸脫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屬一斑之見。終非大家體段。其餘皆影響附和。沈淪習氣。不足道也。唐宋以來。諸評詩者。或槩論風氣。或指論一人。一篇一語。單辭複句。不可殫數。其間有合有離。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須知復

變若惟復不變。則陷于相似。置古集中。視之眩目。何異宋人以燕石爲璞。劉禹錫曰。工生于才。達生于識。二者相爲用。而詩道備。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猶天地之氣。分爲四時。景色各異。人之才變。豈異于是。以上數則語。足以啟蒙矻俗。異于諸家悠悠之論。而合于詩人之旨。爲得之。其餘非戾則腐。如聾如瞶不少。而最厭于聽聞。錮蔽學者耳目心思者。則嚴羽高棅劉辰翁及李攀龍諸人是也。羽之言曰。學詩者以識爲主。入門須正。立意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卽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學詩須識是矣。既有識。則當以漢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詩。悉陳于前。彼必自能知所決擇。知所依歸。所謂信手拈來。無不是道。若云漢魏盛唐。則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師之學詩者。亦熟于聽聞。得于授受久矣。此如康莊之路。衆所羣趨。卽瞽者亦能相隨而行。何待有識而方知乎。吾以爲若無識。則一一步趨漢魏盛唐。而無處不是詩魔。苟有識。卽不步趨漢魏盛唐。而詩魔悉是智慧。仍不害于漢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

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槩與辰翁之言大率類是。而辰翁益覺恟恍無切實處。詩道之不振。此三人與有過焉。至于明之論詩者。無慮百十家。而李夢陽何景明之徒。自以爲得其正。而實偏。得其中而實不及。大約不能遠出于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龍益又甚焉。王世貞詩評甚多。雖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間有大合處。如云剽竊摹擬。詩之大病。割綴古語。痕迹宛然。斯醜已極。是病也。莫甚于李攀龍。世貞生平推重服膺攀龍。可謂極至。而此語切中攀龍之隱。昌言不諱。乃知當日之互爲推重者。徒以虛聲倡和。藉相倚以壓倒衆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夫自湯惠休以初日芙蓉擬謝詩。後世評詩者。祖其語意。動以某人之詩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動植物。造爲工麗之辭。而以某人之詩。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縛而不切。未嘗會于心。格于物。徒取以爲談資。與某某之詩何與。明人遞習成風。其流愈盛。自以爲兼總諸家。而以要言評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歷來之評詩者。雜而無章。紛而不一。詩道之不能常振于古今者。其以是故歟。

外篇

三百篇如三皇五帝。雖法制多有未備。然所以爲君而治天下之道。無能外此者矣。漢魏詩如三王。已有質文治具。煥然耳目。然猶未能窮盡事物之變。自此以後。作者代興。極其所至。如漢祖唐宗。功業炳耀。其名王。其實則霸。雖後人之才。或遜于前人。然漢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詩。爲王則不傳。爲霸則傳。漢祖唐宗之規模。而以齊桓晉文之才與術用之。業成而儼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壇。紹前哲。垂後世。若徒竊漢唐之規模。而無桓文之才術。欲自雄于世。此宋襄之一戰而敗。身死名滅。爲天下笑也。

漢魏之詩。如畫家之落墨于太虛中。初見形象。一幅絹素。度其長短闊狹。先定規模。而遠近濃淡。層次脫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詩。始知烘染設色。微分濃淡。而遠近層次。尙在形似意想間。猶未顯然分明也。盛唐之詩。濃淡遠近層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備。宋詩則能事益精。諸法變化。非濃淡遠近層次所得而該。刻畫博換。無所不極。又嘗謂漢魏詩不可

論工拙其工處乃在拙其拙處乃見工當以觀商周尊彝之法觀之六朝之詩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處見長拙處見短唐詩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則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詩在工拙之外其工處固有意求工拙處亦有意爲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詩工拙之分劑也又漢魏詩如初架屋棟梁柱礎門戶已具而牕櫺楹檻等項猶未能一一全備但樹棟宇之形製而已六朝詩始有牕櫺楹檻屏蔽開闔唐詩則于屋中設帳幃床榻器用諸物而加丹堊雕刻之工宋詩則製度益精室中陳設種種玩好無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雖未備物而規模弘敞大則宮殿小亦廳堂也遞次而降雖無製不全無物不具然規模或如曲房奧室極足賞心而冠冕闊大遜于廣厦矣夫豈前後人之必相遠哉運會世變使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

六朝詩家惟陶潛謝靈運謝朓三人最傑出可以鼎立三家之詩不相謀陶澹遠靈運警秀朓高華各闢境界開生面其名句無人能道左思鮑昭次之思與昭亦各自開生面餘子不能望其肩項最下者潘安沈

約幾無一首一語可取。詩如其人之品也。齊梁駢麗之習。人人自矜其長。然以數人之作。相混一處。不復辨其爲誰。千首一律。不知長在何處。其時膾炙之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等語。本色無奇。亦何足豔稱也。

謝靈運高自位置。而推曹植之才。獨得八斗。殊不可解。植詩獨美女篇。可爲漢魏壓卷。箜篌引次之。餘者語意俱平。無警絕處。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雋永。音節韻度。皆有天然姿態。層層搖曳而出。使人不可髣髴端倪。固是空千古絕作。後人惟杜甫新婚別。可以伯仲。此外誰能學步。靈運以八斗歸之。或在是歟。若靈運名篇。較植他作。固已優矣。而自遜處一斗。何也。

陶潛胸次浩然。吐棄人間一切。故其詩俱不從人間得。詩家之方外。別有三昧也。遊方以內者。不可學。學之猶章甫而適越也。唐人學之者。如儲光羲如韋應物。章旣不如陶。儲雖在韋前。又不如韋。總之俱不能有陶之胸次故也。

六朝諸名家各有一長俱非全璧。鮑昭庾信之詩杜甫以清新俊逸歸之似能出乎類者。究之拘方以內。盡於習氣而不能變通。然漸闢唐人之戶牖而啟其手眼。不可謂庾不爲之先也。

沈約云好詩圓轉如彈丸。斯言雖未盡然。然亦有所得處。約能言之。及觀其詩。竟無一首能踐斯言者。何也。約詩惟勿言一尊酒。明日難重持。二語稍佳。餘俱無可取。又約郊居賦。初無長處。而自矜其雌霓連蜺數語。謂王筠曰。知音者稀。真賞殆絕。僕所相邀。在此數語。數語有何意味。而自矜若此。約之才思。於此可推。乃爲音韻之宗。以四聲八病。疊韻雙聲等法。約束千秋風雅。亦何爲也。

李白天才自然。出類拔萃。然千古與杜甫齊名。則猶有間。蓋白之得此者。非以才得之。乃以氣得之也。從來節義勳業文章。皆得於天。而足於己。然其間亦豈能無分劑。雖所得或未至十分。苟有氣以鼓之。如弓之括力。至引滿。自可無堅不摧。此在穀率之外者也。如白清平調三首。亦平平宮艷體耳。然貴妃捧硯。力士脫靴。無論懦夫於此戰慄。趙趙萬狀。

秦舞陽壯士不能不色變於秦皇殿上。則氣未有不先餒者。寧暇見其才乎。觀白揮灑萬乘之前。無異長安市上醉眠時。此何如氣也。大之卽舜禹之巍巍不與。立勳業可以鷹揚牧野。盡節義能爲逢比。碎首立言而爲文章。韓愈所言。光焰萬丈。此正言文章之氣也。氣之所用不同。用於一事則一事立極。推之萬事無不可以立極。故白得與甫齊名者。非才爲之。而氣爲之也。歷觀千古詩人。有大名者。舍白之外。孰能有是氣者乎。

盛唐大家稱高岑王孟。高岑相似。而高爲稍優。孟則大不如王矣。高七古爲勝。時見沉雄。時見沖澹。不一色。其沉雄直不減杜甫。岑七古間有傑句。苦無全篇。且起結意調。往往相同。不見手筆。高岑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作備。如高七律一首中。疊用巫峽啼猿。衡陽歸雁。青楓江白。帝城岑一首中。疊用雲隨馬。雨洗兵。花迎蓋。柳拂旌。四語一意。高岑五律如此尤多。後人行笈中。攜廣輿記一部。遂可吟詠徧九州。實高岑啟之也。總之以月白風清。鳥啼花落等字。裝上地頭。一名目則一。

首詩成可以活板印就也。王維五律最出色。七古最無味。孟浩然諸體似乎澹遠。然無縹緲幽深思致。如畫家寫意。墨氣都無。蘇軾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材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於衝口而出。孟開其端也。總而論之。高七古。王五律。可無遺議矣。

王世貞曰。十首以前。少陵較難入。百首以後。青蓮較易厭。斯言以蔽李杜。而軒輊自見矣。以此推之。世有閱至終卷皆難入。纔讀一篇卽厭者。其過惟均。究之難入者可加功。而卽厭者終難藥也。

白居易詩。傳爲老嫗可曉。余謂此言亦未盡然。今觀其集。矢口而出者固多。蘇軾謂其局於淺切。又不能變風操。故讀之易厭。夫白之易厭。更甚於李。然有作意處。寄托深遠。如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此風人之能事也。至五言排律。屬對精緊。使事嚴切。章法變化中。條理井然。讀之使人惟恐其竟。杜甫後不多得者。人每易視白。則失之矣。元稹作意勝於白。不及白。春容暇豫。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終非庸近可擬。二人同時得盛名。必有其實。俱未可輕議也。

李賀鬼才其造語入險正如蒼頡造字可使鬼夜哭王世貞曰長吉師心故爾作怪有出人意表然奇過則凡老過則穉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嘗謂世貞評詩有極切當者非同時諸家可比奇過則凡一語尤爲學李賀者下一痛砭也

論者謂晚唐之詩其音衰颯然衰颯之論晚唐不辭若以衰颯爲貶晚唐不受也夫天有四時四時有春秋春氣滋生秋氣肅殺滋生則敷榮肅殺則衰颯氣之候不同非氣有優劣也使氣有優劣春與秋亦有優劣乎故衰颯以爲氣秋氣也衰颯以爲聲商聲也俱天地之出於自然者不可以爲貶也又盛唐之詩春花也桃李之穠華牡丹芍藥之妍豔其品華美貴重略無寒瘦儉薄之態固足美也晚唐之詩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籬邊之叢菊極幽豔晚香之韻可不爲美乎夫一字之褒貶以定其評固當詳其本末奈何不察而以辭加人又從而爲之貶乎則執盛與晚之見者卽其論以剖明之當亦無煩辭說之紛紛也已

開宋詩一代之面目者始於梅堯臣蘇舜欽二人自漢魏至晚唐詩雖

遞變皆遞留不盡之意。卽晚唐猶存餘地。讀罷掩卷。猶令人屬思久之。自梅蘇變盡崑體。獨創生新。必辭盡於言。言盡於意。發揮鋪寫。曲折層累。以赴之。竭盡乃止。才人伎倆。騰蹕六合之內。縱其所如。無不可者。然含蓄淳泓之意。亦少衰矣。歐陽修極伏膺二子之詩。然歐詩頗異於是。以二子視歐陽。其有狂與狷之分乎。

古今詩集多者或數千首。少者或千首。或數百首。若一集中首首俱佳。並無優劣。其詩必不傳。又除律詩外。若五七言古風長篇。句句俱佳。並無優劣。其詩亦必不傳。卽如杜集中。其率意之作。傷於俚俗。率直者頗有。開卷數首中。如爲南曹小司寇作。惟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等句。豈非累作乎。又如丹青引。真絕作矣。其中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豈非累句乎。譬之於水。一泓澄然。無纖翳微塵。瑩淨澈底。清則清矣。此不過湖泚潭沼之積耳。非易竭。卽易腐敗。不可久也。若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物。靈蠢畢彙。終古如斯。此海之大也。百川欲不朝宗得乎。

詩文集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頽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二三，皆卓然名作也。宋人富於詩者，莫過於楊萬里。周必大此兩人作，幾無一首一句可采。陸游集佳處固多，而率意無味者更倍。由此以觀，亦安用多也。王世貞亦務多者，覓其佳處。昔人云：排沙簡金，尙有寶可見。至李維楨文翔鳳諸集，動百卷外，益彼哉不足言矣。

作詩文有意逞博，便非佳處。猶主人勉強徧處請生客，客雖滿坐，主人無自在受用處。多讀古人書，多見古人，猶主人啟戶，客自到門，自然賓主水乳。究不知誰主誰賓。此是真讀書人真作手。若有意逞博，搦管時翻書抽帙，搜求新事新字句，以此炫長，此貧兒稱貸營生，終非已物。徒見蹴踏耳。

應酬詩有時亦不得不作。雖是客料生活，然須見是我去應酬他，不是人人可將去應酬他者。如此便於客中見主，不失自家體段，自然有性。

有情非幕下客及捉刀人所得代爲也。每見時人一部集中應酬居什九有餘。他作居什一不足。以題張集。以詩張題。而我喪我久矣。不知是其人之詩乎。抑他人之詩乎。若懲噎而廢食。盡去應酬詩不作。而卒不可去也。須知題是應酬。詩自我作。思過半矣。

遊覽詩切不可作應酬山水語。如一幅畫圖。名手各各自有筆法。不可錯雜。又名山五岳。亦各各自有性情氣象。不可移換。作詩者以此二種心法。默契神會。又須步步不可忘我是遊山人。然後山水之性情氣象。種種狀貌變態影響。皆從我目所見耳所聽足所履而出。是之謂遊覽。且天地之生是山水也。其幽遠奇險。天地亦不能一一自剖其妙。自有此人之耳目手足一歷之。而山水之妙始洩。如此方無愧於遊覽。方無愧乎遊覽之詩。

何景明與李夢陽書。縱論歷代之詩。而上下是非之。其規夢陽也。則曰近詩以盛唐爲尙。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於宋。夫尊初盛唐而嚴斥宋元者。何李

之壇坫也。自當無一字一句入宋元界分上。乃景明之言如此。豈陽斥之而陰竊之。陽尊之而陰離之邪。且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邪。將未嘗寓目。自爲遙契。脗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邪。旣已似宋。則自知之明。且不有何妄進退前人邪。其故不可解也。竊以爲李之斥唐以後之作。非能深入其入之心。而洞伐其髓也。亦僅髣髴皮毛形似之間。但欲高自位置。以立門戶。壓倒唐以後作者。而不知已飲食之。而役隸於其家矣。李與何彼唱予和。互相標榜。而其言如此。亦見誠之不可揜也。由是言之。則凡好爲高論大言。故作欺人之語。而終不可以自欺也夫。

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絀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分時代邪。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

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爲此言者。不但未見宋詩。并未見唐詩。村學究道聽耳食。竊一言以詫新奇。此等之論是也。

五古漢魏無轉韻者。至晉以後漸多。唐時五古長篇。大都轉韻矣。惟杜甫五古。終集無轉韻者。畢竟以不轉韻者爲得。韓愈亦然。如杜北征等篇。若一轉韻。首尾便覺索然無味。且轉韻便似另爲一首。而氣不屬矣。五言樂府。或數句一轉韻。或四句一轉韻。此又不可泥。樂府被管絃。自有音節於轉韻。見宛轉相生層次之妙。若寫懷投贈之作。自宜一韻。方見首尾聯屬。宋人五古。不轉韻者多。爲得之。

七古終篇一韻。唐初絕少。盛唐間有之。杜則十有三。韓則十居八九。逮於宋。七古不轉韻者益多。初唐四句一轉韻。轉必蟬聯雙承而下。此猶是古樂府體。何景明稱其音節可歌。此言得之。而實非。七古卽景卽物。正格也。盛唐七古。始能變化錯綜。蓋七古直敘。則無生動波瀾。如平

蕪一望縱橫則錯亂無條貫如一屋散錢有意作起伏炤應仍失之板無意信手出之又苦無章法矣此七古之難難尤在轉韻也若終篇一韻全在筆力能舉之藏直敘於縱橫中既不患錯亂又不覺其平蕪似較轉韻差易韓之才無所不可而爲此者避虛而走實任力而不任巧實啟其易也至如杜之哀王孫終篇一韻變化波瀾層層掉換竟似逐段換韻者七古能事至斯已極非學者所易步趨耳

燕歌行學栢梁體七言句句叶韻不轉此樂府體則可耳後人作七古亦間用此體節促而意短通篇竟似湊句毫無意味可勿倣也二句一轉韻亦覺局促大約七古轉韻多寡長短須行所不得不行轉所不得不轉方是匠心經營處若曰栢梁體並非樂府何不可效爲之栢梁體是衆手攢爲之耳出於一手豈亦如各人之自寫一句乎必以爲古而效之是以虞廷喜起之歌律今日詩也

杜甫七言長篇變化神妙極慘淡經營之奇就贈曹將軍丹青引一篇論之起手將軍魏武之子孫四句如天半奇峯拔地陡起他人於此下

便欲接丹青等語。用轉韻矣。忽接學書二句。又接老至浮雲二句。却不轉韻。誦之殊覺緩而無謂。然一起奇峯高插。使又連一峯。將來如何撒手。故卽跌下陂陀。沙灤石确。使人褰裳委步。無可盤桓。故作畫蛇添足。拖沓迤邐。是遙望中峯地步。接開元引見二句。方轉入曹將軍正面。他人於此下。又便寫御馬玉花驄矣。接凌烟下筆二句。蓋將軍丹青是主。先以學書作賓。轉韻畫馬是主。又先以畫功臣作賓。章法經營。極奇而整。此下似宜急轉韻入畫馬。又不轉韻。接良相猛士四句。賓中之賓。益覺無謂。不知其層次養局。故紆折其途。以漸升極高極峻處。令人目前忽劃然天開也。至此方入畫馬正面。一韻八句。連峯互映。萬笏凌霄。是中峯絕頂處。轉韻接玉花御榻四句。峯勢稍平。蛇虺遊行出之。忽接弟子韓幹四句。他人於此必轉韻。更將韓幹作排場。仍不轉韻。以韓幹作找足語。蓋此處不當更以賓作排場。重複掩主。便失體段。然後永歎將軍善畫。包羅收拾。以感慨係之篇終焉。章法如此。極森嚴極整暇。余論作詩者。不必言法。而言此篇之法。如是何也。不知杜此等篇。得之於心。

應之於手有化工而無人力如夫子從心不踰之矩。可得以教人否乎。使學者首首印此篇以操觚。則望板拘牽。不成章矣。決非章句之儒。人功所能授受也。

蘇轍云大雅綿之八九章。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最得爲文高致。轍此言譏白居易長篇。拙於敘事。寸步不遺。不得詩人法。然此不獨切於白也。大凡七古必須事文不相屬。而脈絡自一。唐人合此者。亦未能概得。惟杜則無所不可。亦有事文相屬。而變化縱橫。畧無痕迹。竟似不相屬者。非高岑王所能幾及也。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蕃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奇扞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王世貞曰。七言絕句。盛唐主氣。氣完而意不盡。中晚唐主意。意工而氣不甚完。然各有至者。斯言爲能持平。然盛唐主意。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宋人七絕。種族各別。然出奇入幽。不可端倪處。竟有軼駕唐人者。若必曰唐曰供奉曰龍標以律之。則失之矣。

杜七絕輪困奇矯不可名狀在杜集中另是一格宋人大槩學之宋人七絕大約學杜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七言律詩是第一棘手難入法門融各體之法各種之意括而包之於八句是八句者詩家總持三昧之門也乃初學者往往以之爲入門而不知其難三家村中稱詩人出其稟必有律詩數十首故近來詩之亡也先亡乎律律之亡也在易視之而不知其難難易不知安知是與非乎故於一部大集中信手拈其七言八句一首觀之便可以知其詩之存與亡矣

五言律句裝上兩字卽七言七言律句或截去頭上兩字或挾去中間兩字卽五言此近來詩人通行之妙法也又七言一句其辭意算來只得六字六字不可以句也不拘於上下中間嵌入一字而句成矣句成而詩成居然膾炙人口矣又凡詩中活套如剩有無那試看莫教空使還令等救急字眼不可屈指數無處不可扯來安頭找脚無怪乎七言律詩漫天徧地也夫剩有無那等字眼古人用之未嘗不是玉尺金針

無如點金成鐵手用之反不如牛溲馬勃之可奏效噫亦可歎已。

五言排律近時作者動必數十韻大約用之稱功頌德者居多其稱頌處必極冠冕闊大多取之當事公卿大人先生高閣扁額上四字句不拘上下中間添足一字便是五言彈丸佳句矣排律如前半頌揚後半自謙杜集中亦有一二今人守此法而決不敢變善於學杜者其在斯乎。

學詩者不可忽略古人亦不可附會古人。忽畧古人蠱心浮氣僅獵古人皮毛。要知古人之意有不在言者古人之言有藏於不見者古人之字句有側見者有反見者此可以忽畧涉之者乎不可附會古人如古人用字句亦有不可學者亦有不妨自我爲之者不可學者卽三百篇中極奧僻字與尙書殷盤周誥中字義豈必盡可入後人之詩古人或偶用一字未必盡有精義而吠聲之徒遂有無窮訓詁以附會之反非古人之心矣不妨自我爲之者如漢魏詩之字句未必盡出於漢魏而唐及宋元等而下之又可知矣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

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復何所本乎不過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無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創之於前我獨不可創於後乎古之人有行之者文則司馬遷詩則韓愈是也苟乖於理事情是謂不通不通則杜撰杜撰則斷然不可苟不然者自我作古何不可之有若腐儒區區之見句束而字縛之援引以附會古人反失古人之真矣

原詩跋

自有詩以來。求其盡一代之人。取古人之詩之氣體聲辭篇章字句。節節摩做。而不容纖毫自致其性情。蓋未有如前明者。國初諸老。尙多沿襲。獨橫山起而力破之。作原詩內外篇。盡掃古今盛衰正變之膚說。而極論不可明言之理。與不可明言之情。與事。必欲自具胸襟。不徒求諸詩之中而止。然其所謂不可明言者。亦卒歸于不可言。其言者。皆可言者也。後之學詩者。返求諸性情學術。毋執其可言者。以爲不可言者。卽在於是。庶上可與古人冥合。而下無負作者之盛心。與癸卯冬日。吳江沈林惠識。

全唐詩話續編弁言

甲午夏杪。以手鈔全唐詩話六卷。重付開雕。因憶余目之所見。集中有未盡搜羅者。遂信手拈而續之。凡原集載其人而遺其事者。續爲卷上。其人與事之俱未及載者。續爲卷下。案陳直齋書錄解題云。尤延之尙書家有遂初堂藏書。爲近世冠。是其采輯之富。有所自來。夫豈患掛漏與。擇焉旣精。自不以多爲善。漫爲加輯。其能免續貂之誚乎。獨是李義府高駢之輩。編入集中。未嘗因人而廢。若經文緯武。忠義丕著。如張巡。爲有唐一代之偉人者。集中未見。不無遺憾。巡本盛唐人。茲取以冠篇。蓋儒者效法古人。仰如泰山。北斗。當以志節經濟爲上。至所謂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者。殆卑之無甚高論也。審乎此。而讀全唐詩話。亦足爲座右之一助云爾。孫壽又書。



全唐詩話續編目錄

卷上

太宗

高宗

元宗

德宗

宣宗

武后

上官昭容

李嶠

蘇頲

王維

孟浩然

韋應物

李泌

顧況

盧綸

錢起

竇鞏

韓愈

張籍

歐陽詹

元稹

白居易

牛僧孺

劉禹錫

賈島

施肩吾

令狐楚

李賀

柳宗元

王建

鄭還古

段文昌

張祜

李商隱

溫庭筠

杜牧

許渾

李遠

趙嘏

薛能

方干

翁承贊

盧延遜

裴說

杜荀鶴

李濤

羅隱

鄭谷

李山甫

沈彬

僧齊己

僧貫休

魚元機



全唐詩話續編卷上

石門孫濤樂山續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太宗

太宗幸翠微宮。進士張昌齡獻翠微宮頌。帝愛之。初昌齡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王師旦知貢舉。黜之。帝怪詰其故。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若置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帝善其言。

高宗

柳公權小說舊聞云。唐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侍郎獨持國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流。驅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公望之如神仙焉。

元宗

開元傳信記云。明皇幸蜀。回至劍門。謂侍臣曰。劍門天險。自古及今。敗

亡相繼豈非在德不在險也。因作詩曰：劍閣橫空峻，鑿輿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開。灌木縈旗轉，仙雲拂馬來。乘時方在德，嗟爾勒銘才。至德二年，普安郡太守賈深勒于石。

雍洛靈異記云：明皇友悌，古無有者。嘗以書賜弟憲等。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體生羽翼。朕每言服藥而生羽翼，寧如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王之才，足以經國，絕其朝謁，卒使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丸效耶。

明皇雜錄云：明皇初自巴蜀回，夜闌登勤政樓，倚欄南望，烟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尙未還。蓋盧思道之詩也。歌畢，月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求于里中，召至，果梨園弟子也。其夜復乘月登樓，左右惟力士及妃侍者，紅桃在焉。遂命歌涼州。涼州卽貴妃所製，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掩泣，因廣其曲傳於人間。

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教坊王大娘善戴竿於百尺上爲木山狀瀛洲方丈命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舞亦不輟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年十歲慧悟過人召於簾中坐貴妃膝上爲施粉黛與戴巾櫛問晏汝爲正字正得何字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貴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休謂綺羅翻有力還自嫌輕更着人同前

德宗

廣卓異記云貞元五年置中和節德宗製詩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美之中和變梅柳萬彙生春光中和紀月令芳與天地長耽樂豈不尙懿茲特景辰庶遂亨育恩同致寶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池桃梢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荒

宣宗

蔡寬夫詩史云唐宣宗瀑布詩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王者之氣象可見

武后

廣卓異記云。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鬢氛埃。流雲度城闕。河隄新柳翠。苑上花初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群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崑斷復連。清流澄徹俯伊川。塔影遙遙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舊長千尋水。遠壑初飛百丈泉。綵仗紅旗遠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城宮闕擬朝迴。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盃。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花落紛紛更無已。稱觴獻壽烟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流芳草。龍騎駸駸映晚花。千乘萬騎鑿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心南望屬車塵。鶯聲引颺聞黃道。王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是瑤池樂。

時雨來觀農扈春

上官昭容

許彥周詩話云。唐高宗燕羣臣。賞雙頭牡丹詩。上官昭容一聯云。勢如連璧友。情若臭蘭人。觀此洵一英奇女子也。

李嶠

大唐新語云。李嶠字巨山。趙州人。少負才華。參知政事。封鄭國公。長壽中。則天鑄八稜銅柱。柱下置鐵山翁。仲師子麒麟園。逸武三思爲文。朝士獻詩。不可勝紀。惟嶠詩冠絕當時。曰。轍迹光西嶠。動庸紀北燕。如何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頰叢雲起。珠疑大小懸。聲流塵作劫。業固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遇上皇年。

明皇傳信記云。明皇將幸蜀。登花萼樓。使樓前善水調者。登樓而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得幾時。不見而今汾上水。惟有年年秋雁飛。顧侍者曰。誰爲此。對曰。宰相李嶠辭也。明皇曰。真才子。不待曲

終而去。

蘇頲

開元傳信記云。蘇瓌未知男頲。有人獻兔。掛于廊廡間。召頲詠詩。乃曰。兔死彈丸。携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由是稱爲小許公。

明皇雜錄云。京兆尹訪蘇瓌。既去。瓌令男頲詠尹字。乃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其敏捷如此。明皇問瓌草書難其人。誰可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爲文甚速。可備使令。然性嗜酒。幸免沉醉。足以了事。令召至。則酒未解。猶嘔殿下。命中貴人扶臥御幄前。明皇親舉衾覆之。既醒。援筆立就。明皇撫背曰。知子莫若父。

王維

史載維字摩詰。九歲屬文。與弟縉齊名。擢進士官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名盛于開元天寶間。寧薛諸王尊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家以爲天機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篤志奉佛。食不

葦衣不綵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日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爲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又嗜古精音律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徐云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代宗嘗語緡朕嘗於諸王坐聞維樂章今傳幾何因遣中人往取緡爲哀集數十百篇上之

古今詩話云王右丞好取人詩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此華英集中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此李嘉祐句大都誦古人詩多積久或不記則往往用爲已有耳

孟浩然

史載浩然字浩然任節自喜隱鹿門山年四十遊京師賦詩莫敢抗張九齡王維亟稱之維嘗邀入內署俄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帝曰卿不求仕耳朕何嘗棄卿奈何謫我因放還已韓朝宗欲薦之約與俱至京師會故人至浩然劇飲忘

約。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惜其他。自是卒不顯。初王維過郢。晝浩然像于刺史亭。因署曰浩然。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章應物

唐宋遺史云。章應物爲蘇州太守。嘗有詩贈米嘉榮曰。吹得涼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近來年少欺前輩。好染髭鬚學後生。又嘗赴本州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其故。乃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樂妓侍寢。問記其詩否。一妓強記。乃誦之曰。高警雲。警宮樣粧。春風一曲杜章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

腸。

古今詩話作劉夢得詩

冷齋夜話云。章應物琥珀詩曰。曾爲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從可覩。嘗見琥珀中有物形如蜂。此物自外國來。地有茯苓處。方生琥珀。

黃常明云。章應物詩。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徹底清。又雜言送人。

云水壺見底未爲清。年少如玉有詩名。此可謂用事之法。蓋不拘故常也。

晉溪詩話云。韋蘇州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余謂君子當切切作斯語。彼爲繭絲不爲保障者。得無愧此乎。

李泌

史載泌字長源。七歲能爲文。開元中。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時員俶九歲。升堂。詞辨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爾。因問童子有類若者乎。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奕。因命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員動靜。泌遽巡曰。願聞其畧。說曰。方若棋局。員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說遂起。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腰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之。

顧况

南部新書云。顧况志尙疎逸。近於方外。時宰招以好官。况以詩答云。四

海而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瀛洲叫一聲。

古今詩話云。况在洛。乘閒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游。亦題於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日餘。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云。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來春取次行。

盧綸

丹陽集云。盧綸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漳。夏侯審。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歷十才子。憲宗尤愛綸文。至詔張仲素求其遺稿。綸集中。往往有贈諸人詩。所謂舊錄藏雲穴。新詩滿帝鄉者。送中孚之詩也。引水忽驚冰滿壩。向田空見石和雲者。寄漳端之詩也。擁褐覺霜下。抱琴聞雁來者。同漳宿旅舍之詩也。風傾竹上雪。山對酒邊人者。題苗發竹間亭詩也。桂樹曾同折。龍門幾共登者。寄端峒曙

漳之詩也。司空曙亦有送中孚詩云：聽猿看楚岫，隨雁到吳洲。耿漳寄曙云：老醫迷舊疾，朽藥誤新方。李端寄綸云：熊寒方入樹，魚樂稍離泉。錢起答苗發龍池詩云：暫別迎車雉，還隨護法龍。又贈夏侯審云：詩成流水上，夢盡落花間。諸人更唱迭和，莫非佳句。蓋草木臭味既同，則金蘭契分彌篤爾。史載郭曖進宮，大集名士，李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爲之耶。請賦起姓，端立賦錢一章，更工於前。起之妬賢，徒增愧而端之捷思爲可服也。

錢起

蔡寬夫詩史云：唐大清宮使翰林學士錢起，多佳篇。人收起詩，不過百首。有錢蒙仲得江行無題一百絕，皆人家藏本所無。有云：雲雲疎有葉，雨浪細無聲。穩放扁舟去，江天自有程。又憔悴異靈均，非讒作逐臣。如逢漁父問，未是獨醒人。又烟渚復烟渚，畫屏復畫屏。引惹天末去，數點暮山青。又隄壞漏江水，地均成野塘。晚荷從不折，留取作秋香。

廣卓異記云。長慶二年。錢起自中書舍人知舉。放進士周墀及第。後同在翰林。會昌三年。起自僕射再放榜。時周墀任華州。因寄詩賀。叙同在翰林。曰。文場三化魯儒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雖欣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答曰。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授清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藝初吟得夜光。莫道相如不相見。蓮峰之下有龔黃。人以爲絕唱。後詩原集作王起和周侍郎見寄詩未知孰是

丹陽集云。錢起與郎士元齊名。時人語曰。前有沈宋。後有錢郎。然郎豈敢望錢哉。起中書遇雨詩云。雲銜七曜起。雨拂九門來。宴李監宅云。晚鐘過竹靜。醉客出花遲。罷官後云。秋堂入閑夜。雲月思離居。對雨云。生事萍無定。愁心雲不開。亦可謂奇句矣。士元詩豈有如此句乎。贈孟少府新除江南尉云。客路尋常隨竹影。人家大抵傍山嵐。題王秀友半日村別業云。長溪南路當群岫。半景東隣照數家。此何等語。余讀其詩盡。然未見有可喜處。以是知不及起遠甚。

起宿驛舍。聞窗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怪之。十年後就試。座主李時記事作秋澤試湘靈鼓瑟詩。落句意久不屬。遂以此一聯續之。乃中魁選。詩全篇云。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雅調悽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寶鞏

盧懷抒情云。寶鞏工爲絕句。嘗從軍有別家詩云。自笑儒生着戰袍。書齋壁上掛弓刀。如今便是征人婦。好織迴文寄寶鞏。又掉妓東東一篇云。芳菲美艷不禁風。未到春殘已墜紅。惟有側輪車上鐸。耳邊長似叫東東。

韓愈

碧溪曰。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叢見孤熊。四坐各低回。不敢捩眼窺。可謂善言場屋事。若平居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

葛常之曰。沈存中謂退之城南聯句云。竹影金瑣碎。金瑣碎者日光也。

恨句中無日字爾。余謂不然。杜子美云。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亦何必用日字。作詩正欲如此。

古今詩話云。韓退之。彌明傳云。嘗與文友會宿者。老道士形貌怪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飲酒。衆度其不能詩。因聯句咏爐中石鼎。將以困之。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剗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人多不識。乃遣人執筆硯吟曰。龍頭縮困蠢。豕腹脹膨脞。坐客盡驚。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促之。坐中有欲吟。其聲悽苦。彌明句中。侮之曰。仍於蚯蚓竅。更作蒼蠅聲。須臾倚壁睡。鼻息如雷。坐客異且畏之。

張籍

丹陽集云。張籍韓愈高弟也。愈嘗作此。曰足可惜。贈之八百餘言。又作喜候喜至之篇。贈之二百餘言。又有贈張籍一篇。二百言。皆不稱其能詩。獨有調張籍一篇。大尊李杜。而未章有願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之句。病中贈張籍一篇。有半塗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其氣。

不令見麾幢之句。醉贈張徽。有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鷄羣之句。今取其集讀之。如送越客詩云。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逢故人詩云。海上見花發。瘴中聞鳥飛。送海客詩云。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紫掖發章句。青閣更詠歌。如此之類。皆駢句也。至如寺貧無施利。僧老足慈悲。收拾新琴譜。封題舊藥方。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語言便拙。實無可取。

退之調張籍詩曰。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魏道輔謂高至酌天漿。幽至於拔鯨牙。其用思深遠如此。彼獨未讀送無本詩爾。其曰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牙角。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覩嬰元。沓。言手攬蛟龍之角。下覩衆鬼之沓。皆難事。而無本勇往無不敢。蓋作文以氣爲主也。則調張籍之句。無乃亦是意乎。同上

歐陽詹

雅言雜載云。詹乾德中獻野史。受黃岡宰。有詩行于世。聞猿云。啼猿非有恨。行客自多悲。聞笛云。不知吹者意。何似聽人心。臥屏云。橫琴遮

遠洞舉手出高峰。公字蘆云。漁家合得兩三莖。公退徐吟思倍清。官
浦不將歸舊隱。蕭蕭留與後人聽。

元稹

元微之在浙東時。賓府有薛書記。飲酒醉。因爭令。以酒器擊傷微之。由
此遂去幕。乃作十離爲獻。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有人憐。
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緣毯上眠。犬離家越管宣毫始稱情。紅牋紙

上撒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幾之手裏擎。筆離手雲耳紅毛淺碧

蹄。追風曾到日東西。爲驚玉貌郎君墜。不得華軒更一嘶。馬離院隴西

獨自一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

鸚鵡離籠

出入朱門未忍拋。有人常變語咬咬。啣泥污穢珊瑚簪。不得

梁間更壘巢。燕離巢皎潔圓明內外通。清光似照水晶宮。都緣一點瑕

相污。不得終宵在掌中。珠離掌戲躍蓮池四五秋。常搖朱尾弄綸鈎。無

端擺斷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魚離池爪利如鋒眼似鈴。平原捉兔

趨高情。無端竄向青雲外。不得而今手上擎。鷹離鞵蒼鬱新栽四五行。

常將正節負秋霜。爲緣春筍鑽墻出。不得垂陰覆玉堂。竹離亭鑄瀉黃

金鑿始開。初生三五月。徘徊爲遭無限塵。蒙汚不得華堂上玉臺。鑑

離書元公詩曰。馬上同携今日盃。湖邊還拂去年梅。年年只是人空

老。處處何曾花不開。歌咏每添詩酒興。醉酣還命管絃來。樽前百事

皆依舊。檢點唯無薛秀才。

據言鑿鐵有薛濤上蓮師犬離家魚離池鷓鴣離
龍竹離籠珠離掌五詩此謂薛書 耶未知孰是

古今詩話云。元稹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序曰。昔年曾於解縣

飲酒。余爲錄事。有客後至。數犯酒令。併飛數盃。逃席而去。醒後問其

人曰。前虞鄉黃丞也。爾後絕不復知所在。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

十六日至褒城驛。有黃明府見迎。問其前銜。卽曩日逃席也。因問坐

隅山川。則褒女所奔之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地在其右。感今懷古。

作贈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

迎。依稀迷姓字。積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時眼暫明。便邀連坐鉢。

兼共摘船行。酒思臨風亂。霜髭拂地平。不看深淺酌。貪愴古今情。迺

透七盤路。坡陀數丈城。花疑褒姒笑。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空閑

千古橫

白居易

古今詩話云。白樂天以詩名。與元微之同時。號元白。詩詞多比畫圖。如重屏圖。自唐迄今傳焉。乃樂天醉眠詩也。詩曰。放杯書案上。枕臂火爐前。老愛尋思睡。慵便取次眠。妻教啣烏帽。婢與展青氈。便是屏風樣。何勞畫古賢。且詩之所以能盡人情物態者。非筆端有口。未易到也。詩家以畫爲無聲詩。誠哉是言。

白樂天致仕時。裴晉公夜宴諸進士官。樂天賦詩云。九燭臺前十二殊。主人留醉任歡娛。飄飄舞袖雙飛蝶。宛轉歌喉一索珠。坐久欲醒還酩酊。夜深臨去更踟躕。南山賓客東山妓。此會人間曾有無。同上

葛常之云。樂大以長慶二年。自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冬十月。仍服緋。故遊恩德寺詩序云。俯視朱紱。仰睇白雲。有愧於心。及觀自款詩云。實事漸銷。虛事在。銀魚金帶。遶腰光。戊申咏懷云。紫泥丹筆。皆經手。赤紱金章。盡到身。按唐制。紫爲三品之服。緋爲四品之服。淺緋爲五

品之服各服金帶。又制衣紫者，魚袋以金飾。衣緋者，魚袋以銀飾。樂天時爲五品，淺緋金帶，佩銀魚，宜矣。劉長卿有袁郎中喜章服詩云：手詔來筵上，腰金向粉闈。動名傳舊閣，蹈舞著新衣。郎中亦是五品，故其身章與樂天同。

隱居詩話云：樂天題海圖屏風詩，略曰：或者不量力，謂茲鰲可求。鼉屬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鰲既頓頤，諸鰲齊掉頭。噴風激飛廉，鼓波怒陽秋。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吾讀此詩，感劉魄，李訓，薛文通等事，爲之太息。

黃常明云：樂天及第後歸觀，留別同年云：擢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此毛義得檄而喜之意也。論者以春風得意馬蹄疾，決非孟郊語。其氣格亦不類。而白公亦有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風歸鄉情。此又不可曉也。

丹陽集云：元白齊名，有自來矣。元微之寫白詩于閩州西寺，白樂天寫元詩百篇，合爲屏風，更相傾慕如此。如樂天必言微之詩，得己格律。

頓進。所謂每被老元偷格律是也。然微之江陵放言與送客嶺南詩。樂天皆擬其作。則又何耶。

牛僧孺

古今詩話云。牛僧孺將赴舉。投贄於劉夢得。對客展讀。飛筆塗竄其文。居三十年。夢得守汝。僧孺出鎮漢南。枉道汝水。雕旌信宿。酒酣贈詩。于夢得曰。粉飾爲郎二十春。向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問尊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夢得方悟往年改文卷之事。和答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倚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且喜清風語笑頻。猶有當時舊冠劍。待公三日拂埃塵。

劉禹錫

古今詩話曰。劉夢得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朱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錫。嘗疑之。吾重陽欲押一糕字。思索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爲之。嘗訝老杜詩有巨顛拆老拳。無出處。及讀石勒傳云。卿旣遭孤。

老拳孤亦遭卿毒手豈虛言哉

黃常明云夢得詩只恐鳴鶻催上道不容待得晚菘嘗乃周彥倫答文惠太子問山中菜食云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此以兩字用事者送熊判官云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乃用漢高弄印倪寬事此以一字用事者

賈島

丹陽集云賈島携新文謁韓愈云青竹未生翼一步萬里道安得西北風身願變蓬草可見急于求師愈贈詩云家住幽都遠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歎可見謙于授業此皆島未儒服之時也泊愈教島爲文遂棄浮屠學舉進士摭言載島初赴名場於驢上吟島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遇權京尹韓吏部呵喝而不覺泊擁至馬前則曰欲作敲字又欲作推字神游詩府致冲大官愈曰作敲字佳矣是時島識韓已久使未相識愈豈教其作敲字耶

唐宋遺史云島爲僧時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一日宣宗微行至寺聞

鐘樓上有唸聲。遂登樓於鳥案上取詩卷覽之。鳥不識。乃攘臂睨之。遂於手內取詩卷曰。郎君何會此耶。宣宗下樓而去。既而鳥知之。亟謝罪。乃賜御札。除遂州長江簿。後遷普州司倉卒。故程錡以詩悼之。曰。倚恃詩難繼。昂藏貌不恭。騎驢衝大尹。奪卷忤宣宗。馳譽超前輩。居官下我儂。司倉舊曹事。一見一心恫。王元贈詩曰。江城賣藥常將鶴。古寺看碑不下驢。

元和中。鳥嘗跨驢張蓋。橫截天街。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鳥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一聯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因衝京兆尹劉栖楚節。被繫一夕。釋之。

施肩吾

鑒誠錄云。施肩吾上禮部陳侍郎詩曰。九重城裏無親識。八百人中獨姓施。弱羽飛時攢箭險。蹇驢行處薄冰危。晴天欲照盆難及。貧女如花鏡不知。却向從來受恩地。再求青律變寒枝。

贈邊將詩曰。輕生奉國不爲難。戰苦身多舊箭瘢。玉匣鎖龍鱗甲冷。金

鈴繫鶻羽毛寒皂貂擁出花當背白馬騎來月在鞍却恐犬戎臨虜塞柳營時把陣圖看

夜宴云蘭缸如畫買不眠玉爐夜起沉香烟青蛾一行十二仙欲笑不笑桃花燃碧窻弄嬌梳洗晚戶外不知銀漢轉被郎嗔罰琉璃酒入四肢紅玉軟

題友人閒居云花眼綻紅斟酒看藥心抽綠帶烟鋤

令狐楚

發潭州寄李寧常侍詩云君今侍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云何年相贈答却得在中臺亦可見其有去國慘傷之情

史載楚字殼士五歲能詞章弱冠舉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適許正倫者輕薄士有名長安間能作蜚語楚懼其爭讓而下之始事德宗歷憲穆卒官平章事方疾時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力疾作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復

勅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勿請諡葬銘誌子綯

李賀

古今詩話云李賀字長吉唐諸王孫七歲以長短之製名動京師韓文公皇甫湜過其父肅見其子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而試一篇賀承命忻然操觚染翰旁若無人仍目曰高軒過華裾織翠青如葱金環壓轡搖玲瓏馬蹄隱耳聲隆隆入門下馬氣如虹云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二十八宿羅心胸殿前作賦聲摩空筆補造化天無功元精炯炯貫當中龐眉書客感秋蓬誰知死草生華風我今垂翅負冥鴻他日不羞蛇作龍二公大驚以所乘馬聯鑣而還所居親爲束髮年未弱冠丁內艱他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韓文公特著辯諱一篇不幸未壯室而終

柳宗元

冷齋夜話云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回看天際下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東

坡評詩以奇趣爲宗。反常合道爲趣。熟味之。此詩有奇趣。其尾兩句。卽無亦可。

王建

古今詩話云。王建宮詞百首。多言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中數日無呼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之類。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言其工。蛺蝶也。惟見于建詩耳。或稱今人家亦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曹剛琵琶。米嘉榮歌。皆見于唐賢詩句。遂知名于後世。當時山林田野。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名不朽。亦各係乎幸不幸耳。

鄭還古

抒情集云。鄭還古爲河中從事。爲同院所誹謗。貶吉州掾。道中爲望思臺詩云。讒語能令骨肉離。奸情難測事堪悲。何因掘得江充骨。搗作微塵祭望思。又云。吉州新置掾。虺貜到條山。意苴殊非謗。羊腸未是

艱自慙多白髮。爭敢競朱顏。苦有前生債。今朝不悞還。

段文昌

鑑誠錄云。段文昌。廣都縣人。父以賣油爲業。生而多智。長則能文。常跨驢行。鄉里笑之。三十年間。錦衣歸蜀。蜀人贈詩曰。昔日騎驢學忍飢。今朝忍看錦衣歸。等閒畫虎驅紅旆。可畏登龍入紫微。富貴不由公祖解。文章生得羽毛飛。廣都再去應惆悵。猶有江邊舊釣磯。

張祜

葛常之云。張祜喜遊山。而多苦吟。凡所歷僧寺。往往題咏。其題金山寺詩著名外。又題僧壁云。客地多逢酒。僧房却厭花。題萬道人禪房云。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疎鐘。題孤山寺云。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澁。空院落花深。如杭之靈隱天竺。蘇之靈岩楞伽。常之惠山善權。潤之甘露招隱。皆有佳作。李涉在岳陽嘗贈詩曰。岳陽西南湖上寺。水閣松房遍文字。新釘張生一首詩。其餘吟着皆無味。可知僧房佛寺。取其詩標榜者多矣。

古今詩話云。張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時。杜紫微爲支使。座中有屬意處。索骰子賭酒。牧之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祜應聲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南部新書謂此詩乃李義山作。未知孰是。

李商隱

蔡寬夫詩史云。李義山詩。小鼎烹茶。面曲池。白鬚道士竹間棋。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着南窓移樹時。蒲葵扇出謝安傳。然人不知其何名。蒲葵。蘇子容云。欒櫚也。出廣雅。今衢信宜歛間扇是也。謂彩似蒲葵爾。商隱依彭陽令狐楚。以牋奏受知。後其子綯有章平之拜。浸疎商隱。重陽日。義山造其廳事。屆題云。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位重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綯見之。慙恨。扇閉此廳。終身不處。碧溪詩話云。義山詩好積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鷺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女謾夸。聯辭雖許謝。和曲本慚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

溫庭筠

雪浪齋日記云。溫庭筠小詩尤工。如墻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鴉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

茗溪漁隱云。溫飛卿晚春曲云。家臨長信往來道。乳燕雙雙拂烟草。油壁車輕金轡肥。流蘇帳曉春鷄報。籠中嬌鳥煖猶睡。簾外落花閑不掃。衰桃一樹近前池。似惜容顏鏡中老。殊有富貴佳致也。

杜牧

杜牧之弱冠登第。再中制科。因與二三年。同年城門遊覽。至丈六寺。有禪僧擁褐坐。與之語。問杜姓名。具以對。又曰。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笑曰。皆不知也。牧之嘆訝久之。作詩云。家住城南杜曲旁。兩枝仙桂一時芳。老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氣味長。

臆說云。杜牧之嘗夢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后果得比部員外郎。

大和三年。牧之佐吏部沈公傳師幕。在江西時。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來入樂籍中。後一年。公鎮軍城。復置好好於宣城籍中。後三歲。爲沈

著作述師納之後二歲於洛陽城重見覩好好感舊傷懷故題二十
韻以贈之爾爲豫章姝十三纔有餘翠茁鳳生尾丹葉蓮合趺高閣
倚天半晴江聯碧虛此地試爾唱特使華筵鋪生公顧四座始訝來
踟躕吳娃引贊起低回映長裾雙鬢可高下才過青羅襦眇眇乍垂
袖聲同雛鳳呼繁絃迸關組塞管裂寒蘆衆音不能逐裊裊穿雲衢
主公再三歎爲言天下姝贈之天馬錦副以水精珠龍沙看秋浪明
月遊東湖自此每相見三日以爲疎玉質隨月滿艷態逐春舒修唇
漸輕巧雲步轉虛徐旌旆忽東下笙歌隨軸轡霜彫謝庭下沙煖勾
溪蒲身外任塵土樽前極歡娛飄然集仙客諷賦欺相如聘之碧瑤
珮載以紫雲車洞戶水聲遠月高蟾影孤邇來未幾歲散盡高陽徒
洛陽重相見焯焯爲當爐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鬚朋遊今在否落
魄更能無門館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斜月掛衰柳涼風生坐隅灑盡
滿襟淚短歌聊一書

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辛卯年由來枉死賢才士

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爲相旋致。貶謫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時。而文宗時無辛卯也。豈牧之悞乎。要知牧之所云。非實庚子辛卯也。鵬集于舍。班固書庚子之日。日有蝕之。詩人有辛卯之詠。借是事以明李甘之冤爾。

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晝驚千古。鐵鎖朱股幾一空。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爲給事者。李石也。嘗攷李石雖爲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語言忤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爲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有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申宋申錫之冤。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令牧之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

疑矣。

茗溪漁隱曰。牧之題詠好異于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袒。四老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畔於理。詩云。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脉脉無言幾度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爲二十八字史論。

郡閣雅談云。杜牧舍人罷任浙江郡。道中有詩曰。鏡中絲鬢悲來慣。衣上塵痕拂漸難。惆悵江湖釣魚手。却遮西日向長安。與杜甫齊名。時號大小杜。

許渾

許渾嘗夢登山有宮室凌雲人曰此崑崙山也既入見數人方飲招同飲至暮而罷賦詩曰曉入瑤臺露氣清庭中惟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空山下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題余姓名于人間改曰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丹陽集云余讀許渾詩獨愛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詩云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直道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園詩云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希家貧爲客多之實也

西清詩話云許渾送栖元棄釋奉道詩云仙骨本微靈鶴遠法心潛動毒龍驚送勤尊師自邊將入道詩云蒼鷹出塞胡塵滅白鶴還鄉楚水深送李生棄官入道云水深魚避鈎雲迥鶴辭籠皆獎之也至送僧南歸詩云送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豈渾亦有逃禪之意乎

郡閣雅談云李遠體物緣情皆謂臻妙嘗有贈箏妓伍卿詩云輕輕沒後更無箏玉腕紅紗到伍卿坐客滿筵都不語一行哀雁十三聲咏鴛鴦云鴛鴦離別傷人意似鴛鴦試取鴛鴦看多應寸斷腸故人盧尚書哭李詩云昨日舟還浙水湄今朝丹旆欲何爲纔收北浦一竿釣未了西齋半局碁洛下已傳平子賦臨川爭寫謝公詩不堪舊里經行處風木蕭蕭鄰笛悲

碧溪詩話云令狐相進李遠爲杭州宣宗云聞李遠云長日惟消一局碁豈可使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乃薦遠廉察可任此正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也

趙嘏

葛常之云趙嘏因長安秋望詩遂有趙倚樓之目又有長安月夜與友人話歸故山詩云楊柳風多潮未落蒹葭霜在雁初飛亦不減倚樓之句至於獻李僕射詩云新諾似山無力負舊恩如水滿身流則謬矣

嘏頗有詩名不拘小節飲中贈歌者曰倚風無處過梁塵雅歌清歌日
日新來值漢廷花欲盡一聲留得萬家春后因酒失悔過以詩上歙
州府曰葉覆清溪艷艷紅路橫秋色馬嘶風猶携一榼郡齋酒傾對
青山憶謝公

薛能

薛能尚書鎮彭門時溥劉巨容周岌俱在麾下未數年溥領徐巨容鎮
襄岌領許俱假端揆故能詩舊將已爲三僕射病身猶是六尚書
百斛明珠云唐人煎茶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着更誇據
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若用此二物必大笑之然茶之中等者用
薑煎亦佳

方干

方干詩清潤小巧蓋未升曹劉之堂或者譽之太過是不可曉王贊嘗
稱之曰錢肌滌骨水瑩霞綺嘉穀自將不吮繇雋麗不葩芬苦不癯
轉當其得意倏與神會孫郃嘗稱之曰其秀也仙葢於常花其鳴也

靈龜于衆響觀其奇喻鳧云寒蕪隨楚盡落葉渡淮稀送喻坦之下
第又云過楚寒方盡浮淮月正沉贈路明府詩云吟成五字句用破
一生心贈喻鳧又云才吟五字句又白幾莖鬚稱心寺中島云雪折
停猿樹花藏浴鶴泉寄越上人又云窗接停猿樹岩飛浴鶴泉于使
君詩云月中倚棹吟漁浦花底垂鞭醉鳳城送伍秀才又云倚棹寒
吟漁浦月垂鞭醉入鳳城春其語言重疊有以見其窘也至於野渡
波搖月空城雨翳鐘白猿垂樹窻邊月紅鯉驚鉤竹外溪義行相識
處貧過少年時等句誠無愧于孫王所賞

鑒誠錄云方干處士號缺唇先生有司以唇缺不可與科名遂隱居鑑
湖作閑居詩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梁燕欺春醉閒猿學夜吟
雲連平地起月向白波沉由是聞鐘角棲身可在深

高弟李穎登第干寄詩曰弟子已攀桂先生猶臥雲

同上

翁承贊

鑒誠錄云翁承贊唐末爲諫議大夫使福州至劍浦縣見舊識僧亞齊

贈詩云。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劍潭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魂昔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路迷。應笑乘輶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盧延遜

盧延遜五舉方登第。嘗作詩云。狐衝官道過。犬刺客門開。租庸張相每誦之。又曰。餓貓臨鼠穴。饑犬舐魚砧。成中令激賞之。又曰。栗爆燒毡破。猫跳觸鼎翻。王中懿愛之。延遜嘗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猫兒狗子力也。

光化中放進士盧延遜等二十八人。燕於曲江。勅大官賜餅餽。止二十八枚而已。延遜後入蜀。頗爲蜀人所易。嘗有詩云。莫欺零落殘牙齒。曾吃紅綾餅餽來。

裴說

茗溪漁隱曰。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

杜荀鶴

鑒誠錄云。杜荀鶴苦於詩。有贈僧句云。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心頭火。自消。又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焰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是輸僧。

荀鶴作時世吟十首。今錄其兩首云。夫因兵亂守蓬茅。麻苧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尙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八十衰公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寨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寧催賦稅。未曾州縣畧安存。至今鷄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李濤

兵部李內相濤。唐宗室子。自河陽令復登科。小字杜翁。每於班中多自名焉。其坦率如此。翰林月給內醞。兵部嘗因春社寄翰林一絕云。杜翁今日沒心情。爲乏逃樽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循到第三廳。

談苑云李濤相國性滑稽爲布衣時往來京洛間泥水闕有僧舍曰不動尊院寺中有僧不出院十餘載濤每過常謁其院必省其僧未幾寺焚僧散濤再過之但有門扉而已因題詩曰走却坐禪客移將不動尊世間顛倒事八萬四千門

羅隱

鑒誠錄云羅隱以諷刺之深文而不第劉贊贈之詩曰人皆言子屈我獨以爲非明主旣難謁青山何不歸年虛侵白髮塵在汚麻衣自古逃名者至今名豈微隱見之遂起歸歎之興作五湖詩曰江東日暖花又開江東行客思悠悠高陽酒徒半凋落終南山色空崔嵬聖代也知無棄物侯門未必用非才一船明月一竿竹家在五湖歸去來隱與顧雲同謁淮南相國高駢雲爲人雅律高公遂屬雲而遠隱隱欲歸武陵與賓幕酌錢于雲亭盛暑青蠅入座高公命扇驅之謔隱曰青蠅被扇扇離席隱應聲曰白澤遭釘釘在門偶見白澤圖釘在門扇乃謔雲也時高公欲繼淮南王求仙方爲妖亂後爲畢將軍所害

隱作妖亂誌以譏之。故有題延和閣云。延和高閣勢凌雲。輕語猶疑天上聞。燒盡降香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僖宗在蜀。隱作詩數首。以刺諸侯。及還梁。爲朝貴所疾。乃謁錢武肅焉。獻僖宗在蜀詩曰。白丁攘臂犯長安。翠輦愴惶路屈蟠。丹鳳有情雲外遠。玉龍無跡渡頭寒。靜思貴族謀身易。危惜文皇創業難。不將不侯何計是。釣魚船上淚闌干。又作僖宗還京曰。馬嵬楊柳尚依依。又見鑿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怨楊妃。鑿輿錄。謂開雅。隱賦。謂。白澤對句是。意。弱。說作。

古今詩話云。羅隱與桐廬章魯風齊名。錢武肅崛起。以魯風善筆札。召爲表奏。孔目魯風不就。執之後。以羅隱爲錢塘令。懼而受命。因宴賦詩云。一箇禰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自是始厚之。

又云。光化中。羅隱佐兩浙幕。同院沈嵩得新榜。封示隱。隱批一絕於紙尾曰。黃土原邊狡兔肥。犬如流電馬如飛。灞陵老將無功業。猶憶當時夜獵歸。

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

味。

鄭谷

古今詩話云。鄭谷雪詩曰。亂飄僧舍茶煙濕。密洒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簑歸。有段贊善善畫。因采其詩爲圖。曲盡瀟洒之意。持以贈谷。谷爲詩以謝之。云。贊善賢相。後家藏名畫多。留心於繪素。得意在烟波。屬與同吟咏。功成更琢磨。愛余風雨句。幽絕寫漁簑。

李山甫

山甫詩名冠當代。過烏江。題項羽廟云。爲虜爲王盡偶然。有何慙見渡江船。平分天下猶嫌少。可要行人贈紙錢。又贈宿將曰。校獵燕山經幾春。雕弓白羽不離身。年來馬上渾無力。望見飛鴻指似人。

沈彬

江南野錄云。沈彬早有詩名。先主鎮金陵。知其欲代楊氏。獻山水圖詩云。須知手筆安排定。不怕山河整頓難。覽而喜之。臨終指葬處以示。

家人穴之乃一塚未嘗葬人石燈臺上有漆燈一盞壙頭有一銅碑
鐫篆文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僧齊已

郡閣雅談云僧齊已往袁州謁鄭谷獻詩曰高名喧省闈雅頌出吾唐
疊嶽供秋望飛雲到夕陽自封修藥院別下着僧床幾許中朝事久
離鴛鴦行谷覽之云請改一字方得相見經數日再謁稱已改得詩
云別掃着僧床谷嘉賞結爲詩友

續本事詩云齊已松詩曰雷電不敢伐靈勢蠹萬端雷依乾節死蛇入
朽根蟠影浸僧禪濕風吹鶴夢寒尋常風雨夜疑有鬼神看小松云
發地纔盈尺蟠根已有靈嚴霜百草死深院一株青後夜蕭騷動空
堦蟋蟀聽誰於千歲外吟倚老龍形

僧貫休

古今詩話云貫休精於筆札荊州城令問其筆札法休曰此事須登壇
可授安可草草而言城令不悅乃遞於黔中因爲病鶴詩見意曰日

說氣清邪不入不知爾病自何來。

魚元機

北夢瑣言云魚元機甚有才思咸通中適補闕李億後愛衰爲女道士有詩曰蕙蘭銷歇歸春圃楊柳東西絆客舟自是縱懷竟以殺侍婢爲京兆尹溫璋殺之有集行于世

全唐詩話續編目錄

卷下

張巡

王績

盧照鄰

章承慶

宋之問

杜審言

李邕

孫逖

李適之

崔信明

崔顥

賈至

崔曙

鄭審

高適

岑參

張旭

李廣琛

陸贄

元結

蕭穎士

李華

裴迪

祖詠

邱爲

李頎

劉昫虛

綦母潛

武元衡

孟郊

張繼

陳標

竇牟

群

庠

狄煥

姚崑傑

廖圖

王正白

陸希聲

孫偃

王軒

陳綯

張綽

太上隱者

呂仙翁

韓湘

許鶴真人

僧智潛

僧乾康

僧元覽

裴夫人

張暎妻侯氏

全唐詩話續編卷下

石門孫濤樂山續輯

無錫丁福保仲祐訂

張巡

張巡守睢陽。明皇已幸蜀。逆賊祿山方熾。城孤勢促。人食竭。以紙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食。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眉之碧峰。遊豫西蜀。追綠耳於元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戮屏黎獻。膾臠闕廷。臣被圍四十九日。凡三千二百餘陣。主辱臣死。迺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忠勇如此。激厲壯士。嘗賦詩曰。接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侔月暈。分守効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戰。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城諒不移。無人報天子。心既欲何施。又夜聞笛曰。岩窵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雲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聲。有宋佳話

巡鄧州人。按唐史。巡長七尺。每怒鬚髯頓張。讀書不過三復。終身不忘。

爲文不屬藻擢進士第其在睢陽士卒居民但一見卽識其姓名更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殺卒十餘萬其用兵未嘗依古法勒大將教戰各出其意故能以少擊衆未嘗敗

王績

績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通之弟隋大業中爲六合丞世亂解官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性嗜酒有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爲醒之句因著五斗先生傳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貞觀間以疾罷

西清詩話云王績被召謝病詩云橫裁桑節杖直剪竹皮巾鶴警琴停夜鶯啼酒甕春顏回唯樂道原憲豈傷貧觀此數語豈以招聘爲喜乎獨坐詩寄身千載下聊遊萬物初欲令無作有翻覺實成空詠懷詩云故鄉行處是虛室坐間同日落西山暮方知天下空贈薛稷詩賴此北山僧教我似真如使我視聽遺自覺塵累祛績殆有得于佛氏者深也

史載績之仕也以醉失職鄉人或嗤之績爲作無心子以見趣其詞曰

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出之。無愠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耶？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承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鬣白鬣。龍骼鳳臆。馳驟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踠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栖。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自處如此。

盧照鄰

照鄰字昇之。范陽人。調鄧王府典籤。王愛重之。謂人曰：此吾之相如也。居太白山。得方士元明膏。餌之。於具茨山下。預爲墓。偃其中。武后時。尙法。照鄰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時與王勃、楊炯、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號四傑。炯嘗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

曲池荷云：浮香繞曲岸。圓影覆華池。常恐秋風早。飄零君不知。後沉穎水。已讖于此。

章承慶

承慶字延休。鄭州武陵人。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補雍王府參軍。王爲太子。遷司議郎。太子廢。出爲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天官侍郎。每有詔令。未嘗著藁。遷同二品。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別弟云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歲餘拜秘書少監。封扶陽縣子。卒。諡曰溫。集六十卷。

凌朝浮江旅思一首。唐詩載爲承慶作。尤遂初載爲馬周作。未知孰是。宋之問

古今詩話云。宋之問貶黜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行吟。曰。鷲嶺巒岩巽。龍宮隱寂寥。未得下聯。有老僧燭燈坐禪。問曰。少年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之問誦之。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雲薄霜初下。水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僧一聯乃篇中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

見寺僧曰。此駱賓王也。按是詩亦載駱集。王元美云。延清與賓王年
事不甚相遠。賓王又有江南贈宋五之問及兗州餞別詩。何得言非
舊識。若賓王果爲老僧。而之問後謫過杭。亦且老矣。不得呼少年。殆
因二詩並見集中。故令延清受此長誣耳。

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于桂州。之問得詔。震汗不引決。祖雍請于
使者曰。之問有妻子。幸之決。使者許之。而之問荒悖不能處家事。及
考之文集。有登大庾嶺詩云。兄弟遠謫居。妻子咸異域。則之問赴貶
時。未嘗以妻子行也。豈史之誤歟。丹陽集

杜審言

審言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嘗語人曰。
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武后將用之。問曰。
卿喜否。審言辭謝。神龍初。遷膳部員外郎。坐交通張易之。流峯州道。
涉湘江。有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之句。又妾薄命篇云。
草綠長門掩。苔青永巷幽。寵移新愛奪。淚落故情留。啼鳥驚殘夢。飛

花攬獨愁自憐春色罷團扇復經秋。唐人流放每托意於宮闈。此詩亦是流峯州時所作。入爲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學四友。有集十卷。

李邕

邕字泰和。李善之子。少知名。既冠。李嶠薦邕文高氣方。拜左拾遺。元宗卽位。爲御史中丞。後枉法下獄。當死。得減死。出爲北海太守。以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李林甫忌之。傅以罪。杖殺之。集七十卷。行于世。和春幸太平公主南莊。應制云。織女橋邊烏鵲起。仙人樓上鳳皇飛。李于鱗稱此一聯與小許公作難爲兄弟。

孫逖

逖博州人。屬思警敏。年十五見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崔駭嘆。開元十年。舉賢良方正。爲集賢修撰。改考功員外。遷中書舍人。典詔誥。卒。有集二十二卷。

宿雲門寺閣云。香閣東山下。煙花象外幽。懸燈千嶂夕。卷幔五湖秋。畫

壁餘鴻雁紗窻宿斗牛更疑天路近夢與白雲遊寺在浙紹之雲門山晉王獻之居此遂宦遊所經又有山陰縣西樓一首

李適之

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謔賦詩曾不備林甫之害嘗爲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復如何及罷相又爲詩曰避權仍罷相樂勝且銜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適之常山王之後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爲左相林甫忌之林甫陰賊嘗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信其言他日言上上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故知之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舍不可穿治故不敢聞耳帝遂謂林甫愛已而薄適之於是適之所善若皇甫惟明裴寬輩悉爲林甫所搆得罪適之懼卒仰藥死

崔信明

信明生以五月五日日方中時有異雀鳴集庭樹太史占之曰五月爲火火爲離離爲文日中文之盛也雀五色而鳴兒殆以文顯耶然雀

類微位不顯。及長。強記博聞。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議者弗許。時有鄭世翼者。亦鷲倨。怵輕忤物。一日遇信明江中。謂曰。聞公詩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忻然。多出示之。翼覽未竟。曰。所見不如所聞。輒投諸水。引舟去。

崔顥

黃鶴樓云。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樓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嚴滄浪云。唐人七言律詩。當以黃鶴樓爲第一。李賓之曰。律可間出古意。古不可涉律。古涉律調。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紅藥當階翻。一時傳誦。已移於流俗而不覺矣。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乃律間出古。要自不厭。王濟之曰。唐人雖爲律詩。猶以韻勝。不以餽釘爲工。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氣格超然。不爲律縛。固自有餘味也。

顥卞州人。開元十一年進士。才俊無行。好哺飲。娶妻擇美者。不愜卽去。

之李邕聞其名虛室邀之顯獻詩首云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兒無禮不與接而去終司動員外郎

賈至

早朝大明宮云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千條弱柳垂青瑣百轉流鶯繞建章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謝茂秦云金針詩格謂內意欲盡其理外意欲盡其象內外涵蓄方入詩格但如賈至王維輩早朝詩聯皆非內意謂之不入詩格可乎大抵唐律妙在意興無意有興格高氣鬱不失爲盛唐

至字幼鄰洛陽人父曾開元初掌制誥至擢明經策解褐單父尉元宗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從幸蜀肅宗登極至撰策進藁帝曰先帝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命策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

崔曙

崔曙作明堂火齊詩其中有佳句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爲文士

推服崔旣夭歿有一女名星而無男子當時異之

鄭審

審開元時人大歷初爲秘書監三年出爲江陵少尹杜甫有秋日夔府詠懷寄鄭監審一百韻又解悶詩云何人爲覓鄭瓜州註云鄭秘監審也

高適

高適別鄭處士云興來無不愜才大亦何傷寄孟五詩云秋氣落窮巷離憂兼暮蟬送蕭十八云常恐古人遠今見斯人古題陸少府書齋云散帙至棲鳥明燈留故人皆佳句也上陳左相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亦有含蓄但莊子謂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而以天地爲馬誤矣

適字達夫一字仲武滄洲人舉有道科授封邱尉祿山反爲哥舒翰西河從事由左拾遺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出爲蜀彭二州刺史代崔光遠爲西河節度使入爲刑部侍郎廣德中以左散騎常侍封渤海

侯年五十始爲詩卽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傳布

岑參

和賈至早朝大明宮云雞鳴紫陌曙光寒鶯囀皇州春色闌金闕曉鐘開萬戶玉階仙仗擁千官花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獨有鳳皇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顧華玉謂岑參最善七言興意音律不減王維乃盛唐宗匠此篇頡頏王杜千古膾炙

寄杜拾遺云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碧溪謂其繆承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語遂使阿諛奸佞用以藉口以是知凡造意立言不可不豫爲天下來世慮余謂王阮亭三昧集中不錄是詩亦此意也

張旭

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爲神世呼張顛與賀知章等爲酒中仙人文宗時詔以李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桃花溪云隱隱飛橋隔野煙石磯西畔問漁船桃花盡日隨流水洞在

清溪何處邊。山行留客云。山光物態弄春輝。莫爲輕陰便擬歸。縱使
清明無雨色。入雲深處亦沾衣。二絕盛稱于世。

李廣琛

開元中將軍宋清有神劍。後爲瓜州牧李廣琛所得。哥舒翰求之。廣琛
不與。贈詩曰。刻舟尋已化。彈鋏示恩酬。南部新書

陸贄

曉過南宮聞太常清樂云。南宮聞古樂。拂曙聽初驚。烟靄遙迷處。絲桐
暗辨名。節隨新律改。聲帶緒風輕。合雅將移俗。同和自感情。遠音兼
曉漏。餘響過春城。九奏明初日。寥寥天地清。

史載贄字敬輿。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時壽州刺史張鑑有重
名。贄往見。語三日。鑑奇之。請爲忘年友。將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
人壽。贄辭。爲受茶一串。曰。以識公意。入翰林。天子愛重其才。嘗以輩
行呼而不名。至解衣衣之。同儕莫敢望也。時以贄常居中。號內相。德
宗狩南山。道險澀。從官皆相失。帝夜召贄不得。驚且泣。下詔軍中。能

得賢者賞千金已謁見帝喜動顏色自太子以下皆賀

元結

元結刺道州承兵賊之後徵率煩重民不堪命作春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詩以傳考之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嘗奏免稅租及和市雜物十三萬緡又奏免租庸十餘萬緡因之流亡盡歸乃知賢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殷璠丹陽集

黃常明云元道州春陵行云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爲通緩違詔令蒙責願所宜亦云守官貴守道不愛能適時賊退示官吏云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歛者迫之如火煎誰知絕人命以作時世賢子美志之曰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人爲邦伯萬姓氣吐天下少安立可待已余謂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後己輕官爵重人命故也觀其石魚詩云金魚吾不須軒冕吾不愛此所以能不徇權勢而專務愛民也杜云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可謂相知深矣

郴州城東有山高秀。神仙蘇耽修真之所。唐封爲蘇仙山。觀有泉。名曰橘泉。結有詩曰。靈橘無根井有泉。世間如夢又千年。鄉關不見重歸鶴。姓字今爲第幾仙。風冷露壇人悄悄。地閑荒徑草綿綿。如何躡得蘇君跡。白日霓旌擁上天。

撫道

史載結自幼不羈。年十七。乃折節向學。天寶中。擢上第。蘇元明見肅宗。薦之。結上時議三篇。帝悅。代宗立。授著作郎。久之。拜道州刺史。流亡歸者萬餘。進容管經畧。使民樂其教。立石頌德。結作自釋篇。詞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稱。兵興逃亂。入猗玗洞。始稱猗玗子。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言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笞笞而盡船。獨聲斲而揮車也。酒徒得此。又曰。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笞笞乎。又漫浪于人間。得非聲斲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于時俗。不鉤加于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慚。

帶乎答答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齟于隣里吾又安能
慙漫浪于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性情誕漫其
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答答全獨而保生
能學聲齟保宗而全家聲也如此漫乎非耶

蕭穎士

越江秋曙云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濱歎艷信湖上蒼茫孤嶼分林聲
寒動葉水氣曙運雲噉日浪中出榜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安道惜
離羣延首剡谿近詠言懷數君

穎士字茂挺年四歲知屬文開元中舉進士第一名高天下一時知名
士皆執弟子禮受業焉時號蕭夫子已倭國遣使入朝自陳國人願
得蕭夫子爲師詔不許與陸據李華善嘗偕二人遊洛龍門讀道旁
碑穎士一覽卽誦華再閱據三之聞者以是定三人品第穎士有奴
役十年答楚慘毒或勸其去奴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

李華

仙遊寺云。捨事入樵徑。雲木深谷口。萬壑移晦明。千峯轉前後。巖然龍潭上。石勢若奔走。開拆秋天光。崩騰夏雷吼。靈谿自茲好。紆直互紛糾。聽聲靜復喧。望色無更有。冥冥翠微下。高殿映杉柳。滴滴洞穴中。懸泉響相扣。昔時秦王女。羽化年代久。日暮松風來。簫聲生左右。早窺神僊籙。願結芝朮友。安得羨門方。青囊繫吾肘。寺有龍潭穴弄玉祠。

華字遐叔。趙州人。嘗作含元殿賦。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推。已成。謬爲故書。雜置梵書之度。他日與穎士翻及。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擬。穎士曰。君若加精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裴迪

迪關中人。與王維崔興宗居終南。遊輞川別業十首最佳。孟城坳云。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古城非疇昔。今人自來往。華子岡云。落日松風起。還家草露晞。雲光侵履跡。山翠拂人衣。斤竹嶺云。明流紆且直。綠篠密復深。一逕通山路。行歌望舊岑。鹿柴云。日夕見寒山。便爲獨

往客不知深林事。但有巒巖跡。木蘭柴云蒼蒼。落日時鳥聲亂谿水。
緣谿路轉深。幽興何時已。茱萸泝云飄。香亂椒桂布。葉間檀欒雲。日
雖迴照。森沉猶自寒。宮槐陌云門。前宮槐陌。是向欽湖道。秋來山雨
多。落葉無人掃。南垞云孤舟信一泊。南垞湖水岸。落日下崦嵫。清波
殊淼漫。金屑泉云縈。渟澹不流。金碧如可拾。迎晨含素華。獨往事朝
汲。白石灘云。跂石復臨水。弄波情未極。日下川上寒。浮雲澹無色。辛
夷塢云。綠堤春草合。王孫自留翫。况有辛夷花。色與芙蓉亂。
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云。歸山深淺去。須盡邱壑美。莫學武陵
人。暫遊桃源裏。

祖詠

終南望餘雪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此
詠應試賦此題。纔得四句。卽納于有司。或詰之。詠曰。意盡。

邱爲

左掖梨花云。冷艷全欺雪。餘香乍入衣。春風且莫定。吹向玉階飛。

與王維

爲嘉興人事繼母孝常有靈芝生堂下累官太子右庶子卒年九十六
有集行世

李頎

頎東川人開元進士爲詩尤善七言律胡元瑞曰流澌臘月極雄渾而
不笨花宮仙梵至工密而不纖遠公遁跡之幽朝聞遊子之婉皆可
獨步千載

寄司勳盧員外云流澌臘月下河陽草色新年發建章秦地立春傳太
史漢宮題柱憶仙郎歸鴻欲度千門雪侍女新添五夜香早晚薦雄
文似者故人今已賦長楊

宿瑩公禪房聞梵云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夜動霜林驚
落葉曉聞天籟發清機蕭條已入寒空靜颯沓仍隨秋雨飛始覺浮
生無住着頓令心地欲皈依

題璿公山池云遠公遁跡廬山岑開士幽居祇樹林片石孤峯窺色相

清池皓月照禪心。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閑房春草深。此外俗塵都
不染。惟餘元度得相尋。王元美曰。遠公遁跡廬山岑。刻本下皆云開
山幽居。不惟聲調不諧。抑意義無取。吾弟懋定以爲開士甚妙。蓋言
昔日遠公遁跡之岑。今爲開士幽居之地。開士見佛書。茲案綦母潛
云。開士度人久。空巖花霧深。郎士元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名林。益
信唐人每多用此。

送魏萬之京云。朝聞遊子唱驪歌。昨夜微霜初度河。鴻雁不堪愁裏聽。
雲山況是客中過。關城樹色催寒近。御苑砧聲向晚多。莫見長安行
樂地。空令歲月易蹉跎。

劉昫虛

闕題云。道由白雲盡。春與青谿長。時有落花至。遠隨流水香。閑門向山
路。深柳讀書堂。幽映每白日。清輝照衣裳。

綦母潛

潛字季通。荆南人。宿龍興寺云。香刹夜忘歸。松青古殿扉。燈明方丈室。

珠繫比邱衣。白日傳心淨。青蓮喻法微。天花落不盡。處處鳥銜飛。

武元衡

殷璠丹陽集云。武元衡詩不多。集中有酬嚴司空荆南見寄詩兩篇。一云。金貂再領三公府。玉帳連封萬戶侯。一云。漢家征鎮委條侯。虎節龍旌居上頭。皆續以簾捲青山巫峽雨。烟開碧樹渚宮秋。第三聯一云。劉琨坐嘯風清塞。謝朓題詩月滿樓。一云。金笳曾掩故人淚。麗句初傳明月樓。皆續以白雪調高歌不得。美人相顧翠娥愁。人訝其大同。余謂乃元衡刪潤之本。集中兩存之。當以前篇爲正。後篇誠未工也。

元和十一年六月。武元衡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死于墻下。許孟容謂國相橫尸而盜不得。爲朝廷恥。遂下詔募捕。竟得賊。始得張晏者。王承宗所遣。訾珍者。李師道所遣也。初元衡策李錡之必反。已而錡果反就誅。由是諸鎮桀驁者皆不自安。以致于是。劉夢得有代靜安佳人怨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七首犯車茵。適來行

哭里門外昨夜畫堂歌舞人。又云秉燭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高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攷夢得爲司馬時。朝廷欲澤濯補郡。而元衡執政。乃格不行。夢得作詩傷之。而借託于靜安佳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韻語陽秋

孟郊

隱居詩話云。孟郊詩蹇澁窮僻。琢削不暇。苦吟而成。觀其句法。格力可見矣。其自謂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閑。心與身爲仇。而退之薦其詩云。榮華肖天秀。捷疾愈響報。何也。

葛立之曰。孟郊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可見其素窶。後有詩云。賓秋已覺厚。私儲常恐多。是古人恐富求歸之義。則貧亦何足怪。按郊爲溧陽尉。縣有投金灑平陵城。林薄蒼蔚。郊往來其間。曹務都廢。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則安得有私儲哉。退之贈郊詩云。陋室有文史。高門有笙竽。何能辨榮辱。且欲分賢愚。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張繼

繼字懿孫。兗州人。楓橋夜泊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李于鱗曰。寒山寺在吳縣西。計有功謂此地有夜半鐘。名無常鐘。歐陽以爲語病。非也。然亦不止姑蘇有之。于鵠遙聽維山半夜鐘。白樂天半夜鐘聲後。皇甫冉夜半隔山鐘。溫庭筠無復松窻半夜鐘。陳羽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詩多用此。胡元瑞曰。夜半鐘聲到客船。談者紛紛。皆爲昔人愚弄。詩流借景立言。惟在聲律之調。與象之合。區區事實。彼豈暇計。無論夜半是非鐘聲。聞否未可知。

陳標

元和十三年進士。陳標獻諸先輩詩曰。春官南院院牆東。曉色初明日色紅。文字一千重馬擁。喜逢三十二人同。眼看魚變辭凡水。心逐鶯飛出瑞風。莫怪雲泥從此別。總會惆悵去年中。藝古

寶常牟群庠鞏兄弟五人四人擢進士獨群客隱毘陵因章夏卿屢薦
始入仕皆詩人也牟晚從昭義盧從史從史寢驕牟度不可諫卽移
疾歸東都故其秋夕閒居詩云燕燕辭巢蟬蛻枝窮居積雨壞藩籬
群嘗爲黔中觀察使故其詩曰佩刀看日晒賜馬旁江調言語多重
譯壺觴每獨謠庠詩不多見其巡內一絕云愁雲漠漠草離離太液
鈎陳處處疑薄暮毀垣春雨裏殘花猶發萬年枝造句亦可謂秀整
矣兄弟中獨群詩稍低不得舉進士而位反居上鞏有放魚詩云好
去長江千萬里不須辛苦上龍門豈非爲群而言乎然史載鞏平居
與人言若不出口世號囁囁翁乃肯爲是耶

常鞏已見原集

狄煥

雅言系述云狄煥字子炎唐相國梁公之後寄於南岳以林泉自適題
柳云天南與天北此處影婆娑翠色折不盡離情生更多雨餘籠灞
岸烟暝夾隋河自有佳名在秦松繼得麼

送人遊邵云春光正渺渺送別兩依依煙裏棹將遠渡頭人未歸漁家

侵疊浪鳥樹挂殘暉。况入湖湘路。那堪花亂飛。

姚崑傑

姚崑傑。梁國元崇之裔。弱冠通墳典。以詩酒遊江左。凌忽前達。旁若無人。乾符中。顏標典邵陽。初。鞞鞠場。請崑傑紀其事。文成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崑傑大怒。既而標已睚眦而勒石。遂令覆碑于地。以車拽之。磨去。崑傑以一篇寄之曰。爲報顏公識我度。我心唯只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田子莫嫌彈鋏恨。甯生休唱飯牛歌。聖朝若爲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薜蘿。

廖圖

圖字贊禹。虔州人。文學博瞻。爲時輩人所服。湖南馬氏辟幕下。奏天策府學士。與劉禹李宏臯徐仲雅蔡昆章鼎釋虛中齊。已俱以文藻知名。更唱迭和。有集行于世。贈宗陵上人云。暫把枯藤倚壁根。禪堂初創楚江濱。直疑松小難留鶴。未信山低住得雲。草接寺橋牛笛近。日銜村樹鳥行分。每來共憶曾遊處。萬壑泉聲絕頂聞。又和人贈沈彬。

詩云冥鴻跡在煙霞上。燕雀休誇大厦巢。名利最爲浮世重。古今能有幾人拋。逼真但使心無着。混俗何妨手強抄。深喜卜居連岳邑。水邊松下得論交。僧齊已寓渚宮。與圖相去千里。而每有書往來。臨終有絕句寄圖兄弟云。僧外閑吟樂最清。年登八十喪南荆。風騷作者爲商榷。道去碧雲爭幾程。雅言雜錄

王正白

青瑣後集云。王正白。唐末大播詩名。嘗作御溝詩云。一派御溝水。綠槐相蔭青。此波涵帝澤。無處濯塵纓。鳥道來雖險。龍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願向急流傾。示貫休。休曰。剩一字。正白揚袂而去。休曰。此公思敏。書一中字于掌。逡巡正白回曰。此中涵帝澤。休以掌中示之。不異所改。

陸希聲

鑒誠錄云。陸希聲以雙鉤寫字法授僧誓光。誓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而希聲尙未達。以詩寄誓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

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泝人。晉光感其言。薦希聲。後至宰相孫偃。

北夢瑣言云。唐相國孫公偃。寬裕通簡。曾乘輅至蜀。詣杜光庭受籙。乃曰。嘗遇至人。話及時事。每有高樓之約。後登庸二府。竟出官南岳。寄杜先生詩。其要曰。蜀相信難遇。楚鄉心更愁。我行同范蠡。師舉效浮邱。他日相逢處。多應在十洲。唐末朝廷權穀水白馬驛之禍。惟孫獲免。

王軒

翰府名談云。唐王軒字公遠。因遊苧蘿山。問西施之遺迹。留詩于石上。曰。嶺上千峯秀。江邊細草春。今逢浣溪石。不見浣溪人。迴顧見一女。子素衣瓊佩。謂軒曰。妾自吳宮離越國。素衣千載無人識。當時心比金石堅。今日爲君堅不得。軒知其異。又貽詩曰。佳人去千載。溪山久寂寞。野水浮白煙。岩花自開落。猿鳥舊清音。風月閒樓閣。無語立斜陽。幽人入天幕。西子曰。子之詩美矣。不盡妾之所寄也。乃答軒詩曰。

高花岩外曉相鮮。幽鳥雨中啼不歇。紅雲飛過大江西。從此人間怨
風月。既暮已散。期來日會于水濱。翌日。軒往。則西子已在焉。又相與
飲。軒詩曰。當時計拙笑將軍。何事安邦賴美人。一似仙葩入吳國。從
茲越國更無春。西子見之。怨慕久之。又曰。雲霞出沒羣峰外。鷗鳥浮
沉一水間。一自越兵齊振起。夢魂不到虎邱山。既夜乃散。異日又相
遇。而留者逾月乃歸。郭素聞王軒之事。遊苧蘿。留詩于泉石間。莫知
其數。寂無所遇。無名子嘲之曰。三春桃李苦無言。却被斜陽鳥雀喧。
借問東鄰效西子。何如郭素學王軒。聞者大笑。

陳綯

唐詩作陶

江南野錄云。陳綯。劍浦人。好遊學。善解天文。長于雅頌。有詩曰。中原莫
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與水曹任畹相善。寄之詩曰。好向明時
薦遺逸。莫教千古弔靈均。晚絕縉紳之望。以修養爲事。有詩曰。乾坤
見了文章懶。龍虎成時印綬疎。又曰。蟠溪老叟無人用。閑把□梨教
六韜。又曰。近來世上無徐庶。誰向桑麻識臥龍。綯隱西山。產藥物數

十種開寶中嘗見一叟角髮被褐與一鍊師昇藥入城鬻之獲資則求鮓就爐對飲旁若無人歌曰藍采和塵事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疑其爲綯焉或曰得仙矣

北夢瑣言云陳綯詩有江湖水清淺不足掉鯨尾飲水狼子瘦終日鷓鴣寒又一鼎雌雄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麕衣寄語東流任斑鬢向隅終守鐵蓑衣詩如此不可殫紀

綯字嵩伯自稱三教布衣有文錄十卷傳嚴字牧豫章綯隱居操行清潔字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綯殊不采妓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勞神女下陽臺後人移其事爲陳圖南非也

張綽

桂林聚談云咸通中有進士張綽下第遊江淮養氣耽奇只以爐火爲事題壁曰爭那金烏何欲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落枝明年花滿枝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度人異之不喜粧飾多

糜旗亭而好盃人召飲若遂意則索紙剪蝴蝶三十二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之卽以他事爲阻嘗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相競留繫邑中醒乃課述爲陳情二章獻狄令乃釋之詩云門風長有蕙蘭馨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流橋下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宰欲傳其術張云明府勳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多聲色犬馬之求未暇忘味因贈詩云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自是行心不到頭去之日乘醉因求搗網紙剪二鶴於廳前俄而翔飛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狄令亦醉其所題云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江南好事者尙記上升時事

太上隱者

古今詩話云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從問其姓名不答留詩一絕云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呂仙翁

雅言雜載云。呂仙翁。名崑。字洞賓。本關右人。咸通初。舉進士不第。巢賊爲梗。携家隱于終南山。學老子法。絕世辟穀。變易形骸。尤精劍術。往往有人于關右途路間與之相逢。多不顯姓名。以其趨舍動作。異於流俗。故爲人所疑。又爲篇詠章句。間洩露其意。嘗有詩送鍾離先生云。得道來來相見難。又聞東去幸仙壇。杖頭春色一壺酒。頂上雲攢五岳冠。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手鬼難看。先生去後應難老。乞與貧儒換骨丹。贈薛道士云。落魄薛道士。年高無白髭。雲中臥看石。雪裏去尋碑。誇我吃大酒。嫌人念小詩。不知甚麼漢。一任輩流嗤。

又劉斧摭遺云。先生唐僖宗時人。避寇亂。多遊湖湘間。或梁魏之地。嘗遊大雲寺。與寺僧多唱和。僧有詩贈翁。翁乃依韻和曰。三千里外無佳客。七百年前雲外身。行滿蓬萊爲別館。道成瓦礫是黃金。待賓檀裏嘗存酒。化藥爐中別有春。積德求師何患少。由來天地不私親。一日遊寂簡觀。淬劍于石。作詩贈道士侯日晦曰。欲整鋒鋸敢憚勞。凌

晨開匣玉龍。手中氣岸水三尺。石上精神蛇一條。姦血點流隨水盡。兇膏今逐漬痕銷。削除浮世不平事。與爾相將上九霄。嘗遊長沙智度寺。贈僧惠覺詩曰。達者推心兼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真。請師開訴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臨行題壁上云。唐室進士。今時神仙。足鬪紫霧。却歸洞天。衆方知其爲呂仙翁也。

古今詩話云。宿州天慶觀西廡下。有石刻二詩。蓋至道中有寶墨人。嘗遊于此。一日題詩曰。秋景蕭蕭葉亂飛。庭松影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裏。悄無人跡戶長扃。人以爲呂仙翁詩也。

又云岳陽樓有碑極大。乃李觀記。呂仙翁筆迹。李知賀州日。有道士相訪。自云呂先生。誦過岳陽樓詩云。唯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李亦不曉。後知岳州。有白鶴寺僧見過。道及呂仙翁嘗憩于寺前松下。有老人自松梢冉冉而下。致恭於先生之前。曰。某松之精也。今見先生過。禮當致謁。呂書一絕于寺壁而去。獨自行來。獨自臥。無限

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郡守爲愴亭于松下。名曰回先生云。

韓湘

青瑣集云。韓湘字清夫。文公姪孫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地是吾家。傍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鍊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事甚易。公爲開尊。湘聚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朶。於花間擁出金字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句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爲佛骨事謫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卽藍關。嗟嘆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政。豈於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

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須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公別湘詩曰。人才爲世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待功名成就日。却抽身去上烟蘿。湘別公詩曰。舉世多爲名利醉。伊余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升去。冲破秋雲一點青。

許鶴真人

許鶴真人唐末遊南岳招仙觀壁上題歌一首云。洪爐烹鍛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闕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唯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兮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易。鄧通餓死嚴陵貧。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侵。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

僧智潛

開元中有儒士登鍾南山得句云。野迥雲根闊。山高樹影長。私心自負吟諷之際。忽聞空中語云。未若天河雖有浪。月桂不聞香。儒士不勝喜。以爲已有。歸誇於僧智潛。掩鼻笑曰。臭氣可掬。何足多也。儒士驚

愕遽以實告。自此又號鑑文大師。有浮漚篇行世。出零陵總記

僧乾康

乾康零陵人。齊已在長沙居湘西道林寺。乾康往謁之。齊已知其爲人。使謂曰。我師門仞。非詩人不游。大德來非詩人耶。請爲一絕以代門刺。乾康詩曰。隔岸紅塵忙似火。當軒青嶂冷如冰。烹茶童子休相問。報道門前是衲僧。齊已大喜。日與款接。及別。以詩送之。乾康有經方干舊居詩云。鏡湖中有月。處士後無人。荻笋抽高節。鱸魚躍老鱗。爲齊已所稱。乾德中。左補闕王仲知永州。康捧詩見。仲覩其老醜曰。豈有狀貌如此。能爲詩乎。宜試之。時積雪方消。命爲詩。康曰。六出奇花已住開。郡城相次見樓臺。時人莫把和泥看。一片飛從天上來。仲驚曰。其旨不淺。吾豈可以貌相人也。待以殊禮。

僧元覽

古今詩話云。大歷末。禪僧元覽住荊州陟岵寺。道高風韻。人不可親。章璪嘗畫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詠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聖焉。人

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卽其甥。發瓦探壞墻。薰鼠覽未嘗責。弟子議論而布衣一食亦不稱之。或怪問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

裴夫人

元微之自會稽拜尚書左丞。到京未逾月。出武昌。詩贈夫人裴氏曰。窮冬到鄉國。正歲別京華。自恨風塵眼。看他遠地花。碧幢還照耀。紅粉莫咨嗟。嫁得浮雲婿。相隨卽是家。夫人答曰。使門初擁節。御苑柳絲新。不是悲殊命。惟愁別近親。黃鸝啼古木。朱履從清塵。想到千山外。滄浪正暮春。

張睽妻侯氏

抒情集載會昌中。邊將張睽防戎十有餘年。其妻侯氏繡迴文作龜形詩。詣闕進上。詩曰。睽離已是十秋強。對鏡那堪重整粧。聞雁幾回修尺素。見霜先爲製衣裳。開箱覺練常垂淚。拂杵調砧更斷腸。繡作迴文獻天子。願教征客早還鄉。敕賜絹三百疋。以彰才美。

全唐詩話續編卷下終



一瓢詩話自序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雞與飛蟲相亂，雜杳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又小鳥鬪春，閉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澹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橫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清淨耳根，始爲我有。于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及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據己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爲一集。錄竟，讀之如噉齏羹，寸寸各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乎橫空老鶴一聲長唳，一瓢薛雪書于掃葉莊。



一瓢詩話

河津薛 雪生白著

無錫丁福保仲祜訂

趨家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闢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于漢魏六朝。浸廣于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呈盡千端。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源。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胸襟是也。有胸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卽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

處不發其思。君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胸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天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王右軍以書法立極。非文辭名世。蘭亭之集。名流畢至。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涼者。而右軍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品類之感慨。而極于死生。則右軍之胸襟何如。昭明文選不收此序。蘇東坡以小兒強作解事。斥之。亦屬快心。

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三百篇。楚騷。浸淫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矣。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胸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譬一欵。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莫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學者當頭一棒。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蓋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諺云。歪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作詩家數不必盡一。但求合律便可造進。譬如作樂。八音迭奏。原各就其所發以成之。聖人聞之。三月忘味。何也。知其所以然。始可與言詩矣。觀周樂一篇。是作詩指南。進學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學者當于此體會。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聱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直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于時。視此何異。

杜少陵李青蓮雙峰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作詩能不隸事。而渾厚老到。方是實學。若捫揲故實。翻騰舊句。或故尋

僻奧以炫醜博乍可潛形牛渚終遭溫嶠然犀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威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
不去纖響惟務雕績僅同百衲琴軒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

講解切不可穿鑿傅會議論切不可欵刻好奇未能灼見不妨闕疑如
竹坡老人駁柳子厚別弟宗一詩末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
郢樹烟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烟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此語已
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烟是甍不醒
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

杜樊川示阿宣詩云一子嘖嘖喧相門宣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閒
風月曾有佳兒屬杜筠杜筠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
筠有佳兒牧之贊歎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杜
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妊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卽荀鶴也此事人
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
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汚

蟻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曾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杜詩兩拋金鑲甲。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引解太鑿。周少隱非之極是。而自解則云甲拋于雨。爲金所鎖。槍臥于苔。爲綠所沈。夫槍爲苔埋。爲綠所沈。猶可。若甲拋于雨。爲金所鎖。荒謬甚矣。鎖子甲。綠沈槍。原是上將之物。浣花所用現成器名。何必捋捏總之不諳武備。自呈敗缺。又且造語不精。故云不破萬卷書。不行萬里程。讀不得杜詩。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換握節。漢臣歸爲禿節。新炊閒黃梁。爲聞黃梁。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并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握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閒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換卻禿字。聞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尙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邪。

讀書先要具眼。然後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爲率俗。纖弱爲工緻。悠揚宛轉爲淺薄。忠厚懇惻爲羸鄙。奇怪險僻爲博雅。佞屈荒誕爲高

古纔是學者。

詩不可無爲而作。試看古人好詩。豈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者。必不是好詩。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有一種故實字句。入不得詩者。如稊稗相似。斷宜拔去。方不敗苗。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卻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詠歎。丰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耳。

對仗之法。古人讀書多。用法備。常有不似對而實對者。淺言之。如尋常對七十之類。又有兩字對一字者。頗多。不可不自理會。動云刊誤。惟杜浣花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之句。疑來字與人字流傳易訛。恐是問知來客姓。苦無善本爲證。

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于高遠處則茫然不會。于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前對子。若余早行所作。朝暾迷海角。殘月掛春城。又不知遭如何指摘也。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尚欠主張。況他人乎。

有志學詩。不必定取某人。終日刻畫。只將古人詩游詠久之。動筆便合。書畫亦然。但將法書名畫。終歲把玩。久之。下筆自然超脫。若印定鍾張板摹董巨。以期名世。愚哉。

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吾師

橫山先生惡此等咬文嚼字。因摘取杜少陵似有可議而實無可議之

句。戲代俗子評駁。摹寫妄人口吻。句句酷肖。令人捧腹。恨不能悉記。聊

述數語。以共欣賞。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子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

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晉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來合。河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漢句。王

綱尙旒綴。必曰旒旋。倒用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必曰褒妲是殷。周與夏無涉。前軍蘇武節。左

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乎呂虔左將乎。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乘橋陂尤杜撰。

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乘阮家不上。囚梁亦固

局。必曰固局。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登歷下關西事。處士禰衡俊。必曰禰衡稱俊何出。斬

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一事。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來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

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無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

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劉牆。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有出。氣劇屈賈

否。豺搆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荆門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關邪。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

何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驚人眼。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

必曰

簡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

把文驚小陸

必曰小陸何人邪若指陸雲何出

先儒曾抱麟

必曰卽泣麟邪抱字何出修

文將管輅

必曰修文非管輅事

悠悠伏枕左書空

必曰左字何解

只同燕石能星隕

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

涼

憶峴山巔

必曰峴山之諒有出乎

名參漢望苑

必曰博望苑去博字杜撰

馮招疾病纏

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

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

章經亞相傳

必曰章元成稱亞相有出乎

舌存恥作窮途哭

必曰不是一事牽合

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滯以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

穀貴沒潛夫

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看詩須知作者所指纔是賈胡辨寶若一味率執已見未免有吠日之誚一友作秋雨詩首句云雨入秋來密蓋實指其時也有人評之曰起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聞之不覺失笑曰杜浣花年過半百不稱意亦覺太率人生不稱意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皆可何獨半百邪座客無不絕倒

一友與余論詩引朱竹垞王阮亭兩先生云杜詩中老去詩篇渾漫興是漫興錢虞山改爲漫興余曰先曾祖注杜詩一首今坊閒流傳杜詩七律薛注者是也係天啟初刻本其中亦是漫興可見虞山箋本以前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無據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亦非無

見者。改漫與而對深愁。恐無其說。姑互存之。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翰。後人以獺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卽達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又如無題四首之四。意云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婦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歎。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豔作。故公詩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將此意明告後人。

詩人非雄才閒出豈能上薄風騷卽有師承力學亦不敢揚蹶而進。何期今日闌闌鄙夫乳臭廝養手持四聲一本口哦五言七言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尙欲不愧不怍侈言于人曰近體我薄爲之作詩庶幾擬古及觀其所作比近體不過稍增幾句不工不緻不唐不宋之語尋繹其所擬何人究無著落可知擬古二字尙不得解而欲擬古詩邪。

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得體二字詩家第一重門限再越不得倘然不夢而噤不病而呻豈非大不祥乎。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溫助教尤宜另炷瓣香。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獨往山人黃遵古與余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觀其作畫其正處精神多

在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濃不傷癡。澹不嫌寂。氣運蓬勃而出。一時筆墨都化。微乎微乎。畫之道。詩之道。文之道也。

從來偏嗜。最爲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爲憤激爲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爲纖巧。爲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閒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變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爲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誅彼也明矣。

曾受韜鈴之法于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于橫山。亦不越正變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真同夢囈。然兵須訓練于平時。詩要冥搜于象外。

一題到手必觀其如何是題之面目如何是題之體段如何是題之神魂做得題之神魂搖曳則題之面目體段不攻自破矣。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劈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翻洗人日慵拈薛道衡次回團香縷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

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卽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

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餽釘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

圈閱豈能自見性情。

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疊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毋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真言者無過。聞者足戒。安得不尊爲詩家之大成邪。

運會日移。詩亦隨時而變。其實羲皇一畫。未嘗漸滅。何以有一種人。談唐宋而下。詆若仇讐。以宋詩比擬其作。卽艴然不悅。吾嘗永夜思之。不得其解。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好。愛而忘醜。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疵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開口便以其人爲標準。他人縱有傑作。必索一癩以詆之。後生立脚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脊梁。撐開慧眼。舉世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則魔羣妖黨無所施其伎倆矣。擬古二字。誤盡蒼生。聲調字句。若不一一擬之。何爲擬古。聲調字句。若必一一擬之。則仍是古人之詩。非我之古詩也。輕言擬古。試一思之。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真。蘊藉造峯極頂事也。今人作平澹詩。乃才短思澀。格卑調啞。無以見長。借之藏拙。如三家村裏兒郎。見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與深沈寡默者。截然兩途。故軒轅彌明云。時于蚯蚓窟。常作蒼蠅聲。若果才力雄厚。筆氣老勁。正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何必喬妝貞靜。縞素迎人。及至春心一般蕩漾。識者見之。畢竟作惡數日。

畫于絹素上觀之。觀畫也。于未到絹素上觀之。作畫也。觀畫易。作畫難。試看余寫此一幅墨蘭。汲水滌硯。洗筆磨墨時。何事非蘭。及至伸紙拂拭。未經落手。蘭在何許。一經下筆。蘭在紙上。閒不容髮。其風晴雨露之態。向背遠近之情。無不一一具在。乃至添荆棘。綴白石。蒼苔紫芝。綠竹

芳草隨意點染。無不相宜。若汲水滌硯時。無此蘭。及至伸紙下筆時。有此蘭。必不得之數也。假饒用盡苦工。極力描寫。不過如今之攢根倒插。接葉小花之派。豈能有宋元之鄭所南。趙吳興。有明之文待詔。陳古白之流風餘韻邪。作詩之訣。于此推求。思過半矣。

用事全在活潑潑地。其妙俱從比興中流出。一經刻畫評駁。則悶殺才人。喪盡風雅也。故村學究斷不可與談詩。有識量者。得其道。守其道。以俟知者。倘識量未定。爲其所移。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矣。

橫山先生說詩。推杜浣花。韓昌黎。蘇眉山。爲三家鼎立。余謂杜浣花一舉一動。無不是忠君愛國。憫時傷亂之心。雖友朋盃酒閒。未嘗一刻忘之。顛沛不苟。窮約不濫。以稷卨自期。公豈妄矜哉。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羣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蘇眉山天才俊逸。瀟灑風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又因其學力宏贍。無入不得。幸有權臣與之齟齬。成就眉山到老。其長詩差可追隨二公。餘則不在語。

言文字閒與之銖寸較量也。

好浮名不如好實學。豈有實學而名不遠者乎。師今人不如師古人。豈有古人而今人能勝之者乎。古人學問深。品量高。心術正。其著作能振一時。垂萬世。今人萬萬不及古人者。卽據一端可見矣。古人愛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長。卽推崇贊歎。不避寒暑。今人則惟恐一人出我之上。媚嫉擠排。不遺餘力。雖有著作。視此心術。天將厭之。尙希垂後乎。余非望人開倡譽之端。實見中懷狹隘者。終爲品量之累。鄭少谷與王子衡初不相識。嘗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魯諸生。其推許神交如此。後鄭死。王感其意。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王阮亭先生詠之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生平王子衡。亦可謂善勸者矣。

有人議論唐人選唐詩不甚佳。余曰。前人畢竟不同。切勿管中窺豹。假如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後人那得知之。若得知之。必不致以氣息都盡者爲大家也。要知清溪幽澗。雖則照人凜冽。實未可與

龍門碣石相比。

前輩論詩。往往有作踐古人處。如以高達夫岑嘉州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是作踐高岑語也。後人苟能師法高岑。其應酬活套。必不致如近日之惡矣。又謂孟浩然似乎澹遠。無縹緲幽深思致。東坡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料。誠爲知言。後人胸無才思。易于衝口而出。孟開其端。此過信眉山之說。作踐襄陽語也。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衝口而出者所能哉。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于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長慶閒。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即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王鳳洲評李奉禮詩云。奇過則凡。老過則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此四句是赤文綠字。亦可謂微妙法音。

論詩畧分體派。可也。必曰某體某派當學。某體某派不當學。某人某篇

某句爲佳。某人某篇某句爲不佳。此最不心服者也。人之詩猶物之鳴。鶯鳴于春。蛩鳴于秋。必曰鶯聲佳。可學。使四季萬物皆作鶯聲。又曰蛩聲佳。當學。使四季萬物皆作蛩聲。是因人之偏嗜。而使天地四時皆廢。豈不大怪乎。

楊錢劉晏諸公。何罪于人。乃論詩者。動輒鄙薄西崑。甚至演爲擗搯義山之劇。吾不解也。

有人云。董思白學王子敬不得。因而論書極詆子敬。恨其學不到耳。余曰。此言未必然。董文敏偉人也。豈肯與今日詩文家作俑邪。

有意逞博。翻書抽帙。活剝生吞。搜新炫奇。猶夫生客滿座。高貴接席。爲主人者。虛躬浹洽。有何受用處。不若知己數人。賓主相忘。談經論史。其樂何如邪。又如借本經營。原非已物。終歲紘紘。徒見踟躕。不若四弓之田。一畝之宮。採山釣水。嘯歌閑閑。卽腰金衣紫。亦不肯與之相易也。

轉韻最難。音節之間。有一定當轉入某韻。而不可強者。若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而杜浣花韓昌黎。竟亦不然。究屬老手。樂府宜被

管絃或數句或四句一轉始覺宛轉有致若七古則一韻爲難苟非筆力扛鼎無不失之板腐要其波瀾層疊變幻縱橫通篇一韻儼若跌換亦惟杜韓二公能之

學詩讀詩學文讀文此古今一定之法余獨以爲不然詩不必在古人詩上文不必在古人文上東坡有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斯言雖淺可以喻諸

將現成救急字眼湊上幾字遂成一句通首拖泥帶水黏成八句謂之律詩近來漫天塞地皆是此輩

作詩與著書一理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道而無其權著之可也接前人未了之緒開後人未啟之端著之可也苟不如是雖汗牛充棟何益哉故秦焚之後至于今日可焚者又十之八九矣詩亦然

風雅頌賦比興詩之經緯也有此經緯乃有體裁爲有體裁則有正變達事情通諷諭謂之風純乎美者謂之正風兼美刺謂之變風述先德通下情謂之雅專于美者謂之正雅兼美刺謂之變雅用之宗廟享于

人之才情各有所近。或正或變。或正變相半。只要合法。隨意所欲。自成一家。如作書。不論晉唐宋元。只要筆筆妥當。便是能書。余故曰不妨如快劍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

際文明極盛之運。當教化普被之時。聲律多正。奉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則正變相半。身經喪亂。目擊流離。則純乎變矣。此詩道之運會。不得不然之數。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故曰非痛而呻。乃大不祥。

排比聲韻。較量屬對。以爲工。誇繁鬪縟。綴錦鋪花。以爲麗。驚哄喝喊。叫嘯怒罵。以爲豪。枯澹無神。索寞無味。以爲幽。坐此惡疾。終身不愈。永不能立。李杜之門。安望其能見李杜以前哉。

有人論詩云。詩體有六。曰雄。曰壯。曰平。曰澹。曰蒼。曰沈。沈著痛快。曰優游。不迫。以此六者爲體。不知者則將拗筆就體。落荒從事矣。可知此六者。乃詩之氣魄。若無此氣魄。雖有佳篇。亦如廟堂中人耳。

杜浣花云。晚歲漸于詩律細。又云。語不驚人死不休。有云。兩句三年得。

一吟雙淚流有云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有云一句坐中得寸心。天
外來。有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有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欲枯。有
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此者不一而足。可見古人作詩不易。何
以今人搖筆便成。其一其二其三。連篇累牘。不幾年閒。刻藁問世矣。
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真蘊藉。詩重清真。尤要有寄託。無
寄託。便是假清真。有寄託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漫言寄託。猶之有性
情。不可無學問。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詩有別才之說。乃
是別裁二字之誤。不可錯認。

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熱趕名場之人。豈有好詩好文哉。元遺山云。
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著作脫手。請教友朋。倘有思維不及。失于檢點處。卽當爲其竄改塗抹。
使成完璧。切不可故爲諛美。任其滲漏。貽譏于世。然有一輩。負固不服。
反以此而修怨者。亦不可不防。但看平日相與何如耳。大凡今人著作。
既經鏤板者。及試草硃卷等類。切不可動筆。倘偶然動筆者。切不可實

案頭令人見之。

提得筆起。放得筆倒。纔是書家。撇得出去。拗得入來。方爲作者。王右軍字字變換。提得起。放得倒也。杜工部篇篇老成。撇得出。拗得入也。顯而易見者。右軍蘭亭序。工部哀王孫。世人習于聞見。不肯細心體認耳。溫李並稱。就中卻有異同。止如樂府。則玉溪不及太原。餘則太原不逮玉溪遠矣。

易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頓挫之中。盡抑揚反覆之義。行乎所當行。止乎所當止。一波一瀾。各有自然之妙。不爲法轉。亦不爲法縛。

郎梅谿問張蕭亭。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音節亦有分別否。蕭亭曰。語度無異。末語加竹枝柳枝。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余謂亦有不加竹枝柳枝者。何以爲語度無異。音節不分。若果如此。則仍是絕句。何必別其名曰竹枝柳枝邪。要知全在語度音節閒分別。

詩與曲不同。在昔有被管絃者。多合律呂。後人所作。未必盡被管絃。不

過寫志意通事情不失平仄已也。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若拘拘于五音清濁喉牙唇舌之間，有不割蕉加梅，亦幾希矣。○三百篇朱子尚有未詳處，後人何嘗疏得盡。至于詩中音節頓挫，如參背觸，觸則有相背則非法，只要吟詠既久，自然而有兔起鶻落水到渠成之妙。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慎勿率意雕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蒙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厚道。

王阮亭先生云：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事，直是惡道，乃有竟將本人名號用入，更厭杜浣花亦偶有之，便覺大雅，所以不可及也。

羅江東雲中鷄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阮亭先生謂二句最劣，余謂上句是無用之句，果然最劣，下句則宛然佳句也。顧用之何如耳。

排律止可六韻至十二韻足矣，多至幾十韻以及百韻，卽是長詩，也不可爲訓。

雜體詩昔亦有之。原屬遊戲。前人有餘力。不妨拈弄。若今人作正體詩。尙未必盡善。何暇及此。

樂府凡用引操等名。皆是琴曲。

格有品格之格。體格之格。體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邁。品高雖被綠糞青笠。如立萬仞之峯。俯視一切。品低卽拖紳搢笏。趨走紅塵。適足以誇耀鄉閭而已。所以品格之格與體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語。

詩有從題中寫出。有從題外寫入。有從虛處實寫。實處虛寫。有從此寫彼。有從彼寫此。有從題前搖曳而來。題後迤邐而去。風雲變幻。不一其態。要將通身解數。踢弄此題。方得如是。

王阮亭先生謂東坡千古一人。惟律詩不可學。終是具眼人語。

詩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領人。偏多于雷同處見長。若舉步換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爲奇。惟其篇篇對峙。段段雙峯。卻又不異而異。同而不同。纔是大本領真超脫。

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無一毫贖義。學詩不可不熟讀。深思。余選全。

唐正雅集所以將此二十四則列之于首。

詩之用片言可以明百義。詩之體坐馳可以役萬象。所以杜浣花集古。今大成于開寶閒。上薄風騷。下淩屈宋。無有議者。

著作以人品爲先。文章次之。安可將不以人廢言爲藉口。昔人云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其胸次非復人閒機軸。而爲諸臣作勸進表。又不足多矣。陶徵士飲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真有絳雲在霄。舒卷自如之致。雖有閑情一賦。何妨托興。

敏捷詩千卷。不過一時推許之辭。如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之類。非直以敏捷爲美事也。若以敏捷爲美。則晚歲漸于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何謂乎。大凡人具敏捷之才。斷不可有敏捷之作。溫太原八叉手。而八韻成。致有絲颿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苑春。上下情景不相屬。竟是園亭對子。蘇小風姿。迷下蔡。馬卿才調。似臨邛。用事雜沓不倫。且難講解。非以敏捷。悞之乎。李青蓮倚馬而萬言可待。未必果然。

罄澄心以凝思。渺衆慮而爲言。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士衡之言也。欲求工到。必藉冥搜。

兩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不在句之清雅。要見此風難得。令人有身入華胥之想。

古人收韻有極不妥處。如落霞更在夕陽西之類。宋人最多。因其句子單薄。淺人認爲清拔。忘其韻之與本句相戾也。

杜少陵守歲阿戎家。或云阿咸董養性。注作杜位小字。陳聲伯引王宴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以證其非。至東坡詩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聲伯亦謂其以意改耳。非也。阿戎例呼從弟。阿咸例以呼姪。何必拘拘如此。

張裕處士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似指貴妃忤旨被放之事。按貴妃于天寶四載入侍。寧王卒于開元二十九年。是外傳與此詩俱非實事。不可不辨。

楊鐵崖春日佳句。游絲蜻蜓日款款。野花蛺蝶春紛紛。似祖杜少陵落

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比李玉溪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

蜂俱有情。其相去何如哉。

明曰春風一掃雪與春同。猶計刻期共

平生最愛隨筆納忠觸景垂戒之作。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
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
苦。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
曾歸。地溼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游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
欲種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
夫織得成。一株楊柳一株花。云是官家賣酒家。惟有吾鄉風土異。春深
無處不桑麻。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閒多少開花草。無
補生民亦自慚之類。不論唐宋元明中華異域。男子婦人所作。凡似此
等見必手錄。信口閑哦。未嘗忘之一日大雨中。小兒不倚自掃葉莊遣
人至城。天色未曙。云爲蠶稠葉盡。急不能待。遂爲作札徧扣友朋。了不
可得。乃書一絕示之曰。衝泥覓葉爲蠶忙。到處園林葉盡荒。今日始知
蠶食苦。不應空著綺羅裳。並非蹈襲前人。卻指一時實事。

李西涯謂作詩不用閑言助字。自然意象具足。此爲最難。要知五言尙多。七言頗不易。一落村學究對法。便不成詩。陳聲伯舉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爲深秋景物。宛然在目。初不假語助而得。又引自作野航秋水岸。林屋夕陽山。酒盆厓樹影。茶鼎湖松聲。爲比。則覺筆力蕪弱。且有穉氣。余有春日重過玉柱山房詩云。一林蒸朮火。數里焙茶香。較更蒼潤。而不假閑言助字者。

口熟手溜。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李長吉之死。鄭守愚之僧。溫飛卿之平橋。韋端已之夕陽。不一而足。薩天錫之芙蓉。李滄溟之風塵。則又爲後生也。

李奉禮黑雲厭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是陣前實事。千古妙語。王荆公嘗之。豈疑其黑雲甲光不相屬邪。儒者不知兵。乃一大患。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讀之令人下淚。但李王孫何致作此語。金雷瑄送李汾詩云。明日春風一杯酒。與君同酌信陵墳。雖共此機軸。亦自可悲。

某者好大言。一日向余曰。谷音無一篇佳者。余曰。誅求非上意。盜賊本良民。亦在其中邪。惜記不真矣。某者默然。

許彥周謂韓昌黎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可知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所不現。大詩家正不妨如是。

杜詩飯抄雲子白。解作雲之子。兩也。言如雨點爾。少陵聞之。噴飯滿案。穎師彈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寫入神。乃以呢呢二語爲似琵琶聲。則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除卻吟猱綽注。更無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邪。

熟讀李玉溪。可除淺易鄙陋之氣。

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尙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宋人如陸放翁。必是大家。如唐之元白。不可輕議。但元白原自烹鍊而成其面目。放翁惟欠此一著。

劉公幹詩。昔我從元后。王仲宣詩。一由我聖君。嚴滄浪云。元后聖君。皆

指曹操也。是則二子全無心肝者。當相戒此等詩。斷不可讀。讀之恐壞人心術。

陶詩中間來使一篇。人疑是太白逸詩混入。余謂是後人擬陶者。并不是太白之作。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僮僕且旌旄。行在僅問信。此身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云是杜少陵題避地逸詩。下有公自注云。至德三載丁酉作。今坊本不載。嚴滄浪云。真少陵語也。余謂真不是少陵語。題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語。滄浪之眼易惑。乃爾獨識得。蘭亭春望非景差之句。卓見可嘉。

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梅聖俞最愛之。劉貢父曰。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父亦有此語。

豁達老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豁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壁。主人大怒。訴官杖之。拘使更粉。乃得舍去。聞者哂之。新作題牆。殷鑒不遠。

裴司空以眼錯驚馬贈張水部。水部以詩謝之。有乍離華殿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措辭微婉。旨趣良深。

石曼卿詩。字字有仙氣。無怪其爲芙蓉城主。止如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莫山青。豈是食煙火人所能道者。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

嘉謀嘉猷。入告爾后。

陳

輔之真讀得杜詩者。楊大年反斥少陵爲村夫子。未必有此言。

范文正淮上遇風雨詩云。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可見正人君子。無處不具此心。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游華山一事。因公詩中形容絕險。肇卽敷張其說。反以此詩證公必有其事。可恨可恨。

少陵詩。初升紫塞外。已隱莫雲端。昌黎詩。煌煌東方星。奈此衆客醉。一意肅宗。一意順宗。前人善作。後人善看。詩遇善看人。亦一大快事。

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辭深塢。初非宋人能作。母怪東坡一見而心折。

五字詩其點化在一字閒而好惡不同。

好事者往往僞撰杜少陵逸詩或謂得于石刻或謂得于民間敗篋中以冀流傳惟巴西聞收京有句云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確是杜句易安危二字。

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有喜其工有詆其俗東坡小詞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婢子各有態度。

東坡作詩頌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年轉更無相涉又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普天下詩人當于言下領會勿便下得轉語去。

好詩好文自是吾人分內之事如居官之廉潔婦人之貞節爲人子之孝友一一皆分內之事何必矜誇以形人短。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作者得于心覽者會其意此是詩家半夜傳衣語不必舉某人某句爲證。

魏野詩絕無緊要。又無氣魄。有何好處。一時稱許殆徧。以致真宗誤聽。遣使召之。任其閉戶踰垣而遁。遂成野老之名。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閉戶踰垣。待列國諸侯。猶爲己甚。况待一統之主乎。卒後。又贈以著作郎。詔免子孫租稅科役。真異數也。

司馬溫公稱陳堯佐兩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爲佳。余謂小巧而已。花蕊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將何如。落句云。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何等氣魄。何等忠憤。當令普天下鬢眉一時俛首。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此佳句也。王平甫尙謂其牙人語量四至。教人如何作詩。

黃涪翁不識杜詩。故開豫章之派。若東坡學杜不成。不失爲工。陳後山謂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好也。俱是千古名論。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愚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雖是矯枉過正語。亦是救病良藥。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衛。又是和盤托出也。

有就此處說者。有就彼處說者。皆比興之流也。如裴說寄邊衣詩曰。愁捻金鍼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就此處說者也。余有秋夜縫衣詩曰。料得比來消瘦去。謹依原樣不加寬。是就彼處說者也。

欲知杜詩大義。先準張表臣讀杜一則。畧有端倪矣。其曰。余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頗看鏡。行藏獨倚樓。歎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鷗鷺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鬢溼。清輝玉臂寒。笑時花近鬢。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喰。我心殊未諧。人生無

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堂
堂太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
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
于上有鬱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莫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邪。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邪。有
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况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余所以稚齒服膺。華
顛未至也。

篇中鍊句句。句中鍊字。鍊得篇中之意。工到則氣韻清高深渺。格律雅健
雄豪。無所不有。能事畢矣。

岑嘉州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正謂闕事甚多。不能覩縷上陳。託此
微詞。後人不察其心。至有以奸諛目之。亦屬恨事。

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煎熬太苦。幾無生趣。坡翁自
有所感。乃贊其妙。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由此浸淫。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其妙處無從下得著語。非陶靖節能賦之。實

此身心與天游耳。坡公云：非古之耦耕不能道，非余之世農不能識，正道不著也。

坡公稱魯直詩文如螭蚌江瑤柱，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伸是

紉。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杜少陵以錦襪傳人，人自不能承當。

長篇定有解數，古詩亦然。故有一韻重押或三押者，不礙。學者不可不知。

某生者，素不修邊幅，曾經作書讓之，中有良辰美景，把卷爲游，妙舞清歌，微吟以代，此僕之實事也。賢亦如是乎？自謂此語頗有致，後見黃涪翁云：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造語更精。

詠史以不著議論爲工，詠物以託物寄興爲上。一經刻畫，遂落蹊徑。

賈長江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只堪自愛，柳河東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恨少人知。

山谷本以巖怪險僻爲法門。故林際春申君以爲佳也。而馬斲枯其喧午夢。尤覺駭人。

坡公在獄。有以其詠檜詩逢迎神宗曰。根到九泉無處曲。世閒惟有螿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螿龍。有不臣之意。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章子厚又從旁解之。得無恙。設非神宗光明正大。鮮不受其害。而章子厚卻能爲文星解厄。可謂平生一善。

東坡才勝文與可。與可識過蘇東坡。

杜浣花鍊字蘊藉。用事天然。若不經意。粗心讀之。了不可得。所以獨超千古。餘子皆如燒青接綠矣。

山谷荷葉裹鹽同趁虛。明明是柳子厚青箬裹鹽歸尚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之句。未免餽釘之醜。王右丞漠漠水田飛白鷺。則又化腐爲奇。前後相去。何啻天淵。

元遺山笑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

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瞿佑極力致辨。余戲詠云。先生休誦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鬢玉臂也堪師。

無武備不是文人。王荆公有馬劣甚。咆哮踉蹌人不可近。蔡天啓在座云。馭之無術。以致驕騰至此。捲袖而起。躍身直上。不假轡韉。剗馳數十里而回。荆公心服。有詩贈之。其與張文潛論韓柳詩。則又深入堂奧。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詩囚二字。新極趣極。昌黎每每推許東野。恐其好處。後人不識。

義無比興。言睽世教。飢烏夜啼。山鬼晝嘯。普天下人詩文稿序跋。無出此右。可稱十六字金。

澹中藏美麗。虛處著工夫。方虛谷語也。似乎識得詩中甘苦。何以瀛奎律髓不甚妥當。

讀書不在記。記是村學裏兒童怕打法。臨帖不在多。多是抄帖過日子生活。

三衢葉敬君云。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潛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

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窮盡十三經。不足以閱詩之作用。今人作詩。于前數書。皆不接目。第曰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與村兒讀千家詩。何異。千古快論。

李西涯說詩極正。謂律可涉古。古不可涉律。是也。自敘律中涉古句云。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固佳。而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則拙矣。琴有正調外調。調者調也。五音不可少紊。苟于指法輕重疾徐之間。宮中雜角。徵中帶羽。便非純音。不獨聽者不覺。彈者亦不自知。廣陵散後。此響遂絕。所以子期死而伯牙不復鼓琴。有旨哉。作詩何獨不然。今人但知于勾剔抹挑吟揉綽注間求之。必無純調。

古歌辭語短意長。有一句兩句者。含意何止十韻百韻。後世作者愈長愈淺。麓堂題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祗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以畫法通詩法。論古之作者也。余爲友人寫蘭。止數葉一花一葢而已。覺渠不甚愜意。因題幀首云。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減。怕多筆墨惱春風。亦以畫法通詩法。

論今之作者也。

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高青邱氣脈未漓。所以獨步明初。爲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三公之冠。學詩者從此入去。亦是正路。猶夫學陶詩。須自韋柳入。學杜詩。當從玉溪入。

唐釋齊己作風騷旨格。六詩。六義。十體。十勢。二十式。四十門。六斷。三格。皆繫以詩。不減司空表聖。獨是十勢。立名最惡。宛然少林棍譜。暇日當爲易去。乃妙。

文貴清真。詩貴平澹。若誤認疏淺爲清真。何怪以拙易爲平澹。傷千古文士之心。破四海詩人之頰。惟此爲最。

老杜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花柳自無私。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虛閣自松聲之類。下一自字。便覺其寄身離亂。感時傷事之情。掬出紙上。不獨此也。凡字經老杜筆底。各有妙處。若止自字。則李義山青樓自管絃。秋池不自冷。不識寒郊自轉蓬之類。未始非無窮感慨之情。所以直登老杜之堂。亦有由矣。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弗尖。稗官野史。盡作雅音。馬勃牛溲。盡收藥籠。執筆莫敢當前。張空拳猶堪轉戰。如是作法。方不愧老成。

一韻幾押。重字疊出。意複辭犯。失黏借起。雖古人亦往往有之。恐是失檢點處。吾人且避之。

論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論宋人切不可分南北。未知近律。勿問古詩。詩學未到。莫望樂府。其餘雜體。一切掃卻。纔是風雅正人。至于詩餘曲調。僅可酒酣耳熱時。拈付歌童舞女。作樽前片刻新聲。

四平頭四實四虛前後輕重蜂腰鶴膝。詩中之蠱病。極易犯而極不宜犯。

發端斷不可草率。對仗切不可齊整。要知草率發端。下無聲勢。齊整對仗。定少氣魄。

屬思久之。詩思漸集。又當淘汰盡情。然後鍊成一首。自無可議。如戚南塘選軍子編伍時。著眼挑剔。然後嚴其紀律。信其賞罰。練其膽藝。訓其

進退何有不動如雷電。止若山岳者哉。張華言其賞諸詩其難聽其
少年輩酷愛情詞豔體。蓋未諳詩道故也。張伯起有詩云。而今老去春
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亦是引人入道語。一少年索余畫。因題其上云。
悲歌回首舊同游。老大空餘兩鬢秋。酒語詩情和別恨。一時多向筆端
收。其少年漫不加省。

豐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
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鬱人詩必悽怨。磊落人詩必
悲壯。豪邁人詩必不羈。清修人詩必峻潔。謹勅人詩必嚴整。猥鄙人詩
必委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

寒山詩本無佳者。而城中蛾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閒弄。琵琶月下
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江進之極賞之。
以爲是唐調。余謂長歌短舞。緊緊作對。已屬不佳。而未必長如此五字。
氣盡語瀉。害殺芙蓉不耐寒之句。

詩有一句足者。有兩句足者。亦有一氣貫注者。與不知詩者吟看。每令

人急殺愁讀雖冤真有其事

今人詩彙必首先樂府次古詩長詩擬古詠史五七律五七絕歌行銘頌無一不有冠以大老之序名手所書何其穢也人各有能有不能豈可強作以體備爲榮試觀一彙之中可是篇篇佳句體體傳作

分題拈韻詩家之厄也題與詩必須相配纔有好詩看此題宜作何體然後據體構思庶幾當行一遭牽合未免捉襟露肘

爲人要事事妥當作字要筆筆安頓詩文要通體穩稱乃爲老到止就詩論寧使下句襯上句不可使上句勝下句然上下句悉敵纔是天然工到如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風捲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陣圖東聚夔江石邊柝西縣雪嶺松之類則又不可力爭者也

宋人喜以現成語虛字眼鍊入詩用致來後人生硬蠢鄙陵夷風雅之議

王荆公好將前人詩竄點字句爲己詩亦有竟勝前人原作者在荆公

則可吾輩則不可

賀黃公極贊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以爲苦思激成快響殊不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其苦思妙響尤得風人之旨

樊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妙絕千古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苟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兵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賴正是詩人調笑妙語許彥周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此老專一說夢不禁齒冷

閻朝隱詠貓詩風雅罪人宋之問浣紗篇鶯花禪悅鍾伯敬議論好肉劉瘡譚友夏評隲缺口咬虱姚辱庵批李奉禮矮人觀場劉會孟警杜工部蜀犬吠日

從來談詩必摘古人佳句爲證最是小見

詩有通首貫看者不可拘泥一偏如柳河東嶺南郊行一首之中瘴江

黃邠海邊象跡蛟涎射工颺母重見疊出豈復成詩殊不知第七句云從此憂來非一事以見謫居之所如是種種非復人境遂不覺其重見疊出反若必應如此之重見疊出者也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似議非議有論無論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傑作自然壓倒元白

許丁卯思正氣清詩中君子但苦聲調低啞有之在當時韋端己杜牧之皆有詩推許可證楊誠齋詆其淺陋竟似道聽塗說不曾親讀此公詩者其凌歊臺詩一本湘潭雲盡莫煙出大謬咸陽城西門晚眺詩悠揚細膩之至并低啞二字亦非定評况詆其爲淺陋乎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借處士以形長安諸公借長安諸公以形當時世事雖只平平八句卻用無限躊躇絕非使酒罵座者可比

薛陶臣開元後樂三四寫全盛之時五六接寫既衰之後則舊樂斷腸更爲貼切一結又微詞可念草草讀之不覺漢武宮詞則又通體含諷章壽博書齋有人讀之墮淚夜宴觀妓一首竟不成詩

韓致堯中秋禁直望宮闕于九霄聽絃歌于五夜欲使主上親賢遠佞而不可得展轉不寐隱約可念寄湖南從事詩中情境竟可與屈大夫把臂。

王摩詰學佛不得已也如敕賜百官櫻桃當時賦詩紀恩者不一獨摩詰三四兩句人所忽而不言者而獨言之是天理人心之砥柱不是他人一味鋪張盛事誇耀君恩而已。

盧仝劉叉教外別傳曹堯賓聲調最響病馬諸作極有意旨才人不遇應共低徊。

宋邕游仙詩製題極惡詩則頗有佳句破綻處亦不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與李玉溪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閒總不知一箇分明在一箇兩渺茫一樣靈心兩般妙筆。

蘇黃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爲柳州則易使柳州開拓而爲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可學才氣不可學也。

章蘇州韻高氣靜。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以氣味觀之。蘇州不及右丞。何異管中窺豹。○章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詩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况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蓋不徒然。

曾絃論陶詩。形天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一時岑晁之徒。皆爲稱善。二老堂詩話。以靖節十三篇。篇指一事辨之。謂此章專指精衛。何預刑天。竹坡襲其說爲己意。更爲脫誤。其說甚快。惜不能記憶。

崔灝筆力宏大。賈島詩骨清峭。

趙承祐除倚樓之外。儘多佳句。于此偶然得名。

崔禮山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與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同一妙理。

李楚望寄懷秦處士。常聞郡邑山多秀。更說官僚眼盡青。寫盡爲處士者。外君子。內小人。一團齷齪。欺世盜名。不意今日其風特甚。

薛太拙平生極誇已詩及讀其全集亦不見得。

劉蘊靈人謂其調苦如渭水故都香消南國之句正復不然長洲懷古用清猿人議其背題不知楚爲吳破正可借以形喻秋夕山齋卽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是因半夜風聲從山齋中想到江光搖動滿山寒葉恍惚雨勢驟來秋日寓懷旅途誰見客青眼故國幾多人白頭是無人垂青于我乃疑天下人誰曾見人青眼自羞鬢髮星星乃憶故園親友多少白頭活現落魄人自歎自樂光景。

盧允言衰顏重喜歸鄉國是自幸語身賤多慚問姓名是世共語估客晝眠知浪靜是看他得意語舟人夜語覺潮生是惟我獨醒語余因向老無成最怕人問尊庚幾何同此可憐。

曹夢徵長于鍊字如郭裏殘潮蕩月回約開蓮葉上蘭舟之類。

三羅齊名隱爲最虬次之鄴斯下矣。

李從一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高青邱閨門一帶垂楊柳綠到臯橋不見人于此脫胎如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覺

烘染太過。

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而恃才縱筆處亦不少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牆豈特人稱小杜已哉。

吳子華廢宅詩晚唐絕唱。

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義山亦不及學者不于溫李二公詩悉心體會未見其能成詠何以歷李杜之藩翰邪惟長詩則溫不迨李李有收束法凡長篇必作一小束然後再收如山川跌換之勢濫則一束便住難免有急龍急脈之嫌律詩之妙略舉一二便見陪河中節度游河亭詩寫得節度何等風光詩人何等牢落以極牢落之客陪極風光之主是何等局面曲曲寫來何等彼此真令人無奈過陳琳墓一起漢唐之遠知心之邇千古同懷何曾少隔三四神魂互接爾我無閒乃胡馬向風而立越燕對日而嬉惺惺相惜無可告語春日偶成

讀之不覺淚下。寄岳州李員外。細膩風光。贈知音。直刺入未成名人心裏。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邊上正屯戍已。山中坐守庚申。此時豈吾輩忘籌國希長生之時哉。身閒如雲。心熱如火。舉世滔滔誰其知我。豈不可歎。

李文山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脫盡晚唐蹊徑。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韋端已同日而語。李山甫寒食詩。真畫出清明二月天也。就此一斑。可窺全豹。公子家二首。尤爲絕倫。讀之令人想到伶倫吹裂孤生竹。侍臣最有相如渴。當關莫報侵晨客等詩。不覺淚潄潄沾袖矣。

唐茂業有時極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師賈島。故臭味不殊。

李求古贈寫御容李長史一篇。法律井井。不減開寶時人。

王幼仲長篇小律。俱有妙處。不可以宮詞樂府。拘定其聲價。

譚用之最多杜撰句法。硬用事實。偶有不杜撰。不硬用處。更佳。

司空表聖。學行俱高。不可思議。于詩品二十四則。及居王官谷。寇亦不

敢入其境見之。

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享不朽之名。崔珏以鴛鴦得名。而哭義山之作。亦是九原知己。

杜少陵詩。止可讀。不可解。何也。公詩如溟渤。無流不納。如日月。無幽不燭。如大圓鏡。無物不現。如何可解。小而言之。如陰符道德。兵家讀之爲兵。道家讀之爲道。治天下國家者。讀之爲政。無往不可。所以解之者。不下數百餘家。總無全璧。楊誠齋云。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余謂讀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將通之。不落言詮。自明妙理。何必斷斷然論今道古邪。

米南宮論書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踏古人規。公權醜怪惡札祖。從茲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頗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獺獠小解事。僅趨平澹如盲醫。可憐智永研空白。去本一步呈千媿。二王以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貲。已矣此生爲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今日與諸君論詩。亦是有口能談手不隨。若以余爲能如其言。正未必然。

一瓢詩話跋

一瓢先生善岐黃之術。與同時葉香巖齊名。素不相能。而每見葉製方。未嘗不擊節稱善。乾隆丙辰開鴻博之科。先生亦與試焉。其所著詩名曰吾以吾集。大抵得力于浣花翁者居多。是編自抒心得。痛鍼俗病。凡所指斥。皆能洞中窳窳。非好爲叫囂者比。先生于詩亦可謂三折肱矣。壬寅秋日吳江沈琳惠識。

3702835



中華民國查零肆年叁月廿柒日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4752614

